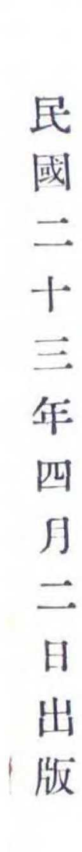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 第十三期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二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要目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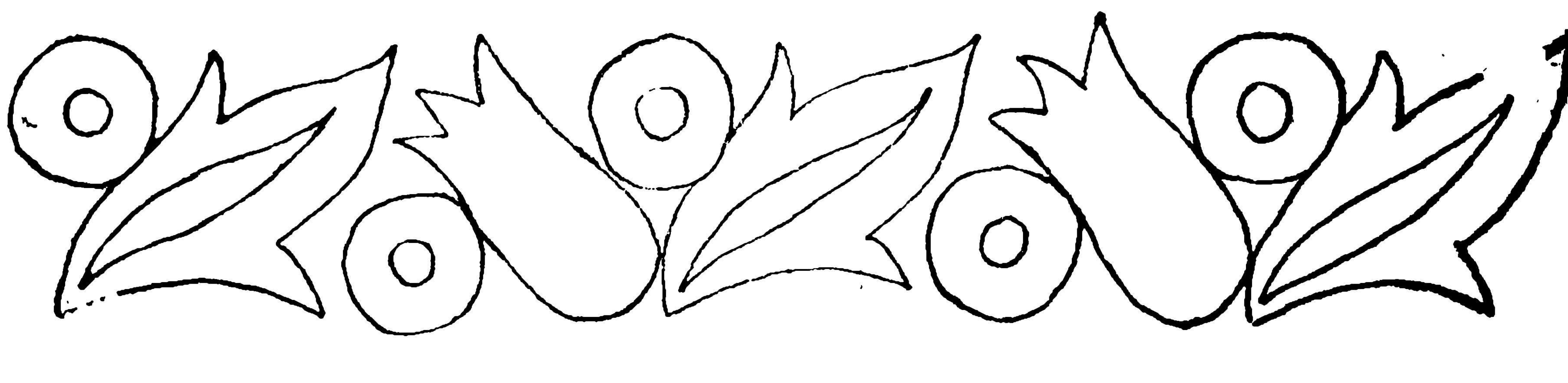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一日 重訂

下行車

列車次數 開到時刻 站別	北平前門 開	豐台 開	郎坊 開	天津總站 開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塘沽 開	蘆台 開	唐山 開	古冶 開	灤縣 開	昌黎 開	北戴河 開	秦皇島 開	山海關 到	錦縣	遼寧總站
第七次 慢車中膳車各等	五・四五	六・二〇	七・四二	九・二八	九・三六	九・四五	一〇・四八	一一・五四	一三・〇二	一三・四八	一四・四三	一五・五四	一六・四四	一七・一三	一七・三五		
第十一及第十九次 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七・五〇	一〇・二五	一四・〇〇	一八・〇二	一八・二六	停	十九次	唐山起	六・三〇	八・〇〇	一〇・〇五	一二・二〇	一三・四五	一四・四六	一五・二〇		
第三〇一次 平瀋直達特別膳臥	一五・〇五	一五・三六	一六・四〇	一七・五〇	一七・五九	一八・二〇	開	往	上	海							
第三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八・三〇	八・五八	不停	一一・一〇	一一・一八	一一・二五	一二・三二	一三・二六	一四・二四	一五・〇五	一五・四五	一六・三七	一七・一六	一七・四〇	一八・〇〇		
第九次 快車膳車各等	一四・二五	一四・五七	六・〇九	一七・二九	一七・三八	一七・五〇	一八・五〇	一九・四六	二〇・五三	二一・三四	二二・一七	二三・一〇	二三・四五	〇・一〇	〇・三〇		
第五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一六・三〇	不停	不停	一九・〇七	一九・二五	停											
第一次 平浦直達特快膳臥	一八・五〇	一九・二〇	二〇・二六	二一・三九	二一・四八		開	往	浦	口							
第一〇一次 快車膳臥車各等	二〇・一五	二〇・四八	二二・〇八	二三・四一	二三・五〇	二四・〇〇	一・一〇	二・一三	三・二四	四・一四	五・〇六	六・一七	七・〇九	七・三七	七・五九		
第四〇一次平瀋直達貨車及第十五次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二〇・二五	二一・一〇	〇・五〇	三・四五	四・〇〇	五・四五	八・四七	一二・一四	一五・二四	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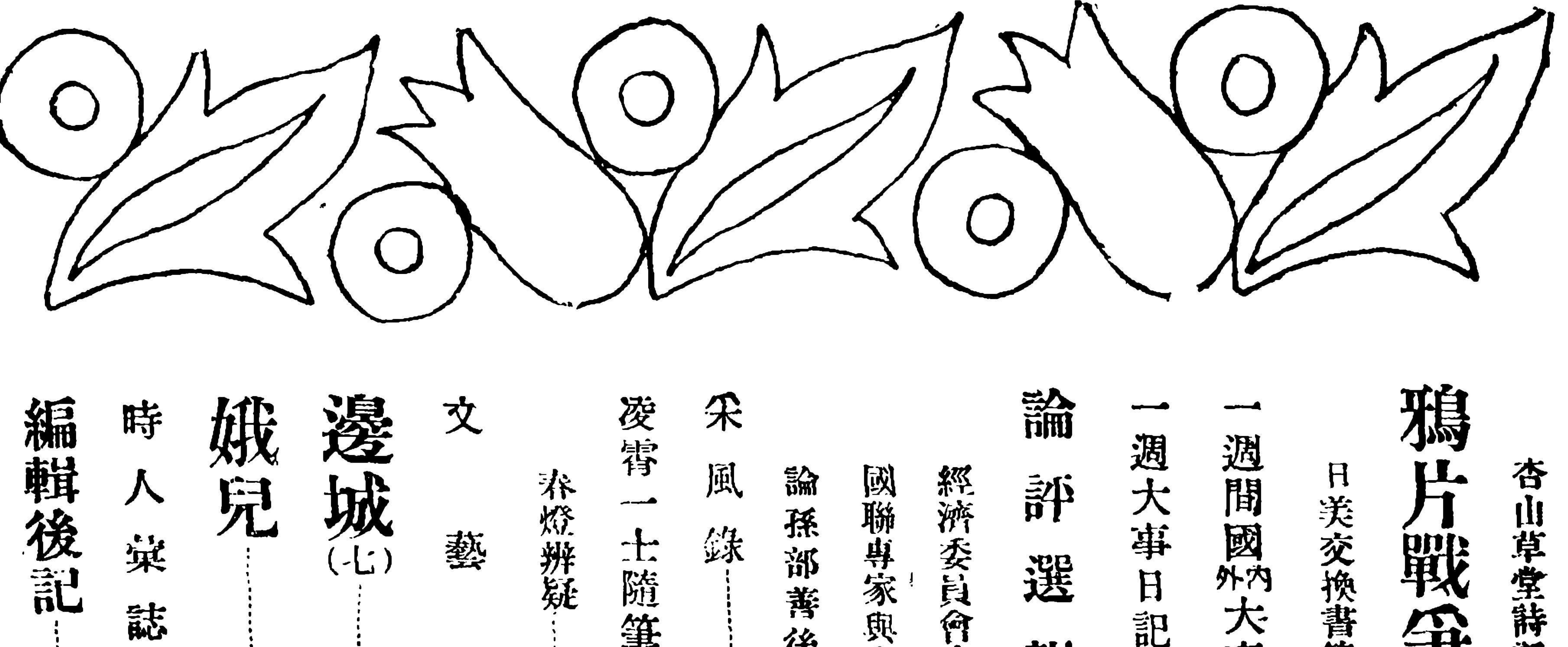
上行車

列車次數 開到時刻 站別	遼寧總站	錦縣	山海關 開	秦皇島 開	北戴河 開	昌黎 開	灤縣 開	古冶 開	唐山 到	唐山 開	蘆台 開	塘沽 開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天津總站 開	郎坊 開	豐台 開	北平前門 開
第八次 慢車中膳車各等			五・五五	六・二一	六・五二	七・四三	八・四九	九・四七	一〇・二六	一〇・三三	一一・五三	一三・一〇	一四・一〇	一四・二〇	一四・三五	一六・〇九	一七・四六	一八・二〇
第四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九・一五	九・三八	一〇・〇七	一〇・五〇	一一・三八	一二・二五	一二・五七	一三・〇〇	一四・〇〇	一四・五一	一五・四五	一五・五五	一六・〇五	不停	一八・一五	一八・四二
第二十及十二次 客貨慢混合三等			一〇・〇〇	一〇・五五	一一・四六	一三・五〇	一六・四五	一九・三〇	二〇・四五	停	十二次	天津起		八・一五	八・四〇	一二・四九	一七・〇〇	一八・〇五
第十次 快車膳車各等			一三・〇〇	一三・二五	一三・五〇	一四・二八	一五・二〇	一六・〇七	一六・三九	一六・四五	一七・四五	一八・五〇	一九・四五	二〇・〇〇	二〇・一一	二一・三四	二二・五〇	二三・二〇
第一〇二次 快車膳臥車各等			二一・五五	二二・二八	二三・〇六	二四・〇〇	一・〇三	二・〇〇	二・四〇	三・二〇	四・三一	五・三二	六・三七	六・五〇	七・〇六	八・二七	九・四三	一〇・一三
第十六次 客貨慢混合三等										五・〇〇	七・五八	一一・〇〇	一三・一〇	一八・四五	一九・三三	二三・四〇	二・四〇	三・五〇
第六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九・二〇	九・二八	不停	不停	一二・〇六
第三〇二次 平瀋直達特快膳臥							由	上	海		開	來	七・一〇	七・二五	七・四五	八・五五	九・五九	一〇・二九
第二次 平浦直達特快膳臥							由	浦	口		開	來		五・二〇	五・三〇	六・四三	七・四九	八・一九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 第十三期 目錄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二日出版



論評選輯

文藝


五洲大藥房
地球牌
麥精魚肝油
本品調製精良，維他命含量最富，故營養力之偉大，在同樣製劑中首屈一指，且滋味可口，毫不腥膩，男女老幼均可調服。以治體瘦虛弱，胃腸不健，筋骨疲軟，精神不振，肺病多痰，婦女少乳，病後失調，爲最著效。
五洲藥房發行
上海及各埠分支店均售
COD LIVER OIL WITH MALT EXTRACT
TRADE MARK
COD LIVER OIL WITH MALT EXTRACT
INTERNATIONAL DISPENSARY CO. LTD.

重，他們對於政治問題，發了些甚麽氣燄，現在還不知。

東京電說：齋藤要去訪西園寺，報告政局請求諒解。西園寺對內閣運命，至今還實際上握着大部分的樞紐，而他的態度，是穩靜的，這一點與齋藤內閣有利。　（愉民）

羅斯福的威信

羅斯福去年三月四日就職，至今剛滿一週年，人望甚佳，國會賦予他的權力，也突破了已往一切成例。然而日中則昃，却是一種金律。

本週發生提議調查智囊團的滑稽劇，這種浮言，未免幼稚得太不像話。下院議長置之不理，當然是對的。不過從這上面，羅斯福的權威，似乎已蒙上了一層稀薄的陰影。

不料羅斯福爲恩給案，接連就遭遇着一個大大的打擊。

按照美國會恩給案的規定，第一年就要政府增加二萬萬元的担負，以後還要增多，羅斯福爲大局着想，毅然加以否決，這不能派他的不是。但是參衆兩院在三十小時之內，就把羅氏的否决推翻，實在是不能不令人失驚！這是羅斯福上台以後，第一次的摔交。按照美國國會一向離奇莫測的態度，發生這種結果，倒也無足深怪，不過我們所躭憂的，毋寧是羅斯福今後的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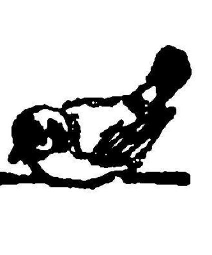
金元外交風向

近來美國有一件小小的外交事件，稍爲想一下，倒含着一些意義。

新任駐愛美使麥陶威這次赴任的時候，突然改變舊例，代替向代表英王的愛爾蘭總督呈遞國書，忽然向行政院主席凡勒拉行這個儀式。在這件事引起各方的揣測以後，華盛頓便立刻加以否認。繼而又忸怩其詞的講，美使向凡勒拉呈遞國書，是徇爾愛的請求。這種掩飾之處，格外顯出其中的脫線。

一個國家不顧同種友邦的瓜李之嫌，貿然地這樣幹，是斷不能推托外交官的糊塗的。因爲外交官，對於這種事，恐怕總不能不先向本國政府請訓而後行吧?!其中用意所在，明眼人自然知道。

從這一件事上，我們可以得着一個教訓，就是：現代國際相與，只有利害的算盤，却不能像人與人間，有什麽感情義氣可言。與言及此，不寒而慄。　（展樵）



斯達林手下的四大金剛

樵譯

瑞士「社會主義郵報」The Sozialistische Boten 莫斯科訪員最近寫了一篇通訊，敘述斯達林手下的四大心腹人物，特爲轉載於次：

斯達林最重要的心腹是政治部的委員，自從右派反對黨的委員被淘汰以後，現在的政治委員已經成功了淸一色的斯達林派。諸人當中，只有莫洛托夫有時敢表示自己的意見，和斯達林反抗。結果，他倆現來的關係，沒有像兩人共同和反對黨奮鬥的時候那樣地親密了。

按說政治部在名義上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選出的執行機關。但是實際上，中央委員會並不能控制政治部。斯達林委派的委員數額，已經超過了原來推選的委員。斯達林新近任命阿庫洛夫 Akulov 做政治部聯邦檢察長，勃羅柯費夫 Prokofiev 做農村政治司的首領，葉夫多吉穆夫 Yevdokimov 做鄉團和京兆區警監，這種任命可以表明斯氏的意中，要把政府重要官吏，網羅在他一人的手下。因此，現在的政治部有些侵越人民委員會的職權了。

斯達林特別注意的是黨秘書處，斯氏最倚畀的心腹秘書有加干諾維取 Kagannovich 和波司迪歇夫 Postishevo波氏是最忠於斯達林的，他決不會背叛斯達林。他是一個西比利亞的工人，現在年紀剛四十歲。阿穆爾省反抗日軍侵略的運動，是他組織的，他的最引人注意的政治活動就是仇視日本。他談到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二二年的事件，態度總是十分激昂。一九三〇年和一九三一年蘇俄當局曾經討論把遠東紅軍撤回，以免引起衝突，波氏是當時竭力反對這種計劃的一人。他有一種弱點，就是愛喝酒，但是斯達林始終信任他，斯氏對旁人差不多全懷着一些疑忌，但是對波氏却完全信任。

× × × × × ×

加干諾維取和波司迪歇夫的性情却完全兩樣。加氏對斯達林的心，雖然沒有波氏那樣純粹，但是加氏有判斷的能力，所以斯達林也信任他，派他做黨部的實際領袖。加氏一向忠於斯達林，所以能博得斯氏的信任。他所發表的政見，從來沒有違悖過斯達林的意思，他的演說毋寧是代表斯氏的理想說話。加氏常用很謙和的態度講，「我只是斯達林的影子」。但是在實際上，他的勢力却很大。

加干諾維取的年齡，也約在四十左右，他的爲人很不容易看透。他是一個代表式的智識分子，一切是從他自己的奮鬥來的。他雖則自命是一個勞工，但是他唯一的勞動工作就是在大戰期中曾經進過一個皮革工廠——而且還是因爲想避免徵召入伍。自從革命以來，他個人位置的升擢是很快。任最初充當尼斯涅•諾夫哥羅德 Nizhni-Novgrod 執委會的主席，後來又充平伯斯克 Simbirsk 供給民食的政府委員，因爲他用莽撞的手段，以致引起農民的大暴動。以後他又充當烏克蘭黨部秘書，現在他除了任共產黨秘書處的秘書，莫斯科黨部秘書以外，又充任莫斯科蘇維埃執委會主席，集產農場運動的總指導等要職。他富於工作的能力；但是關於個人方面很知道韜晦，以免遭逢斯達林的疑忌。但是他對斯達林，有很大的勢力，他有方法可以叫斯達林採納他的意見。

蘇俄眞正有權力者除去上述加波二氏以外，和斯達林最親近的還有葉旭夫 Yeshov 和司蒂玆基 Stezki。葉氏是組織部 the Orgraspred 的主任，有權可以進退黨員(最高級當局除外)。這組織部的權力很大，凡是黨員聽見組織部傳見的消息，沒有一個不駭怕。被傳的人時常會轉瞬之間，被遷謫到邊遠的地方去。葉氏是五金工匠出身，軀幹很爲侏儒，一對小眼常發出威稜的兇光，說話的聲音很尖，談吐非常鋒利。他目前雖然貴顯，但是仍舊憎惡「上流人物」，尤其憎惡智識階級。他命令智識階級的黨員遷謫到遠地方去，時常挾着滿腔的惡意。

司蒂玆基恰正和葉氏相反，是蘇俄的宣傳部長，他是文化部 Kultprop 的主任，本人就是智識階級，曾經當過布哈林 Bukharin 的學生，而且也是一位「赤色教授」。他一向追隨斯達林。布哈林加入反對黨的消息，就是他首先報告給斯達林的。現在蘇俄全國的報紙和宣傳工作，整個兒歸他指導。新聞記者的任免全由他管理。他手下有一個管理部，代表黨秘書處每天發表關於一般政局的消息。高爾基氏領袖的著作家公會也由他充任政治主任。他是一位白皙的青年，個子不高，很帶一些德謨克拉西主義者的丰采。他的生活很單純，服裝最不講究。只有遇見盛會——例如赫里歐的訪俄——他纔穿上整齊的服裝。他的談話很能引人入勝，而且動輒隨便答應人家的請求。他的心裏對人沒有憎恨，他時常用懇摯的態度向人解說，蘇俄的革命現在還沒有達到整個的目的。(原文見瑞士「新楚瑞克時報」the Neue Züricher Zeitung)

青年的朋友

前溪

我不客氣的想來做一個青年的朋友，再不客氣一點說，不是想做，事實上是已經試做了不少的時候。我自交四十歲中年以後，覺得漸與青年們另外劃了一個世界，這世界與那世界一天和一天的遠了起來，我心中有點不服；不止一點，我的個性古怪，有時候衝動到十分地不服，決心想回過頭來趕上前去，除了那些激烈運動，幼穉言行，摩登娛樂，誇大氣概，我絕對學不來的而外，差不多我樣樣在探險。酒多喝，飯多吃，路多走，話多說，凡是青年們活潑潑地一切行為，我還能夠强勉跟得上的，我總是跟着後面跑，尤其喜歡的是與好學有志的青年做朋友。每天願意做和不願意做的事忙過了後，能夠騰出工夫來，總是想找青年人談話，話匣子開了，爭辯得刺刺不休，津津有味，消磨去一兩個鐘頭，並不感覺到絲毫疲倦，好像我自己也年輕了多少歲似的，這樣已經十餘年如一日了。起初我是懷疑的，我雖然想與青年們做朋友，那青年們是不是願意與非青年人做朋友，還是一個疑問？經過這十餘年試探的結果，我敢下一個斷語，凡是好青年除了玩耍事外，沒有一個不願意與有相當知識的非青年人談話，討論學識，研究言行的。我的知識自己明白是有限得很，我就從來沒有碰過好青年拒絕我的釘子，有時候儘管話不投機，也從來沒有過不歡而散的。非青年人與青年人能夠做朋友，在外國本是尋常的事，中國却比較的少見，依我的偏見看來，這個少結合的原因也許非青年人應該多攤一點。還有要聲明的，我喜歡與青年們做朋友，並不是要想博「獎掖後進」的美名，老實說，這種交往談話，與其說與青年人有益，勿寧說是於非青年人更有益，至少也是彼此有益的，說不上那一個獎掖那一個。就以我而論，我的思想至今還沒有如何消極，我的行動至今還帶着幾分勇氣，可以說是得着常與青年朋友們談話的好處不少。時常接觸着青年們的朝氣，時常激刺着青年們的快論，我認為是於非青年的人生觀有莫大益處的。我常說我的人生觀好像進了跑馬廠，明知道到了這時候一匹老馬——駑馬——與那甚麽錦標是不會發生緣分的，但是我總要跟着跑，人家笑我也好罵我也好，還

十分遲百分那目標地我總慢騰騰地要想跑到，永遠要與那些壯馬——快馬作個伴兒，不肯離開了這個圈子。不客氣的我始終是要想來與青年做朋友的。我以青年的朋友資格，時常與青年朋友說了許多話，我覺得我的見解也許有與別人不同的地方，略略寫點作個介紹，介紹與我不認識的一般青年朋友：

(一)我碰着青年朋友，不管他是工也好，商也好，農也好，學任何科學也好，就任何職業也好，我總普通的勸他們研究政治。有許多人批評我是害了青年；這個時代不勸青年們專心學問和職業，偏要教他們旁涉政治，豈不是誤了青年嗎。這種議論我實在不服，我倒要問問這個時代的中國，政治先弄不好，什麼事會弄得好？一般人政治知識到不了相當的水平線，這現代式的政治又如何弄得好？我認爲救中國的第一要着，是養成一般人的政治知識。無論學任何科學執任何職業的青年，假使我們不想把將來的中國當作猶太的話，這相當的政治知識是必要盼望他們養成的。我近來看見許多專心好學做事的青年，他們聽見政治上的消息和談話，便十分厭煩，每天讀報，專看社會新聞，世界的國家的許多大事齊當作「風馬牛」，漠不關心，好像與他毫不相干似的，這樣現象不改變改變，我實在爲國家民族感覺到極度的悲觀。所以我常勸青年們至少限度每天政治新聞是必要讀的，弄不清楚的問題是必要向人請教的，世界政治的大勢，中國政治的大勢，要隨時關心，中央及地方政治的人物與設施，大體的是非要粗有辨別，我們並不是要人人當政治家，我們儘可各當各的科學家事業家，但是必須各個都要具有政治的公民資格，中國國家民族的將來，方能有整個的建設希望。我們要知道現代的國家與從前不同，不是能夠靠皇帝一個人的聖明，登庸幾個賢良宰輔，便可「反亂爲治」的，政治上領袖都是要由一般社會中認識出來，假使社會人士的政治知識太不充足，這好領袖是不會容他成長的。現代世界上新出的各派領袖，如蘇俄的列寧史丹林，土耳其的凱瑪爾，意大利的墨索利尼，印度的甘地，德意志的希特拉，乃至如英國的麥克唐納，美國的羅斯福等等，假使這種人們生在中國，也許早就短了壽命，也許終究軟了骨頭，因爲中國人一般政治知識太淺了，未必能夠認識這種特出的領袖，容他作這樣的發展。人人都知道中國現在正需要這種特出的人才，却偏偏多年來都看不見，依我的偏見看來不一定是中國完全沒有，就許是我上面所說的社會人

們認識不出來，不能够容這種人物有這樣地位。所以我認爲中國社會中政治知識不够，是一件最可怕的事。一般中年以上的人我們雖然想勸他修養點政治知識，但是恐怕來不及了，或許勸起來更費事，我特地誠心誠意的瞧着青年就勸他研究政治。但請莫誤會了，我說的是研究，不是勸人人都當政治家去實行政治。研究是人人應該的，實行是另要一種政治才能與擔當的。現在有少數青年，政治上研究工夫還不曾升堂入室，他便想施展起來，去作實行的政治家，那本不是我所希望的；還有很少數的青年，根本不知政治爲何物，聽着什麼便盲從什麼，因而得着地位的，因而丟掉生命的，更實在與研究政治何干。現在許多人聽見青年們研究政治，便覺得可怕，不知道青年們若不研究政治便去辦政治，那是更爲可怕，這並不是政治誤了青年，是青年誤了政治。

(二)現在的青年還有一個極普通的毛病，就是大多數自從在學校讀書時起，便沒有志氣。他所煩悶的焦慮的躊躇的始終離不開個人的生活出路 。生活當然是人生第一件事，但不是人生唯一的事，比個人生活還要緊的，便是要國家如何存在，如何强盛。況當了現在的中國公民，沒有一種救國的高尙志氣，恐怕這公民資格不待在法庭上來剝奪，早已自己在精神上宣佈取銷了，因爲中國的現代公民，對於國家所負的公民責任，比那一國公民還來得重，要得急，他們是謀强盛，我們是救危亡，無論學的甚麼科學，做的甚麼事業，都是當要求他負起這種救國責任來的，倘若沒有這種志氣，不客氣的說那便不是中國的公民。我不是反對現代青年急於謀生活，我是反對現代青年不在抱救國的高尙志氣下謀生活。假使抱這種志氣來謀生活，這生活本是極易解決的，因爲有這種志氣，精神上有了慰藉，物質上自然看輕，一口苦飯便可爲活，我從來不信且從來沒有看見過具有普通青年能力的青年餓過飯。我更不是反對青年不應該過高級生活，我是反對青年不能够過低級生活 。假使青年有志氣，把志氣看得重，生活看得輕，我認爲也許他過低級生活比高級生活還快樂。現在多數青年的所謂謀生活，大都以比較的高級生活爲目標，我認爲這便是沒有志氣的一個大象徵。中年以上的人不必管了，現在及以後的青年倘若不將志氣看重，生活看輕，能够强勉活着，便奮勇的求學做事，我們物質落後的中國前途是可悲觀得很的了。我近來常聽人說某某到滿洲國做官去了，要原諒他那是生活的關係，好像這便是理由十足，我實在痛

心得很！青年們不要再注重生活了！我們可憐的中國人能夠存在到現在的，就是全靠祖宗教我們不要講究生活那一點美德，請看看那四鄉的老百姓，尤其邊省的，過的是什麼生活！？現在及以後的青年倘若把生活的程度一步一步的看重起來，看高起來，是要把我們子孫一齊引上亡國的大道去了。我又不是反對中國人不應該提高生活，我是反對還不能提高時候先去提高生活。這是我們中國經濟特殊的現象，青年們萬不可忽略過去的。以我的現在環境論，本來不配與青年們說這種話，連對我家裏的兒女說，都缺乏了現身說法的効力。但是我三十年前的環境確是一個寒士，我回想我的從前，我敢說：志氣看得重生活看得輕，雖然現在沒有什麼成就，我的人生路徑確是由這樣走來的，無論什麼時候身心都安泰得很。所以我現在看見青年，我總是激發他的志氣，祇要有志氣，無論遇着甚麼困難，都能抵抗環境，安慰自己的。

(三)中國現代的青年十九皆感覺煩悶，感覺苦惱，有許多人都對他們表示同情，以爲青年們遇着中國這樣時代，政治，經濟，乃至社會一切一切的路徑都是暗礁，都是荊棘，青天白日都可隨處遇着「魑魅魍魎」，初入世途的青年碰着這樣環境，如何能不煩悶，如何能不苦惱，是應該同情的。我確是大大的不以爲然，我從來對這樣的青年沒有表示過絲毫的同情。我認爲現代的青年生到中國，就是他特別的幸福，假使不幸的生在外國，科學上是早有人發明許多了，事業上是早有人建設許多了，極有爲的青年也不過跟着老科學家老事業家來熬熬資格，畢生費盡「九牛二虎」的力量，白了頭髮，豁了牙齒，也未必能夠在一枝一節上得着若何的表現；能力次一等的青年更是「沒世而名不彰」。那能得到中國這樣的好機會，門門科學都少專門，件件事業都少基礎，有相當能力的青年無論求什麼學問做那樣職業，人人都可以當先進的人物，至少也比外國科學家事業家求名求利容易得多。即如我這樣僅僅具有普通知識的非青年人，若生在外國，那還配提筆寫文字議論這樣議論那樣，這都是徼倖生在中國，得了世界上人得不着的好機會，何況青年，何況受了比我那青年時代進步的教育出來的青年，中國現代的青年得着這樣機會，有許多人還不知道感謝上帝，拚命努力，反而要煩悶要苦惱，衰弱了神經，損壞了身體，弄得二三十歲的青年志趣勇氣往往比我這五十歲以上的人還不如，這眞是自暴自棄。我是眞正

的不敢同情，是十分的不忍同情的。我常聽見青年朋友們說煩悶苦惱的話，我總是笑他，笑他沒出息；我有時候笑笑的答覆道：「把生活看輕點，志氣看重點，中國還是一座未經開發的寶山，俯拾便是寶貝，你生在中國還煩悶甚麼，還苦惱甚麼，我從來沒有聽見二百餘年前到美洲的各國青年有這樣的感慨，我更沒有看見兩三年來到滿洲的日本青年發這樣的牢騷。」

(四)但是我雖然與青年們如此的互相勉勵，我却從來沒有以「成功」兩字期望過青年，期望過自己。有許多青年求學做事，都是急於成功，小小失敗便垂頭喪氣，斷送了無限的前程，一般看待青年的人也是如此的，看見他小不得意，對他便輕了分量，這樣主觀客觀的社會不知道毀掉了多少青年!?我第一認爲社會上的一切成功皆是徼倖的，聖賢豪傑都沒有把握。歷史上產生了多少聖賢豪傑，成功了幾個聖賢豪傑，埋沒的聖賢豪傑何處去叫寃枉!近代成名的科學家事業家那一個不是徼倖以「一簣」之力，竊了無名埋沒過去的許多科學家事業家「九仞」之功。記得安迪生曾說過：發明的成功是要「九分汗下一分神來」，我們想想豈但是發明的事，社會上那一件事的成功，能够不要安迪生所說的這樣經過？九分汗下是人力，一分神來是天功，我們祇能盡人力，不能「攘天功以爲己力」，九分汗不下是我們的罪，一分神不來不是我們的罪，所以我們儘管努力，不一定便要期其成功。第二尤其在中國這樣環境中，講科學設備不完，講事業憑藉更少，加以人事的複雜，時局的紛擾，無論什麼事，成功皆是例外，失敗變成當然。我們中國人在中國現在要「立身行事」，假使怕失敗，我們祇有不做事；假使一定要勉强期其成功，那就祇有專說空話不做實事，也許「及身」博得到若干成功的虛名；這豈是我們所期望於現在及將來青年的？所以我勉勵青年，勉勵自己，都是說的不要怕失敗，失敗便是成功，失敗後還是努力前進更是成功，回回失敗得光明也許便是大成功，人人眼睛中看得見的成功，我們不必先拿來期之「及身」，我們祇要九分汗下便完了。我們的臭汗不是白下的，都可以當作祝賀將來的青年成功的香檳酒。老實說，幾千年的老大中國我們要弄到在現代的新世界上獲得國家民族整個的成功，中年以上的人看不見，已經是算就了的命，也許現在的青年朋友未必就看得見，但是不要讓將來的青年也看不見，這全靠現在青年的努力，努力是我們的，成功是他們的，在我們求學做事的出發

時，這個前提總要認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我與青年朋友們說的話當然很多，我勿須乎全寫；我看見別人們對青年說的話更不少，我不應該抄襲，上面寫出來的幾段話，專是別人少說我常說的，也許青年朋友們讀着，另有一番感想。

杏山草堂詩話（八）

曾嘯宇

鄧彌之先生輔綸。武岡人。五歲能詩。從宦南昌。與弟繹齊名。十三入州學。十五補學廩。肄業省城之南書院。左文襄歎爲異林者也。以道光己酉拔萃。咸豐辛亥鄉舉副貢。旋以助餉敘中書。其行實大略。已見於許仙屏詩注中。先生晚隱于鄉之白香湖畔。著有白香亭詩集四卷。詩宗工部。多發爲幽憤沉鬱之音。其致彭雪琴尚書古風一什。亦詩史也。題爲己丑夏彭雪琴尚書，由浙請疾還衡養痾。時余主講東洲。有感而作。憶昔冠棘咸豐朝。金田霧昏篝狐嘷。虎兕出押黿鼉驕。吳楚瓦解江滔滔。盜城鐵甕窟宅牢，羽書日急宵旰勞。師乃命相神柄操。禮羅蒐冝徵時髦。惟嶽盤礴鍾賢豪。仰天大笑投錐毛。如龍躍淵鷹脫絛。軀幹雖小膽欲包。龍驤百斛淩鯨濤。十年血戰殷寒潮。竟掘鼠穴焚梟巢。紅巾白馬紛潛逃。攙彗一掃氛祲消。功成不肯把節旄。但拜尚書領兵曹。戈船伐鼓沉巨鰲。牙旗獵獵飛舸驍。迺者法夷肆貪饕。剪我藩服呑南交。少保忠憤鞲納刀。指揮兩粵摅戎韜。蕞爾島夷盟敢要。有戰無款夷心搖。海珠臥鎮迴夷艘。帝曰咨汝功宜褒。公謝臣績無秋毫。丹誠耿耿騰煙霄。嗚呼曾左竟已矣。少保孤忠果誰恃。古來懸車貴知止。抗疏引痾有誰美。聖恩未許老田里。扁舟聊學五湖蠡。船山遺民公同梓。薪傳直接橫渠子。東洲誰攀蘭與芷。講樹新陰繞堂址。我公愛書尤愛士。高樓峨峨矗雲峙。黃金築台自隗始。嗟余庸虛詎堪此。行撤皋比釣資水。愛公畫梅清入髓。不覺千尋蟠尺咫。壁窠新詩亦奇偉。余昔求書得數紙。墨波隱甓劍光紫。惜哉屈鐵僵十指。安得虬幹生腕底。蛟螭蜿蜒拔泥滓。今之畫梅無公比。矧復養士，亦如初胎未葩之琪蕊。山中宏景何足擬。願從赤松固齯齒。豈獨功名照青史。

秦末漢初之正朔閏法及其意義（六）

陳振先

（六A）漢初曆法之探索

秦末漢初之正朔及其意義，上文已論之頗詳；茲進而一論漢太初前之時曆朔閏。漢初之曆法甚疎，此可於史漢所記當時日食多在時曆晦日或晦前一日見之。故論漢初之實行朔閏，不能律以天運之當然，而須參諸史籍之紀載。顧史籍所紀過於簡略，且間有訛誤矛盾或曾經後人增竄之處，其中頗多疑竇，故漢初實用曆之全部眞相，其詳蓋未易確言。前漢書律曆志言：「五覇之末……疇人子孫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曆，」藝文志亦著錄「黃帝五家曆三十三卷，顓頊曆二十一卷，顓頊五星曆十四卷，夏，殷，周，魯，曆十四卷。」凡此諸曆名，雖屬後人所假託，然其所言之曆術，必是前人成法，而有爲當時所行用者。此六曆中，其同異若何，太初以前行用者究屬那一種，則有左列之文獻可供參考：

前漢書律曆志云：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曆，比於六曆，疏闊中最爲微近。……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黃帝調律曆，漢元年以來用之。……」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曆，壽王非漢曆，逆天道，非所宜言。……壽王曆乃太史官殷曆也。

案元鳳三年上去太初元年僅二十六年，即上去高祖元年亦不過百二十八年，而當時之太史令張壽王謂漢元年用黃帝調曆，已與漢書他處所言歧出，居今之世，而欲確言太初前（甚或太初後以至西漢末葉）所實用之曆法詳情，豈不有所難哉。

後漢書律曆志云：議郎蔡邕議以爲曆數精微，去聖久遠，得失更迭，……是以承秦曆用顓頊，元用乙卯，百有二歲，孝武皇帝始改正朔，曆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歲。

後漢書律曆志注引蔡邕命論云：顓頊曆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宿名）五度。今

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

唐書大衍曆日度議云：顓頊曆上元甲寅歲，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命曰顓頊，其實夏曆也。……其後呂不韋得之以爲秦法，更考中星，斷取近距，以乙卯歲正月己巳合朔立春爲上元。洪範傳曰：曆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史記曆書作焉逢攝提格，即甲寅歲）之歲，畢陬（史記曆書作畢聚）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是也。（新城新藏博士於其所著之東洋天文學史研究四八六——四八七頁中對於正月甲寅朔立春與正月己巳朔立春兩曆元之關係，及甲寅歲與乙卯歲歧異之故，加以解釋，並對於大衍曆日度議之說、加以批評，並可參看。）

新城新藏博士謂漢初實行之曆法爲顓頊曆，並謂此卽淮南子天文訓所言之曆法，（見前述書頁四八七及四八九），朱文鑫先生著之天文考古錄亦謂顓頊曆詳於淮南天文訓，並引蔡邕「淮南所用卽顓頊曆」一語以爲其說之證佐（見原著頁三四——三六），茲摘錄淮南子天文訓有關此問題之語於左，並加以解釋，以與前引之文相參照：

淮南子天文訓云：日（謂太陽）冬至入駿𩯭之山，日移一度，凡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即半周天。又漢初時太陽由夏至點行至冬至點，比由冬至點行至夏至點需時略短，今時則反是，淮南王時尚未知二者間有差別）而夏至入牛首之山，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歲。（謂太陽在黃道上每日東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日之一而經天一周，即由冬至點復回至冬至點，是爲一歲，此即所謂「四分曆」，蓋古今曆法俱認一周歲爲三百六十五日有零，而四分曆則認此零頭恰是四分日之一即六小時，四歲恰得一千四百六十一日整。）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參看上引蔡邕說）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謂曆元之歲，正月朔旦恰値立春，日月會於室宿五度。七十六歲後又於正月朔旦恰値立春，但日之干支與七十六年前之正月朔旦立春日之干支不同）名曰一紀，（以七十六歲爲一紀）凡二十紀（即）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王引之云：「大終」下當有「三終」二字）日月星辰復始甲寅元。（謂曆法以甲寅歲夏曆正月卽建寅之月甲寅日寅刻合朔立春同時爲曆元，日月會於室宿五度，經三終即四千五百六十歲後，又遇甲寅歲寅月即夏曆正月甲寅日寅刻同時合朔立春，日月復會於室宿五度）日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謂一歲三百六十五

日又四分日之一，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度之一，日數度數均有四分之一的奇零數）故四歲而積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復合於故舍。（謂四歲既滿，則四個四分日之一合而爲一整日，交節交氣時刻與四歲前完全相同，太陽復回至四歲前同一節氣同一時刻時之舊躔度）……二十九日又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爲月，而以十二月爲歲，歲有餘十日又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謂季節年一年得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日之一，減去十二個陰曆月之日數，即減去十二倍二十九日又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尚餘十日又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卽一歲長於十二個陰曆月之日數及零頭也）故十九歲而七閏。……太陰元始建於甲寅，（謂曆元在甲寅歲一終（一千五百二十歲後）而建甲戌，（謂一千五百二十年後，得甲戌歲寅月甲寅日寅刻同時合朔立春，除歲名干支外，餘者俱與曆元時同）二終而建甲午，（三千零四十年後得甲午歲）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謂曆元後四千五百六十歲，復過甲寅歲寅月甲寅日寅刻同時合朔立春，日月復會於室宿五度，一切情形均與上次曆元時相同，故又爲新曆元。又王引之亦謂日月五星起於營室，乃顓頊曆元，並引開元占經古今曆積篇云：黃帝曆元法四千五百六十（年），顓頊曆同。此說若確，是不獨淮南子所言之曆法即顓頊曆，即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所言之「黃帝調曆」，或亦與淮南子所言者大同小異也。）

由前所述，及下文所述史記曆書曆術甲子篇之曆法，似漢初實用曆均屬四分曆之一種，而淮南王書天文訓之所言足以爲其代表。四分曆乃戰國秦漢間之基本曆法，其他諸曆，或不過四分曆之一種，或由四分曆蛻化而來，故余不妨將淮南子所言之曆法一講解之。

四分曆之基本數目有二：一，根據已往載籍冬至之記載，及多年來冬至前後之表影觀測，（冬至日正午日影最長）已認定一歲之長爲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日之一。二，憑已往日食及冬至之記載及觀測，及已往置閏之經驗，已認定十九年間置七閏月，則氣朔（亦可稱歲月）復歸於齊一。由上述第二項，知十九歲共有十九倍十二個月，外加七個閏月，共有二百三十五個月。由第一項及第二項，知十九歲共得十九乘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日之一，即六千九百三十九日又四分日之三。次將十九年之日數及奇零爲實，以二百三十五個月除之，得朔策（卽一月之日數及奇零）二十九日又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蓋析一日爲九百四十分，一月得二十九日又四百九十九分（稱爲日分）也。因十九年間歲月齊一，故爲曆家所

重視，稱之爲「一章」，亦猶泰西稱十九年爲密吞氏周期Metonic Cycle焉。但因十九年一章得六千九百三十九整日又四分日之三(即十八小時)，日數有奇零，如第一章章首冬至與月朔同時，同在某日之子正即夜半零時，則第二章章首冬至與月朔同時將在酉正即午後六小時，時刻不復同前，未能算周而復始，回復初時狀態，故曆家又四倍十九年得七十六年，以四章爲一蔀，(淮南子謂四章爲一紀，二十紀爲一終，三終爲一元，與後漢曆家之以四章爲一蔀，二十蔀爲一紀者，名實互殊)得九百四十月，爲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無零分，如第一蔀第一章章首至朔同在夜半子正，第二章章首至朔將同在酉正卽午後六小時，第三章章首氣朔將同在正午十二時，第四章章首氣朔將同在卯正卽晨六時，如此每章倒退六小時，須至第五章卽第二蔀第一章章首時氣朔始同在夜半子正，而回復至第一蔀蔀首時之時刻矣。一蔀七十六歲得二七七五九整日，雖無奇零日分，(卽氣朔可以一齊回復至原來之時刻)但此數既非六十所能除盡，故氣朔同日之干支，非復七十六年前氣朔同日之干支；比如第一蔀首至朔齊一在甲子日子正，則第二蔀首至朔齊一將在癸卯日子正，(例如依史記曆書曆術甲子篇，太初元年丁丑歲正月前之冬至與合朔同在十一月初一日甲子夜半子正，但七十六年後之河平元年癸巳歲正月前之十一月朔旦冬至，卽建始四年十一月朔旦冬至，却在癸卯日子正，而非復在甲子日)又設如第一蔀首立春與合朔同在正月(寅月)初一日甲寅之寅刻，則第二蔀首卽七十六年後立春與合朔却同在正月初一日癸巳寅刻，而非復在甲寅日矣。欲圖得氣朔同日之日之甲子再周，曆家又以二十△爲一紀，(淮南子則稱二十紀爲一終)得一千五百二十歲，卽五五五一八〇日，此日數雖可以六十除盡，而二十蔀後，日之甲子又復回頭；但一五二〇之年數非可以六十除盡，故二十蔀或一終後，年之干支未能回頭，因此曆家又以三終卽六十蔀爲一元，得四千五百六十年。比如曆元在甲寅歲，一五二〇年後卽第二十一蔀蔀首在甲戌歲，三〇四〇年後卽第四十一蔀蔀首在甲午歲，四五六〇年後卽第二曆元之開始，又在甲寅歲寅月甲寅日寅刻同時合朔立春，日月復會於營室五度，一切情形又回復至上次曆元時之原狀。雖事實上必不如此，(一因天運殊複雜，頗極其伸縮變化之妙，並非如古曆家所懸想之死板簡單；二因他們的歲實朔策數目失之太大，且起算點卽他們之所謂曆元亦選擇失宜，故上推遠古下度將來，固有毫釐千里之差，卽推算數月內事亦難免誤至半日以上)然古時之曆家固自以爲其術足以上下千古控馭一切也。茲爲圖明白易曉起見，將上述四分曆所用數目關係條列於左：

一歲＝$365\frac{1}{4}$日

十九歲七閏＝19×12月＋7月＝235月

十九歲＝19×$365\frac{1}{4}$日＝235月

一部＝4×19歲＝76歲＝27759日＝940月

朔策卽一月日數＝$\frac{77759}{940}$日＝$29\frac{499}{940}$日

歲餘＝一歲減十二月＝$365\frac{1}{4}$日－12×$29\frac{499}{940}$日

＝$365\frac{235}{940}$日－$354\frac{348}{940}$日＝$10\frac{827}{940}$日

20部＝1520歲＝18800月＝555180日

　20部後復得寅月甲寅日寅刻合朔立春

一元＝60部＝4560歲

　一元後復得甲寅歲寅月甲寅刻合朔立春

四分曆之用法，淮南子天文訓之外，又見於史記曆書曆術甲子篇。史記曆書云：

至今上（武帝）卽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郡）落下閎運算轉曆，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封泰山，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詹，漢書作讎，韋昭云，比校也，師古云，相當也，鄭德云，相應也）……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讎)，其更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爾雅云：歲在甲曰焉逢，寅曰攝提格，是此爲甲寅歲）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此下卽接列曆術甲子篇，其文云：

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正北（猶云冬至合朔在子正。後十九年卽始元元年第二章章首冬至合朔在酉正，故云「正西」。再後十九年卽地節三年第三章首冬至合朔在午正，故云「正南」。又再後十九年卽初元元年第四章章首冬至合朔在卯正，故云「正東」。又再後十九年，卽建始四年，第二部部首冬至合朔在十一月癸卯日子正，復爲「正北」矣）十二。（謂從本十一月朔至下次十一月朔，其間得十二個月，故云「十二」。若其間有閏月，無論是閏十一月抑閏十二月抑閏正月乃至閏十月，則此十一月朔至下年十一月朔間有十三月，則云「閏十三」。但今存史記曆術甲子篇所記之「閏十三」，俱誤早一年；例如端蒙單閼歲太初二年下列「閏十三」，應移在游兆執徐歲太初三年條下；其餘本篇所列之「閏十三」二十七項，均應照樣移後一年。此種大錯誤，史記考證亦未言之；瀧

特爲指出，以爲治史記之一助）

無大餘　無小餘

無大餘　無小餘

右列「無大餘，無小餘，」「無大餘，無小餘」共兩條，乃指太初元年正月前之十一月甲子夜半同時合朔冬至言，即所謂曆元時之氣朔日時皆爲零數卽元始之情形也。此兩條中，前條之大餘小餘乃指此次十一月朔日之干支及合朔時刻，後條之大小餘乃指此次冬至日之干支及交氣時刻。結尾處釋例云：「大餘者日也，」謂朔日（前條大餘）與冬至日（後條大餘）之干支；其法以甲子日爲零數，即史文之「無大餘」；以乙丑日爲一，則云「大餘一」；以丙寅日爲二，則云「大餘二」；以丁卯日爲三，故云「大餘三」；如此依次順數下去，直至癸亥日，其數爲五十九，故云「大餘五十九」；再推後一日復爲甲子，其數爲六十，但大餘之計法，凡湊足六十周甲之數則減去，六十減去六十，或一百二十減去一百二十，概無餘數，故甲子日則云「無大餘」，而所記大餘之數亦無超過五十九者。曆術甲子篇結尾處云：「小餘者月也」當作「小餘者日之時刻也」。前條小餘指十一月朔合朔之時刻：其法依朔策之零數，析一日爲九百四十分，遇合朔在子正，則無零分，故前條云「無小餘」；遇合朔在正午，則前條小餘得九百四十分之半數，而前條爲「小餘四百七十」；如前條小餘湊足九百四十分或以上，則得一整日，應減去九百四十分，而照加大餘一日；如小餘減去九百四十分後無餘分，則爲「無小餘」，而合朔在子正；如減去九百四十分後小餘仍有餘分，則合朔時刻照減剩之餘分計。後條小餘指冬至日交氣之時刻：四分曆既以一歲之長爲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日之一，本可析一日爲四分，冬至小餘不過三數；但不知何故史記甲子篇之曆術却析一日爲三十二分，以三十二分日之八代四分日之一；因每次冬至遞加八分，故冬至之小餘祗有「無小餘」「小餘八」「小餘十六」「小餘二十四」四種，依次代表「子正」「卯正」「午正」「酉正」交冬至。依此四分術，是冬至交氣時刻必在子午卯酉（卽篇中之「正北」「正南」「正東」「正西」），不容在其他時刻；雖機械得可哂，然總算四分曆家始終一貫，不肯自亂其例也。

以上解釋曆術甲子篇前後條大小餘之意義。玆再述其立法之源。由子月即夏曆十一月（冬至所在之月）朔至下次十一月朔，如其間無閏月插入，則得十二個月，故下次十一月合朔應推後十二個朔策，即$12\times 29\frac{499}{940}$日$=354\frac{348}{940}$日，故加三百五十四日於上年十一月朔之大餘，加三百四十八分於上年十一月朔之小餘，小餘滿九四〇分（即一整日）即減去九四

〇而加一日之數於大餘，大餘之數積滿六十或六十之倍數則減去之，留所剩不足六十之數爲十一月朔之大餘，此即下年十一月朔之干支，小餘數則其合朔時刻也。如前後兩十一月朔間有閏月插入，則其間得十三月，後之十一月合朔應在前十一月合朔之後十三個朔策，即 $13 \times 29\frac{499}{940}$ 日 $= 383\frac{847}{940}$ 日，故加三八三日於前十一月朔之大餘，加八四七分於其小餘，小餘滿九四〇則減去，而進一日於大餘，大餘滿六十或其倍數則減去，則所剩大餘小餘數即指示後十一月朔之干支及合朔時刻也。

茲舉太初元年至三年之十一月朔推算法爲例以明其術：太初元年正月前之十一月朔既認爲合朔在甲子日零時，故前條云：「無大餘，無小餘。」太初元年正月前之十一月朔至正月後之十一月朔，（須知太初元年共得十五個月，有兩次十一月，兩次冬至）其間並無閏月，相去十二個朔策，故加三百五十四日於「無大餘」，仍是三五四，因三百爲五倍六十，故減去三百，仍餘五十四，故曆術甲子篇云：「大餘五十四」，從甲子數起，推後五十四，得戊午，知太初元年正月後之十一月乃戊午朔。又加三四八分於「無小餘」仍是三四八分，故甲子篇云：「小餘三百四十八」，知後十一月戊午朔交朔在戊子日之晨卯正後即晨六時。又太初元年後十一月朔至二年十一月朔間亦無閏月，（甲子篇所記之「閏十三」俱誤早一年，）故又加三五四日於上年之「大餘五十四」，加三四八於上年之「小餘三百四十八」，初得大餘四〇八，減去六倍六十之三六〇，得「大餘四十八」，知太初二年十一月壬子朔。又得「小餘六百九十六分，」以一日作九百四十分除之，再以十二時乘之，得九個時辰弱，知十一月壬子朔平朔在壬子日之夕酉正前，即午後五小時三刻。又太初二年十一月朔至三年十一月朔間有一閏月，故又加三八三日於上年之大餘四十八，加八四七分於上年之小餘六九六，初得大餘四三一，小餘一五四三，因小餘已超過一日爲九百四十分之整數，故從一五四三分減去等於一日之九四〇分，得「小餘六百零三，」而將此一整日加入大餘數中，得大餘四三二，又減去七倍六十之四百二十，剩下「大餘十二」，知太初三年十一月丙子朔，合朔在丙子日午後三小時有半。餘可以此類推。

茲請言四分術冬至推算法：甲子篇既以一歲之長爲 $365\frac{1}{4}$ 日即 $365\frac{8}{32}$ 日，即二次冬至後於首次冬至三百六十五整日又三十二分日之八，（析一日爲三十二分）從此數中減去六周甲子即三百六十日，剩五日又三十二分日之八（即四分日之一，亦即六小時），故知每次冬至之干支必後於前次冬至之干支五位又六小時，故其術乃將「五」數加於前次冬至之大

餘，又將「八」數加於前次冬至之小餘，而求得後冬至之大小餘。今太初元年正月前之冬至，當時既認為在甲子日子正即零時，故第二項「無大餘」「無小餘」。試加五數於第二項大餘(零)，又加八於第二項小餘(零)，得太初元年正月後之冬至第二項「大餘五」「小餘八」，知此次冬至在十一月己巳，(十一月十二日)又因小餘是三十二分日之八，故知是十一月十二日己巳卯正冬至。再加五於上述「大餘五」，又加八於上述「小餘八」，得太初二年冬至「大餘十」「小餘十六」，知是歲冬至在甲戌日正午，即太初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甲戌午正冬至。又加五於太初二年第二項「大餘十」，加八於同項「小餘十六」，得太初三年冬至「大餘十五」「小餘二十四」，知太初三年冬至在己卯日酉正，即十一月初四日酉正冬至。又加五數於上述「大餘十五」，加八數於「小餘二十四」，初得小餘三十二；但三十二乃一日之日分整數，已湊足一整日，故減去此三十二分而加一數於大餘，得太初四年冬至「大餘二十一」，「無小餘」，知太初四年冬至在乙酉日子正即零時，即太初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乙酉夜半子正冬至(即甲子篇之所謂「正北」)。餘可照此類推。余曾將今史記曆術甲子篇所載太初元年至成帝建始四年其間七十六年間之兩項大小餘，按四分術一一覆算，均無錯誤，所得歷年之十一月朔日干支，均與通鑑目錄所載劉羲叟長曆之所謂太初曆者，除誤字外，完全相符。【元帝初元三年十一月朔，劉曆作辛亥，陳氏二十史朔閏表作壬子，七十六年間十一月朔，惟此十一月朔互異。查今史記甲子篇是年首項大餘四十七，小餘九百四十分日之九百三十一，與四分術所得數相符，得十一月辛亥日之夜亥正後七刻合朔 ，去壬子日亦僅差二刻耳；新城君於其東洋天文學史研究頁四七四——四七五．據成蓉鏡之計算，謂史記曆術甲子篇之曆法與三統曆之計算，實際其差甚微，兩者之參差，僅如以初元四年（應作初元三年）十一月朔旦大餘四十七改為大餘四十八之程度，此猶是言之過多，蓋按四分曆是歲大餘已幾幾乎達大餘四十八之數矣】又曾按甲子篇四分法抽算太初元年正月至四年十二月各月之朔日干支，亦與劉氏長曆相符。

史記曆術甲子篇之內容，學者多疑其全部或一部非太史公原物，其所持理由亦不一，舉其要者，則以曆術甲子篇以太初元年為甲寅歲，經乙卯丙辰以次至成帝建始四年己巳歲，與漢志所記干支紀年及淮南子所云「淮南元年（文帝十六年）冬，天一在丙子」等記載差至二十二年。又成帝建始四年上去太初紀元七十五六年， 其時太史公已死久矣， 安能前知其年號而記之。（其實建始四年冬至乃第二蔀蔀首，朔至

大餘同是三十九，朔至均無小餘，故建始四年十一月癸卯同時合朔與冬至，爲太初元年至此一蔀中朔旦冬至周而復始之例，此斷非僅及見建始四年之人或書成於建始四年之人所爲，而必是後於建始四年若干年所爲。）例如宋照於史記考證言：

按武帝太初元年歲在丁丑，非甲寅也，此云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者，蓋著太初曆術之元，（註）非是年爲甲寅年甲寅月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也。（中略）

（註）振先按宋氏說蓋據前漢書律曆志所言「乃以前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仲)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等語而來。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乃三統之數，謂之一元，依三統術一元即三統，亦即一百四十三章，得一六八六三六〇日，爲六十日之二八一〇六倍，故經四六一七歲後，朔旦冬至之干支又可花甲回頭。然若謂太初前四六一七年爲甲寅歲，則太初元年應爲辛亥而非丙子或丁丑。若謂太初前四六一七年爲甲子歲，則太初元年應爲辛酉，亦非丙子或丁丑。故謂甲寅歲爲前曆上元太初之歲名亦非。最强解者，孟康解漢志此數語，謂「言復得者，上元泰初時亦是閼逢之歲，歲在甲曰閼逢，在寅曰攝提格，此爲甲寅之歲」。是從「復得」二字望文生義，竟以四六一七爲六十之倍數；又劉攽謂四六一七歲當作「四六一一歲」，是不知四六一七歲乃三統之數，而誤以爲誤字；皆非也。

又按曆術甲子篇第一章蓋後人因上文焉逢至冬至二十一字引而不發，故續此一篇于後以申其義，非遷本書也。後復有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作者似不悟太初元年有兩次十一月冬至，故誤認爲叙事重複，必是另一人所爲）以至末祝犂大荒落建始四年，則又後人推衍而續增之，已不知太初元年甲寅之爲托始，而直以爲武帝太初元年爲甲寅矣。故所紀甲子無一不誤，如建始四年爲壬辰而誤以爲己巳也。其文既叙至成帝建始四年，則非馬遷本文，不待辨矣。（但爲甲子篇辯護者亦可謂前部乃太史公所爲，後部乃後人所續）竊恐尚非褚少孫之筆。（下略）

史記考證雖疑史記曆書曆術甲子篇之內容非史遷原物，而於甲子篇以前之「其更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逢（甲）攝提格（寅），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數語則認爲史公原文。然年名甲寅句果何解乎？果可以「托始」二字了之乎？時人新城新藏君謂「太初詔書內所謂焉逢攝提格者，乃指元始之歲，月名畢聚者，乃指元始之月。因此時日月（甲子朔旦冬至）歲星之位置（在星紀之始），均在準標的元始狀態，故試以此歲爲太初開國之曆元。其稱歲名

也，不涉從來之稱呼，而命之曰焉逢攝提格(甲寅)；月名，則雖原爲含有冬至之月，但試稱之曰畢聚（正月）者也。」(說見沈譯東洋天文學史研究頁四七一—四七四) 新城君博學深思，其說自不爲無見；然武帝詔書若能自由命歲名，何不痛痛快快命爲焉逢困敦(甲子歲)，俾太初曆元爲甲子歲子月(十一月)甲子日夜半子正朔旦冬至，成爲青一色的子字號曆元，而乃借取甲寅歲寅月(正月)甲寅日寅刻合朔立春的寅字牌系統的歲名，湊成非驢非馬的名稱，以自亂其系統乎？且淮南子天文訓言：「淮南元年(文帝十六年)冬，太一（王引之云：「太一，」當作「天一，」太歲也）在丙子。」又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三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元。」又言「太陰（太歲也）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始甲寅之元。」可見太初以前淮南王書天文訓所言之四分曆法確以一具體的甲寅歲寅月立春爲曆元；惟此甲寅歲究屬何年，惜今時已無可考。難者若謂干支紀年，其法非古，上述年號乃注淮南子之許慎所竄入，則近於武斷矣。又淮南子天文訓言「太陰(謂太歲)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在卯歲名曰單閼，……在辰歲名曰執除，……在巳歲名曰大荒落……在午歲名曰敦牂，……在未歲名曰協洽，……在申歲名曰涒灘，……在酉歲名曰作鄂，……在戌歲名曰閹茂，……在亥歲名曰大淵獻，……在子歲名曰困敦，……在丑歲名曰赤奮若。」其述歲名之次序，不始於子而終於亥，卻始於寅而終於丑，亦足爲淮南曆法以甲寅歲爲曆元之傍證。若謂此亦許慎所竄入，則不如痛痛快快謂淮南子爲許慎所作矣。故吾對於史記曆書「其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之語，及前漢書律曆志强解此語之文，至今不曉解；新城新藏之解釋，聊備一說可耳。

疑甲子篇非史遷原作亦非太初以來實用曆者，或可舉史記封禪書所言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後，「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而依甲子篇四分術則十二月朔得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應得十二月癸巳朔，合朔在癸巳日午正後三刻，並非甲午朔，與史記不符。解之曰：太初元年五月前尚未下詔改曆，當時實行之曆或是十二月甲午朔也。且依曆理言，十一月冬至合朔既均在甲子日夜半子正，則十一月必小，萬無下月朔可以在甲午之理，無亦改曆前時曆後天耳 。 又前漢書律曆志言元鳳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而甲子曆術得十一月朔大餘五十三，冬至大餘二十一，即十一月丁巳朔，十一月二十九日乙酉，與漢志不符。曰：據漢志，太初後曆法仍有爭議，元鳳初年爭執尤烈，直至元鳳六年後是非始定。或元鳳三年時曆用「雜牌」之曆，閏月在冬至前，而冬至又後天兩三日，故有此差耳。

總之史記曆術甲子篇，雖來源可疑，要其所言之曆法，乃漢時最佔勢力之四分術，而太初後之曆元又可算確知；故於太初後之曆朔尚不難探討。以視太初以前之實用曆，其曆元何在，吾人至今還在暗中摸索之中者，其探討之難易蓋有間矣。

民二十三，三，二七。（未完）

一九三四年度日本的國防預算【一】

松軒

一 一九三四年度預算案的難產

無論任何國家的內閣，對於編製預算都認爲很難解決的問題，尤其是正處在非常時期中的日本。高橋老財長爲了應付「國防難」和「財政難」而叫苦連天，對於預算案的編製當然更使他弄得滿頭大汗了。

日本各部的一九三四年度預算新規要求，是在去年八月向財部提出的；財部詳加審查以後，直到十一月十七日纔將審查案提出閣議。財部的審查時間，經過二個月多，打破歷年審查預算案時間的紀錄。閣議上的討論又廢去了兩星期之久，也是從未見過的創例。其間經過了很多波折，直到十二月二日各部間會商纔得到一致。僅從這一點而言，已可見這一次預算案的編成是如何難產，那陣痛期的經過是怎樣長久！

在十一月十七日財部提出的預算審查案中，經常費部門爲十二億四千萬圓，臨時費部門爲七億七千七百萬圓，合計二十億零一千七百萬圓。其中基準預算爲十四億圓，新規要求的承認額爲六億[illegible]千五百萬圓。各部最初的新規要求額本爲十三億九千九百萬餘圓，承認額爲七億二千三百二十萬圓，僅佔要求總額的百分之四四·六。其中海陸軍的新規要求合計八億一千五百萬圓，而承認的數目減爲四億零三百萬圓，即相當於百分之四九·四；時局匡救事業費中，內務農林兩部要求額爲二億九千四百萬元，而承認額僅有八千一百萬元，相當於百分之二七，其中單以農林部方面計算，僅承認了要求額的百分之一四。陸軍農林和內務諸部的新規要求承諾額是四億八千四百萬元，再除了滙兌損失金，公債利息負擔額，恩給費等，其他各部的新規要求，大部分是被拋到垃圾堆裏去了。

各部新規要求的承認額，既被減少得這樣多，當然給各部很大的失望，尤其是高唱一九三六年危機論的陸海軍部，及苦於農村破產的內務和農林兩部，都非誓死力爭不可，因之與財部之間引起了嚴重的爭執，甚至有了好幾次內閣要倒台的傳說。

海軍部方面對於財部核減新規要求所提出的異議是：

（一）倘若以財部核定的數額來建造進步的兵器與艦艇是不可能的，必須至少將數額提高平均二成以上。

（二）第二次軍備補充計劃若延長二年，那就忽視了它的根本精神。

（三）艦艇改裝與航空隊增設，是國防上的重要項目。

結果再向財部提出一億二千萬元的復活要求。

陸軍部方面則實雖財部對於作戰材料整備費與滿洲事件費的核減方針的不當，並進而從廣義的國防的觀點上，竭力援助農林部的時局匡救費的

復活。更向財部要求承認一億一千萬元。

農林部方面的異議是：

一、擴充農村匡救費；

二、澈底的救濟蠶絲事業；

三、切勿忽視了對內政會議的提案內容。

强硬地主張農林部的新規要求額三千三百萬元須完全復活。

各部的復活要求於十一月二十日再提交財部主計局，其總額竟達至三億五千萬元以上，今將其要求額數示之如左：

（單位千圓）

外交部	一六・〇〇〇
內務部	五五・四〇〇
陸軍部	一一〇・〇〇〇
海軍部	一二〇・〇〇〇
司法部	一・八〇〇
教育部	九・五〇〇
農林部	三三・〇〇〇
商工部	五・〇〇〇
交通部	一・五〇〇
拓殖部	三・〇〇〇
合計	三五五・二〇〇

財部對於各部的復活要求，始終以「財政難」爲口實，不作讓步與承認的表示，因此當時財部和其他各部間的空氣異常險惡。

在對峙的局勢中，三土鐵長作了有力的調停者；最後齋藤總理也覺慮到事態的嚴重性，對於預算編成的難關企圖協力加以打破。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定期閣議之前，齋藤總理親自分訪財長及海長，請求顧全大局，以互讓的精神使懸殊過巨的意見早歸一致。這結果，强硬的財長也不能不於二十九日承認讓步，而對於復活要求再加審核了。

二十九日的當夜財長即以再核定案送給齋藤總理，並在次日召開閣議討論，承認了各部八千九百萬圓的復活要求，其中四千四百萬圓是劃給海軍的。由於這次的審核，預算竟超過了財部作爲死守線的二十一億圓了。

這次審核除海軍及農林外，其他各部都在不滿中得到相當的諒解。海軍部死咬着五億圓要求，不肯退讓一步，農林部長更以辭職相要挾。因財政海軍農林三部的對峙，故三十日的會議仍是沒有什麼結果，並定於十二月一日重開會議，以求最後的會商。但是一日的會議也仍舊繼續了相持的局面，沒有甚麼議決；在二日的閣議前，齋藤總理召集內長鐵長陸長及財長，再作一個最後的懇談，結果，高橋財長以「走到單人方能通過的狹道，相逢的兩人若不互讓，即有墜落山谷的場合，即使有不能忍受的地方，也非停止一步以求安全不可」的精神，對海長的要求重新承認了五百萬圓。同時荒木陸長目睹這惡劣的形勢，願將陸軍方面獲得的滿洲事件費預備金一千萬圓讓給海軍。這一場緊張險惡的預算風波纔告平息，雖然經過一度的難產，但今年的預算案終於不致夭折而呱呱墮地了。

茲將十二月二十五日由財部送達貴衆兩院的預算內容分列如下：

預算總額

（單位千元）

歲入

經常部	一•二四八•三〇二			
臨時部	八六三•八三〇			
普通歲入	五九•三五五			
公債金	七八五•〇四七			
上年度剩餘金	一九•四二七			
合計	二•一一二•一三三			
歲出				
經常部	一•二四七•二〇七			
臨時部	八六四•九二六			
合計	二•一一二•一三三			

總預算大要

(單位千圓)

區別	昭和九年度預算額	上年度改算預算額(註)	增	減
歲入				
經常部	一•二四八•三〇二	一•二一六•六三五	三一•六六七	—
臨時部	八六三•八三〇	一•〇〇三•八三一	—	一四〇•〇〇〇
普通歲入	五九•三五五	五六•七四六	二•六〇九	—
公債金	七八五•〇四七	九〇三•七八〇	—	一一八•七三三
前年度剩餘	一九•四二七	一三•三〇四	六•一二三	—
借入金	—	三〇•〇〇〇	—	三〇•〇〇〇
合計	二•一一二•一三三	二•一二〇•四八六	—	八•三五三
歲出				
經常部	一•二四七•二〇七	一•二〇一•七四三	四五•四六三	—
臨時部	八六四•九二六	九六八•七四三	—	一〇三•八一七
合計	二•一一二•一三三	二•一二〇•四八六	—	八•三五三

(註)本年度通訊事業的歲出入已行獨立，故欲與本年度預算額相比較，應由上年度預算額中扣除通訊事業部份的歲入歲出來計算。這扣除此項事業費而計算的預算額，叫作「改算預算額」。

歲入項目表

(單位千圓)

項目	昭和九年度預算額	上年度預算額	增	減
經常部				
租稅	七七五•二六三	六九二•〇三四	八三•二二八	—
所得稅	一六五•〇七六	一三八•一〇三	二六•九七三	—
地租	五八•二六五	五八•二五五	一〇	—
營業利潤稅	四四•二二五	三六•一二四	八•一〇〇	—
資本利息稅	一四•四四三	一四•六九一	八•一〇〇	—
遺產稅	二八•七八一	二六•〇一七	—	五一七
鑛業稅	三•二九六	二•八七八	二•七六四	—
酒稅	二一八•五七一	一八〇•四五九	四一八	—
飲料稅	三•四〇九	三•一七三	三八•一一二	—
砂糖消費稅	七四•四三九	七四•一四五	二八五	—
織物消費稅	三〇•六六九	三〇•〇九九	五六九	—
交易所稅	一七•四九二	一一•八九八	五•五九四	—

關稅	一二四•二八二	一二三•六七七	六〇五	—
商船入港噸稅	二•三三八	二•三五〇	七	—
印花收入	七三•五八二	六七•二四六	六•三三五	—
官業官產收入	二五四•七〇八	二一七•六六〇	三七•〇四七	—
森林專賣	三五•一六六	三一•二三四	三•九〇一	—
專賣局益金	一八八•一五五	一七三•三一七	一四•八三八	—
紅利收入	二一•四四八	四•六一四	一六•八三一	—
監獄收入	五•七七一	五•〇八一	六九〇	—
其他	四•二〇八	三•四四一	七六六	—
通信事業特別會計繳納金	七八•〇〇〇	七七•二五五	七四五	—
日本銀行繳納金	二五•二九九	二七•三四八	—	二•〇四九
雜收	三三•四〇五	二六•五七二	六•八三三	—
以上各項合計	一•二四〇•二五七	一•一〇八•二一七	一三二•〇四〇	—
特別會計撥入金	八•〇四四	八•四三七	—	三九三
教育改善農村振興基金特別會計撥入金	八•〇四四	八•四三七	—	三九三
經常部合計	一•二四八•三〇二	一•一一六•六五五	一三一•六四七	—
臨時部				
官產拂賣金	三•八六七	三•六五八	二〇九	—
雜項收入	三一•〇〇三	二九•〇二七	一•九七六	—
公共團體工事費繳納金	六•二九九	七•八五八	—	一•五五九
公共團體工事費分擔金	七•一三二	一二•〇〇四	—	四•八七二
學術研究獎勵金收入	一四七	四九	九八	—
特別會計項下撥入金	九•五八九	九•八三四	—	二四五
保險公司繳納金	三五•五三〇	三五•五三〇	—	—
輸出信用保險收入	七九六	七九六	—	—
特別會計剩餘撥入金	七•〇〇〇	—	七•〇〇〇	—
以上各項合計	五九•〇九五	五六•四八六	二•六〇九	—
公債金	七六五•〇四〇	九〇三•七八〇	—	一三八•七四〇
上年度剩餘撥入金	一九•四二七	一三•三〇四	六•一二三	—
借入金	—	三〇•〇〇〇	—	三〇•〇〇〇
臨時部合計	八六三•八三〇	一•〇〇三•八三一	—	一四〇•〇〇〇
歲入總計	二•一一二•一三二	二•一二〇•四八六	—	八•三五四

各部歲出表

（單位千圓）

費別	經常部	臨時部	合計
皇室費	四•五〇〇	—	四•五〇〇
外交部	一六•九五四	一〇•七一〇	二七•六六五
內務部	四九•六六一	一一九•八二八	一六九•四八九
財政部	四三五•二七九	三一•六八〇	四六六•九五九
陸軍部	一六八•六九六	二八〇•五一四	四四九•二一〇
海軍部	一九九•三三七	二八八•五三四	四八七•八七一
司法部	三三•三四四	二•二二六	三五•五七一
教育部	一二九•六三九	二三•一四六	一五二•七八五
農林部	二九•七三四	五七•九七五	八七•七一〇
商工部	五•三一九	八•二一〇	一三•五二九

交通部	一七二·八一七	一七·〇〇八	一八九·八二五
拓務部	一·九七一	二五·〇八一	二七·〇五三
合計	一·二四七·二〇七	八六四·九二六	二·一一二·一三三

兵備改善費

(單位千圓)

所屬部門	既定額	新規增加額	合計
財政部			
臨時部	一六四	〇	一六四
陸軍部	一五·五九〇	一〇九·五八七	一二五·一七八
經常部	一二·八二六	二·七七一	一五·五九七
臨時部	二·七六四	一〇六·八一六	一〇九·五八一
海軍部	一四·七八七	一九一·二五五	二〇六·〇四三
經常部	一四·七八七	一一·七六九	二六·五五七
臨時部	——	一七九·四八六	一七九·四八六
合計	三〇·五四二	三〇〇·八四三	三三一·三八六
經常部	二七·六一四	一四·五四〇	四二·一五四
臨時部	二·九二八	二八六·三〇三	二八九·二三一

滿洲事件費

(單位千圓)

外交部所屬	三·八九三
財政部所屬(第一預備金)	一〇·〇〇〇
陸軍部所屬	一三三·八三四
海軍部所屬	一一·六三七
合計	一五九·三二五

時局匡救費

(單位千圓)

既定額	四五·三〇一
新規增加額	七九·四八二
合計	一二四·七八三

上列的時局匡救費爲中央所支出，另外由地方負擔的計七六·三〇七·〇〇〇圓，故本年度中央地方支出的時局匡救費，合計爲二億零一百餘萬圓。此外在軍備改革中，可歸入時局匡救費的有：(單位千圓)

陸軍部所屬	一一九·三四二
海軍部所屬	一五三·四〇三
合計	二七二·七四六

匯兌貼水費

(單位千圓)

貨幣交換損失	四·二一〇
因支付國債本利的貨幣交換損失	五九·〇八一
公務員薪俸及其他臨時經費及物件費等之增加	一六·三三四
合計	七九·六三七

歲出決算後剩餘金額

(單位千圓)

由一九三二年度決算所存的剩餘金，計九五·一三四·〇〇〇圓，其中除五二·四〇三·〇〇〇圓作爲一九三三年度的歲出財源外，尙有如下兩項剩餘金：

一九三一年度剩餘金使用餘額	一三•三五七
一九三二年度剩餘金	二九•三七三
共計	四二•七三一

右列數額中已充當預算上財源或將來預算計劃上財源之估計額約如下：

充當一九三三年度財源金額	一三•三〇四
充當一九三四年度財源金額	一九•四二七
相抵剩餘額	一〇•〇〇〇

以上是日本本年度預算的一般會計；現在再把特別會計的重要部份揭示如下：

朝鮮總督府

(單位千圓)

歲入	
經常部	二〇六•〇四五
臨時部	四四•〇六一
公債金	二九•四七八
補充金	一二•八二五
前年度剩餘金撥入	一•〇四〇
其他	七一七
合計	二五〇•一〇七
歲出	
經常部	一八四•〇〇〇
臨時部	六六•一〇六
合計	二五〇•一〇七

臺灣總督府

(單位千圓)

歲入	
經常部	九九•七八六
臨時部	一〇•九五〇
前年度剩餘金撥入	八•八〇五
其他	二•一四四
合計	一一〇•七三七
歲出	
經常部	八七•一五六
臨時部	二三•五八〇
合計	一一〇•七三七

關東廳

(單位千圓)

歲入	
經常部	一六•〇七九
臨時部	六•八三二
補充金	四•〇〇〇
前年度剩餘金撥入	二•四六四
其他	三六七
合計	二二•九一一

歲出	
經常部	一六·〇二五
臨時部	六·八八六
合計	二二·九一一

南洋廳

(單位千圓)

歲入	
經常部	五·三四九
臨時部	二八八
前年度剩餘金繰入	二三五
其他	五二
合計	五·六三八
歲出	
經常部	二·九八〇
臨時部	二·六五七
合計	五·六三八

樺太廳

(單位千圓)

歲入	
經常部	二一·三〇一
臨時部	四·六二七
公債金	三·五〇〇

補充金	一·〇〇〇
前年度剩餘金繰入	三六
其他	九一
合計	二五·九二九
歲出	
經常部	一七·一二八
臨時部	八·八〇〇
合計	二五·九二五

鐵道事業

(單位千圓)

收入	
公債金	四八·〇〇〇
鐵道收入	六三·一三三
雜項收入	二·〇〇〇
上年度剩餘資金	八·五〇〇
合計	一二一·六三三
支出	
建設費	四八·〇〇〇
改良費	六三·九三三
汽車路設備費	三·〇〇〇
國債償還金繰入	六·七〇〇
合計	一二一·六三三

交通事業

（單位千圓）

收入	
公債金	一五•〇〇〇
業務過剩金繳入	九•一九七
事業設備補充金繳入	一•五五〇
電報電話建設捐款及設備負擔金	九•九〇七
雜項收入	一五七
合計	三五•八一三
支出	
電報電話設備擴充改良及補充費	三一•五一九
電報電話建設修理費	七一一
建設及修理費	八三二
諸支出金	一三
繳入一般會計金額	九五九
繳入國債整理基金額	一•三四六
預備金	四二〇
合計	三五•八一三

特別會計除上述各項外，還有多種；因爲並不重要，故沒有在這裏列入。一般會計與特別會計（歲入爲四•六二四•七六二千圓。歲出爲四•五〇一•四五四千圓）兩項一併計算起來，一九三四年度日本的「預算純計」，歲入爲六十七億三千萬圓，歲出爲六十六億一千萬圓。（見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日日本大阪每日新聞）

日本的歲出入我們已經介紹如上，現在再來分析它的特質。

第一爲造成新紀錄的龐大的預算。自一九三一年滿洲事變發生後，日本就利用「非常時」的名義竭力增大預算。例如一九三一年度的十四億七千六百萬圓突增至一九三二年度的十九億四千三百萬圓，一九三三年度竟增至二十二億三千九百萬圓了。據日本高橋財長編製的新預算方針，一九三四年度預算決不使之超出去年度預算額以上。但是結果怎樣呢？今年度預算總額二十一億一千一百萬圓，表面上雖比去年度減少了，而實際上一般會計中已經把郵政電報電話等事業費分離出來，改屬於通信事業費特別會計項下，如果不除去上年度的郵政電報電話事業費，是不能與今年度的預算相比較的。一九三三年度一般會計內所含的該項事業費爲一億八千九百七十萬圓，若將此項數目扣除，則一九三三年度的預算總額爲二十億四千九百三十萬圓。本年度最初核算的總額是二十億一千七百萬圓，故和去年度相比尚差三千二百萬圓，但是因後來又承認了各部的九千四百餘萬圓的復活要求額，總額竟達到二十一億一千一百萬圓，而比去年度增加了六千二百萬圓。因此，今年度的預算實際上是造成了最高的紀錄。

（未完）

英美貨幣戰之前哨

馬季廉

本年一月十三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向國會提出特別咨文，貶抑美元價格，要點如次，㈠減低美元價格，最低爲百分之四十，最高爲百分之六十，㈡美國國內一切通貨兌換準備金，均以金條之形式，永久移歸政府管有，㈢利用貶抑美元價格而產生之資金，設立統制對外匯兌匯率之平準基金。此項重要法案，一月二十日以三六〇票對四〇票通過衆議院，一月二十六日以五四票對三六票通過參議院。並通過平準基金運用時期及總統貶抑美元價格權力時期，以兩年爲限，但可展至三年。一月三十一日羅斯福公布此項法令，自二月一日起實行。

羅斯福繼此更有很重要的計劃，如(一)每日購買白銀五千萬盎斯，至銀價對金價成十六與一之比時，或已購進十萬萬盎斯時爲止。(二)仿效蘇俄，採用國營貿易制度，由國庫出資，創設聯邦出口銀行，資助美國出口商人。(三)三月三日羅斯福又向國會提出咨文，請求賦予修改商約稅則權力。羅斯福在三月三日咨文中，陳說世界貿易不振之情形云，『自一九二九年起，世界貿易已降低至百分之七十左右，而美國對外貿易尤甚，竟降至百之五十二，以致工人失業，機器停轉，船隻閒泊，農家破產，政府欲規定經濟整理方法，乃愈覺困難。』美國是今日世界資本主義的典型，其經濟制度，完全建築在經典派經濟學的自由主義及爲利潤而生產的兩大原則之上。故其打開僵局，挽救蕭條之方策，舍開闢世界市場，施行膨脹政策，擴張對外貿易，企圖恢復繁榮外，實無妥善辦法。

在羅斯福一貫的政策之中，我要特別提出美國統制國際匯兌的辦法來略事探討。理由是：㈠在目前商品制度時代，經濟重心，全在物價問題，誰能操縱物價，就算已操經濟戰爭的勝券。㈡羅斯福利用貶抑美元價格所得的資金，設立國際匯兌平準基金，根本目的即在操縱世界物價，支配世界金融，使美國貨物，容易在世界市場銷售。其他如貶抑美元價格，收買白銀，統制對外貿易，授權修改稅則，不過都是輔助辦法而已。

美國以二十萬萬元設立的國際匯兌平準基金(Equalization Fund)與英國的國際匯兌平準基金(Exchange Equalization Account)，恰恰的對立。英國此項基金，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正式成立，基金總額，現達三七五，〇〇〇，〇〇〇英鎊，或一，八七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英國多年來能執世界貿易的牛耳，即在倫敦爲世界金融的重心，羅斯福的辦法，無疑的是想將這個重心，永久移至紐約。英美的利益，發生了直接衝突。但實際在用金國家中，如法國，瑞士，比利時，荷蘭諸國的金準備及中央銀行國際匯兌部分，也有巨額的黃金，雖然其數量無從知悉，但法比諸國如何準備共同維護他們的金本位，亦無從臆揣。但在任何時間，用金諸國

的實際力量，大有與英國或美國平準基金對抗的可能。

這是現今的非常局勢。倫敦的金融家，有一部分人對此表示驚訝，預測美元與英鎊之間，將有深刻的貨幣戰爭，結果惟有分散用金諸國的聯合，使他們放棄金本位，增加泰西各國金融的紊亂，招致新的緊縮同蕭條，另有一部分人，則表示樂觀，認為額數及力量皆甚相等的三種基金的存在，可以促進貨幣的休戰，或則是重要商業國家間締結貨幣協定的發軔。據專家觀察，這三種基金競爭的結果，最成功的要算法蘭西銀行管理的用金諸國的基金。因為此項基金使法國，瑞士，比利時，荷蘭維持金本位，能由這個金融重心很迅速敏捷的移到那個重心。自世界恐慌以來，他們的成就，就是實例。

美國平準基金，方在創立之初，他的運用同效果，一時尚不十分顯着，究竟美國能否握得支配世界金融之權，目前尚難斷定。我們現在只有研究英國平準基金的運用，藉明國際金融組織的演進。

一九三二年四月英國財長張伯倫向國會請欵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用以穩定英鎊，他注重在驅逐不良的投機者出金融市場。一年後，又向國會請求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也注重此點。自此項基金存在。倫敦國際匯兌市場投機之多，反較前為甚。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英國平準基金正式成立時，一英鎊值美金四・六〇元，斯年年底以前，英鎊跌至四・一四五元，約跌百分之十一・六，這或則不算很壞。一九三三年英鎊價格常在美金三・三四又四分之一元與五・五三元之間變動，比較變動的利害。一般英人，甚至國會議員皆以用美元計算之鎊價為標準，而不以佛郎計算之鎊價為標準。鎊價如此變動，頗有人認為此項巨額平準基金并不存在。

實際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三年英國官方政策在穩定以金貨幣計算的鎊價，不是來穩定以不可預測之美元計算的鎊價。在此方面管理平準基金的人却有相對的成功。自平準基金存在的一九三二年中，每英鎊合九十二至八十佛郎，一九三三年，每英鎊合九十至七十八佛郎。但此種成功，並未引起普遍的重視。英國製造家感覺他們受了損失，投資家及金融階級得了利益。英鎊對金貨幣的安定，英貨在外國就比較貴了。因為英鎊比較安定，外國資本大批的流到倫敦。

管理英國匯兌平準基金的人，英國社會幾乎都不知道是誰。事實上英國國會議員知道的，也不過很少數人。這位匯兌平準基金管理者為凱(Robert C. Kay)。他是英格蘭銀行國外匯兌部主任。他在原屬於諾爾曼Mantagu Norman的私人銀行 Bgown, Shipley & Co. 受的訓練。曾任土耳其國家銀行的倫敦經理，與大利國家銀行顧問。一九三一年諾爾曼命他辦理英格蘭銀行的國外匯兌。

事實上眞正管理平準基金的為英格蘭銀行的董事委員會，一切重要政策，皆由這個委員會呈請英國財致部批准。許久前 Hambro's Bank 的 Charles J. Hambro 執行外匯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去年四月辭職。由一位新被選為英格蘭銀行董事的青年 Edword Holland Martin 繼任主席。

自外匯的技術觀點說，這種平準基金是一種賭博的基金。但是他的功用不在投機。比方他購買美金，目的不在使用，而在於相當時期拋賣出，以安定鎊價，有利與否，並不重要。

英國平準基金的運用，常常是秘密的。無論何時，要統制外匯時，甚

金管理者即令由Prudential Assuranie Company 管理的 Bjitish Overses Bank 或 Williams Deaon Bank 或 Royal Bank of Scotland購買某種外匯。無論何時這三個銀行之一在市場的購買超過普通需要以上時，社會立刻就知道政府實行「統制」了。與政府有關係的銀行，如果步政府後塵而不受損失時， 即接受政府暗示而擁護這種匯率。 有許多外滙由大的英國股份銀行提供於市場，不易辨識。英國平準基金有時在紐約運用，最常運用的是在巴黎。凱氏及法蘭西銀行常利用國際清算銀行作爲金融市場的捷徑，國際清算銀行接到他們的電報，立刻將簿記上的英鎊或佛郎的存欵由這個戶名記到那個戶名上。非到每月報告出來，金融市場無從知道。各國中央銀行與國際清算銀行常有這種辦法。

平準基金的運用，顯然有種限制。比方購買美金一定要在各銀行於一定市價拋賣美金的時候，即在當時市場上購買，吸收當日市場上的供給。平準基金退出市場後，供給及需要又造成一種新的均衡。倫敦外匯匯率就是這樣變動的。這種基金對于市場人氣並無實質影響 。 因爲由市場觀點看，他的舉動沒有經濟基礎。就是他的購買及拋賣不能解釋貿易的行動或流動的資本儲蓄之轉移 ， 其缺乏利潤動機，使他的「投機」行爲成功一種超然的方式。這並不是說市場輕視這種基金。凡是有遠慮的人都不至輕視巨欵，此項基金有時能使市場停滯若干日。驅逐不正當的投機者，却有重大作用。

在倫敦市場上常有大宗資本由這種通貨轉移到那種通貨，不是追求利潤，而是尋覓安全。最普通的是集中在金條。在理論上，倫敦是反對屯金的，但事實上現在一般承認，劣的通貨在外匯市場上流通，反不如將黃金鎖在庫裏。英國平準基金常常購買黃金。因爲黃金是不安定貨幣市場上資本最好的修息處所。現時除英格蘭銀行購買以外，平準基金投資於黃金的在二千萬鎊至三千萬鎊之間。英格蘭銀行存金有二萬八千萬鎊。當鎊價具體的眞行安定後，英格蘭銀行及基金屯金的利潤都屬英國國庫。自然基金也有時虧蝕，這可由基金靈敏的運用來抵消。去年四月張伯倫請下院再撥欵二萬萬鎊時，下院很焦慮何以發生損失 ，張氏向下院鄭重宣稱審計人員已詳細檢察基金，報告謂如在三月三十一日結賬，即無損失。

英國基金不能購買白銀，根據英國法律，白銀只是一種商品。這是英國基金與美國基金的區別之一。

倫敦英國及外國銀行的國外匯兌經理 ， 努力追隨平準基金管理的辦法。他們知道外匯委員會是英國人民所籌巨欵的信託者，不敢使之受超過某種限度的損失。是以市場常猜測平準基金（在心理觀點或財政觀點）到了要受損失的地位。

有人批評英國基金，謂英國財部對於外匯的英鎊價格無從決定，沒有具體的政策，只要稍減外匯上的變動，便認爲滿足。此項基金沒有使投機者感覺困難或不可能， 只使投機行爲遲緩而已。對於安定物價， 改進貿易，并無經濟的效果。

事實上英美基金的重要區別大致如下，前者採取觀望政策，後者是以貶抑元價來提高國內物價。

英美兩大資本國家都用大力來應付其貨幣國外滙兌價格。他們能用這種力量，其他國家也能運用。假設歐洲大陸一個仍維持金本位的國家，內閣突然于午夜開會，經過幾小時的研討，次日清晨在報紙上向世界宣布，

將他的貨幣貶價百分之二十，但是仍然維持他的金本位。只要一夜工夫，只要動一動筆，不用放棄金本位即可將該國貨幣變成投機者的「足球」。這是一個敏捷乾脆的舉動。

各銀行的會計將如何辦呢？金本位國家將如何辦呢？恐怕像流行病似的，都要跟着實行貨幣貶價。英國對於鎊價，美國對於元價又將如何應付呢？這種合法的金融巨變的可能，現時金本位各國有遠見的銀行家實際都在私行考慮着。若果此種巨變不幸發生，世界金融的紊亂狀態，將要造成空前的紀錄。

英國基金兩年來并無若何顯著成績，美國基金成立伊始，能否成功，尚待事實証明。有人謂美國基金辦法是一種金元的「大投機」(Mass Speculion)，較妥善的辦法，為英美基金同金本位各國的基金聯合起來來支配世界金融，但是各國利害不一致，距離實現仍然遼遠。

敬告本報一季訂戶

本報一季訂戶，例應得報十三本，本期為十一卷十三期，本年起始之一季新訂戶，恰為滿期，如欲繼續訂閱，即希提前寄款，每期存餘不多，遲即補不齊矣　尚希公鑒

國聞周報社啓

全國經濟委員會第一次全會記

記者

全國經濟委員會，於二十二年十月在京成立以來，即由常委會推動，開始各項經濟建設工作。惟以委員散處各方，迄未舉行全體會議，茲以棉麥借款用途之支配亟待商決，於三月二十六日在京舉行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上午十時先在經委會舉行第八次常務會議，出席常委汪兆銘，宋子文，孔祥熙，決定大會議事日程。下午三時在國民政府會議廳舉行全國經濟委員會第一次委員會議，到委員及列席代表等共三十餘人，當日議畢，於下午六時閉幕，茲特詳紀於次：

到會人員

二十六日下午三時，在國府會議廳舉行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出席常委：汪兆銘，宋子文，孔祥熙；委員朱家驊，陳公博，王世杰，張人傑，李煜瀛，蔡元培，邵元冲，張嘉璈，虞和德，劉瑞恒，錢新之，劉鴻生，王曉籟，徐新六，褚民誼，秦汾，葉恭綽，葉琢堂，彭學沛。列席參加各省政府代表：四川省劉航琛，湖南省張仲鈞，山東省李天倪，廣東省楊德昭，河北省魯穆庭，貴州省鄧後芳，雲南省李培天（李寶深代），甘肅省張心一，陝西省傅慎齋，暨該會重要職員，公路處副處長趙祖康，水利處處長茅以昇，衛生實驗處副處長金寶善，農業處副處長許仕廉，棉業統制會委員鄒秉文，蠶絲改良會主任委員曾養甫等。其餘常委孫科，蔣中正，寧夏省代表海濤，察哈爾省蕭振瀛，綏遠省代表蘇體仁，山西省代表李鴻文，廣西省代表張定璠，河南省李敬齋，均因要公留居各地，未克來京與會。

開會情形

下午二時許，各委員即陸續至國府，會前先全體攝影，中央宣委會電影股，並派員攝取有聲新聞片，敦請常委孔祥熙致簡短演詞，報告開會意義。孔氏謂：今（二十六）天經委會舉行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討論我國經濟建設問題，在求實現總理三民主義中之民生主義，使中國日臻強盛。攝影畢，即開會。常委汪兆銘主席，報告該會過去工作概況，並將該會籌備處工作報告書及成立紀要，分贈各委員，並說明棉麥借款大概經過情形，旋即開始討論，至六時散會。會後由常委汪兆銘等五人，於晚七時假勵志社宴請與會全體委員，藉資聯歡。

借款支配

會議中最重要之任務，即爲支配棉麥借款用途。按棉麥借款，原爲五千萬美金，內計棉四千萬，麥六百萬，麵粉四百萬，按當時市價計算，折合國幣約值二萬萬元。現經修改合同，將棉花部分，核減爲美金一千萬，連同麥與麵粉，共美金二千萬，以現在金價（約三元左右）折合國幣，僅五千餘萬元。按照合同，貨到三月以內，當須還本及除去運費，全部借款可以作用者祇剩四千萬元，而紛紛請求支配棉麥借款者，總計共十萬零三千三百六十八萬三千八百三十元，已超過二十五倍以上，故對各地請求，大多無法應付。惟各常委會規定原則三項，（一）集中辦幾個重要事件，（二）指定幾個地方辦幾樁事情，（三）如非少數經費可辦者，則暫不辦，根據上項原則，支配借款用途。去年中政會議會決議以借款百分之四十用於幣制改良，及整理金融，以一千四百萬元作爲整理金融之用，撥交中央銀行辦理所餘二千四百萬元，以六百萬元發展民用航空事業，以一百八十萬元爲贛省治標經費，至治本經費，則以所需甚大，已先撥一百萬元。經委會去年十月成立，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三個月，經委會事業費，已用二十萬元，其中最大用途，爲築路費。本年所存僅一千五百萬元，猶望美金不再跌價，棉麥市場，不再變化，現決定即以此作爲經委會事業費，原有事業費須維持者最大爲繼續與築七省聯絡公路，擬以六百五十萬元，支配該項用途，繼續衛生事業

五十萬元，辦理江西建設事業，一百九十萬元，西北建設事業二百五十萬元，棉麥統制，一百萬元，蠶桑改良七十五萬，茶業改良六萬四千，燃料研究十萬元，（研究汽車飛機燃料）調查研究費，二十萬（經濟調查及土地調查）此外所餘作爲預備費。按以上支配，似乎農業及水利未包括在內，但大的水利工程，如黃河水利，即須一千四百萬，因不易辦，暫不列內。而農業經費，實際已包括於上項用途者，爲數甚大，如棉業蠶桑絲業茶業，及西北建設費中，內有四十萬辦畜牧，四十萬辦農村合作事業，江西建設費中，亦有五十萬元，指定辦理農業合作，共約三百十 萬數千元，惟因以地域及科目分別無農業之名稱而已。以上支配大概情形，已由大會通過爲最重要之議案。

一般議案

繼復通過一般提案如下：㈠彭學沛提改用金本位案，交財部幣制委員會研究。㈡王世杰提經濟委會，教育部合組全國學術工作諮詢處案；交常委辦理。㈢魯代表提提高糧米價格救濟農村破產案，交行政院執行。㈣冀代表魯穆庭提救濟河北省農村經濟辦法案，交常委。㈤魯代表李天倪提撥款贖回膠濟路案，交鐵道部核辦。㈥委員陳伯莊提統制煤業原則，冀代表提整頓冀省礦業案，合交行政院審核。㈦冀代表提修治晉省公路案，交公路處。㈧冀代表提修治合河以興水利案，送中央審核。㈨滇代表李培天提開發滇省礦產充實西南國防案，交常委辦理。㈩委員劉鴻生提實施火柴統制案，交常委辦理。

宋子文報告

會議中宋委員子文，報告棉麥借款經過及辦理情形，報告書原詞如下：去歲四月間，子文奉命出席華盛頓經濟討論會之時，中央根據總理實業計劃，訓其相機接洽國際投資。復於旅美途中，奉電指示原則及辦法，並授權相機辦理。子文祗承訓示，惟有竭其駑鈍，在不損主權，有益於國家財政，有利於建設事業範圍內，努力進行，以期不負使命。抵華盛頓後，遂本此旨，與美當局進行商量。惟美政府無直接借款與他國政府之權，祗可由美國金融復興公司出面轉借，該公司依其組織法之限制，借款於國外，只限於農產品，而農產品大批運至中國者，祗有棉麥。再根據我國海關報告，歷年美棉麥之輸入，爲數甚鉅。在商洽期間復接實業部陳部長電稱，滬上棉價飛漲，且原料僅供六星期用，紗廠恐慌，請與美方商洽，俾早日將棉運華。又接中央銀行孔總裁電開，榮宗敬來寓，擬借棉六十萬包，轉售廠商，得款用之救濟農村，推廣棉區，則棉產每增五百萬擔，農民可增一萬萬元，其結價裝運利息，照貸麥辦法，月運五萬包，一年運竣，計八分之七寸，四十二萬包，十六分之十五寸，十二萬包，一又三十二分之一寸，六萬包，如能辦到，於財政大有裨益，望即進行。續接財政部鄒次長電稱：汪院長函開榮宗敬略稱我國棉紡織廠日趨危殆，最大原因在本國原棉不敷，其價日昂，而生產品因外貨傾銷，其價日落，救濟之道，請政府出面向美政府借購美棉六十萬包，轉售於華商紗廠，即以其貨價作救濟農村推廣棉區改良品質之用。經提院議，陳公博認爲有利，應予採納，並經多數贊同。宋部長亦本有此主張，囑即將節略要點及院議情形，電陳鈞座，即請向美政府商洽，務底於成。要點（一）由政府向美政府購借美棉總額六十萬包，結價與裝運辦法，與借美麥同。（一）每月由美運華五萬包，分十二月裝竣。（一）此次棉花計八分之七吋，棉四十二萬包，十六分之十五吋，棉十二萬包，又一三十二分之一吋，棉六萬包。（一）利息與美麥同。再接鄒次長電開，紗廠以存棉祗敷一月之用，請免外棉關稅六個月，向美購貨，否則七月一日起停工。吳鐵城約財實兩部及銀行界會商，僉以榮宗敬請借美棉，鈞座正在進行，或可能接濟，否則稍緩再議，請速將訂購情形電陳，如一時難成，再籌救濟辦法各等語。子文再四思維，我國固有之實業，本已寥若晨星，今紗廠情形，已在千鈞一髮之際，值茲國勢阽危，百業凋殘財政枯竭，舉國恐慌之時，若併此紗廠而亦不能維持，勢將牽及國內金融，則所謂國際經濟合作，共同發展中國實業之希望，直等於泡影而已。爰根據中央之訓示，與汪院長陳部長孔總裁之函電，及廠家之請求，以全力進行上項借款，促其成功。至棉麥借貸數量，係依據接到上列之各電，全國華廠，年可銷六十萬包爲標準，是以美棉部份借款爲四千萬美金，（照現在市價計算可購六十餘萬包）而美麥及麵粉部分，祗有一千萬美金。照歷年進口統計，亦遠超過上借數目。至銷售情形，據中央銀行美貨棉麥事務處經理席德懋等節略報告：（一）麥款六百萬美金，將次銷竣，麵粉則因市價關係，尚有困難。（二）棉花因種種關係，本屆祗能銷售一千萬美金，故與美國修改合同如下，（原合同去年各報紙均已登載）。（一）美

麥借額項下美金六百萬元，其期限自本年三月一日起至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二）美粉借額項下美金四百萬元，其期限自本年三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美棉借款項下，自美金四千萬元，減至美金一千萬元，至於美粉一項，金融復興公司，得有權取消，但須先行知照。惟美棉借額之減縮部份，曾經竭力商向金融復興公司，另行購美麥或其他建設材料，該公司對於此次提議，並未接受，甚於以上狀況，預計本年收入大約美麥項下可得國幣一千六百萬元，美粉項下五百萬元，美棉項下二千二百五十萬元，淨收總數約四千三百五十萬元，可供建設之用，謹具報告，敬希公鑒，附美貸棉麥事務處經理預計收入報告。席德懋原呈云：謹將美貸棉麥借款現在收支狀況及預計將來收入總額分條報告於後，（一）借款合同修改後，棉麥借額應變更如下：美棉美金一千萬元，美麥美金六百萬元，美粉美金四百萬元，共計美金二千萬元。上項借款，如能使用完畢，除歸還第一年本額外，總計收入全額約合國幣四千八百萬元。（二）現在收支狀況，截至本日止，所有借款項下，已經售出棉麥之價款，及售出棉麥應收未收之貨價。收入項下：美棉國幣七百五十萬元，美麥粉國幣一千九百萬元。支出項下，運費及手續費等，約國幣三百萬元。收支兩抵，計餘國幣二千三百五十萬元。（三）預計將來收入總額，棉麥銷售，均照市面價格辦理，並未虧折，除上列已售出棉麥貨價餘款總數國幣二千三百五十二萬元外，其餘未經購運美棉麥美粉之收入，應作下列之預算（一）美棉截至本日止，共計已售出約五萬包，若以經過六個月銷售情形而論，餘剩美棉，銷售須約一年方可竣事，但因近來市面積存不豐，至本年夏間，或可有躉批售完之希望。按照市價估計銷售，餘剩美棉收入，除現在業經收到之國幣七百五十萬元外，以現在匯票行市計算，約可得國幣一千五百萬元（二）美麥借款全額爲美金六百萬元 ，共可購美麥約三十二萬噸假定每担平均四元，每噸合六十元，則美麥三十二萬噸，收入約爲一千九百萬元內應減除運費，約三百萬元外則銷售美麥收入淨數約爲國幣一千六百萬元。（三）美粉截至本日止，共祇售出三百噸，其原因一則係職處不欲以美粉在目前國內市場，與國粉競售。一則因美國當局，對於世界價格，亦不能贊同之故。惟如將來市面需要價格合宜，自可儘量購售，則預計美粉一項，可餘國幣五百萬至一千萬元。依照上述計算，截至年終止，預計約可淨收美棉國幣二千二百五十萬元，美麥國幣一千六百萬元，美粉國幣五百萬至一千萬元，共計國幣約四千三百五十萬至四千八百五十萬元，職席德懋謹呈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國府爲促進經濟建設改善人民生計調節全國財政起見，於二十年六月成立全國經濟委員會籌辦處，去年十月正式成立，經辦全國公路水利工程公共衛生農村建設等事業。關於公路者，曾於二十一年五月起督造蘇浙皖三省公路，計全部建築費爲三百十九萬九千元，所有滬杭京蕪蘇嘉長宜京杭杭徽六線，均已先後完工通車。二十一年擴大建築計畫，督造豫鄂皖贛蘇浙湘七省聯絡公路，已完成公路四千餘公里。關於水利，二十一年九月接辦國府救濟水災委員會，移交未完工程，培修江淮漢贛四河幹堤，並於裏下河歸海各港，加以浚治，以疏洩淮運入海之水，建築門龍港何垛河潮水閘各一座，以障海水潮汎之倒灌。又於豫省黃洛沙頴諸河之重要地點，築造沿河堤閘橋樑，以保農田，據調查所得，各項工程，於完成之後，受益田畝計有六千七百餘萬畝之多，關於湖北堤工，該會二十一年接辦鄂省水利堤工，於二十二年二月間着手開工，趕於六月中旬全部完工 ，計完成土工五十處，用土八十七萬六千五百方石土五十四處，用石五萬方，全部工程標價合一百十餘萬元。關於公共衛生，此項設施，由中央衛生實驗處經辦，二十一年該會隸屬於經委會該處內設置，細菌化學製藥寄生虫衛生工程，及模型幻燈片等各項製造實驗室，數年來對於海港檢疫事權之收回，上海市霍亂之防治，醫學教育之調查及改進計畫，均已先後舉辦。又與各地方政府協助促進一切醫療衛生之設施。此外對於農村建設方面，會於農田面積鄉村人口土地分配租佃關係農業金融，及主要農產品，與其出產消費運輸改良各情形，加以縝密之調查。並曾搜集有關農村合作社之各項材料，擬訂各項農村合作研究問題，徵詢專家意見，藉便規畫進行。二十二年六月，又接辦救濟水災委員會，移交農振事務，於皖贛鄂湘四省，實行農貸，以爲救濟農村之一助。對於蠶桑方面，會分設杭州句容蠶桑試驗區，並輔助南京蕭山及金壇蠶桑試驗區。又於試驗區內，另設指導所，指導農民各項飼養方法，成績均能滿意。

自棉麥借款合同簽定後，各方以興辦事業 ，請求該會在棉麥借款項下，撥款補助者，計截至本月二十日止，所請款項，總數已達十萬萬餘元

之鉅，超過借款額數二十五倍以上。茲將各方請撥棉麥借款，有數可計者，採誌如下：(一)屬於中央各部會者，內政部四百萬元，完成長江各地形測量。內政部三百萬元，辦理衛生事業。內政部華北水利委員會三千二百六十六萬八千六百元，辦理永定等河水利工程。內政部太湖水利委員會六百萬元，疏濬吳淞江及常鎮運河，暨建築天目山蓄水庫。實業部四千四百萬元，辦理農民銀行及改良蠶桑等事業。教育部一千萬元，作為農業文化特種基金。鐵道部五百萬元，修築粵漢鐵路。 交通部三千二百六十萬元，改良郵電航政，交通部三十萬元，整治揚子江水利。司法行政部六百萬元，充移犯墾殖等經費。黃河水利委員會一千六百三十一萬三千二百五十元，辦理黃河善後堤工，整理河口及水利測量。導淮委員會五千四百八十萬元，開闢入江及入海水道。僑務委員會五十萬元，開墾荒地，救濟失業華僑。農村復興委員會三千三百萬元，改進農業經費。蒙藏委員會五百萬元，充振興蒙藏經濟文化基金。(二)屬於各省市者，江蘇省政府六千八百五十四萬元，救濟農村，改進實業。江蘇省政府一百二十萬元興修江南海塘。江蘇省政府三百萬元興築射陽河閘。武進布業公會一百萬元，籌設印染工廠。江蘇省商聯會二千萬元，興辦人造絲廠。江北運河工程局三百四十七萬六千元，辦理運河水利工程。安徽省政府二百九十八萬元，補助特種建設經費。安徽省政府一千萬元，辦理振災水利交通及興復農村。安徽民財建三廳五十萬元，辦理倉庫。福建省政府十五萬元，疏濬蓮柄港。江西省黨部二千萬元，為善後建設之用。江西省政府二十萬八千元，修築圩堤。浙江省政府四千一百萬元，興蠶絲及生產事業。浙江省政府一百六十一萬五千二百七十元，興修海塘。全浙公會二千萬元，收羅新谷。胡備珍一千萬元，闢三門灣。杭州市絲織公會六百萬元，創辦人造絲廠。紹興旅滬同鄉會一千九百三十萬元，治理曹娥江水利測量築堤及築造受水池。杭州市政府一百萬元，疏濬西湖。河南省政府五百萬元，復興農村。河南特區救濟會五百萬元，救濟匪區災民。河南省黨部一千萬元，興辦周襄鐵路。劉總司令鎮華十八萬一千元，修築淮堤。湖北省政府四千萬元，興築許光鐵路。湖南省政府一千六百八十萬元，興辦水利礦產交通實業。黃華三一千萬元，興辦錫銅鐵礦救濟農村。周震麟一千萬元，興辦湘省礦產。四川善後督辦劉湘一千五百萬元，救濟農村。四川善後督辦劉湘及四川省政府五十萬元，修理都江堰基金。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八軍軍長鄧錫侯一百萬元，救濟川災。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文輝三十萬元，修理都江堰。四川剿匪區安撫委員會五十萬元，救濟難民，復興農村。廣東省政府六千八百六十六萬元，籌辦鋼鐵等廠。廣東省政府二百萬元，救濟蠶絲。雲南省政府一千二百萬元開發滇礦。雲南日報公會及農業推廣委員會二千萬元，開發邊疆。貴州省政府五百萬元，辦理實業交通。陝西省政府二千九百〇三萬七千九百四十元，辦理西北工賑。甘肅省政府一千五百萬元，辦理交通水利農林畜牧。甘肅省政府三百二十七萬六千七百五十元，興辦農民銀行。甘肅省政府三十萬元 ，恢復織呢廠。甘肅省黨部一萬萬元，完成隴海鐵路。青海黨政各機關五百萬元，救濟農村。青海民衆請願大會五百萬元，興辦實業，救濟農村。青海邊區警備司令部一百萬七千二十元，建設海南綏遠省政府七百二十萬元，辦理農林水利畜牧交通。綏遠省農會等五百萬元，救濟農村。山東省政府二百萬元，救濟黃河水災。山東建設一千七百二十六萬元，興辦水利。芝罘養蜂場一百萬元，設立蜂業實驗所及學校。河北省政府六百五十萬元，辦理造林水利等事業。(三)屬於其他者，墨國被難華僑維持會五百萬元，創辦農場，救濟華僑。中華圖書館協會一百萬元，擴充圖書館事業。機製麵粉廠同業公會五百萬元，救濟粉業。中華棉產改進會四千萬元，專供植棉費用。中國第一水功試驗所董事會二十六萬元，設立水功試驗所，鄧樂煤礦公司二千萬元，救濟煤礦業，劉守中等提議二千萬元建築寧濟鐵路，共計十萬〇二千三百六十八萬三千八百三十元。

鹽務稽核機關兼管行政事宜之收效

劉雋

我國鹽務機關，自民二因善後借欵之關係，中央除於財政部設立鹽務署之外，且創立鹽務稽核所制度。各省區設鹽務稽核分支所，產區有鹽運使署，銷區有摧運總分各局。於是中國鹽務機關，形成二大系統：一爲運署摧局，一爲稽核機關。前者職司場產運銷徵課等事，組織仍爲中國式；後者專司稅欵稽核監督事務，組織完全洋式，且多用外人。兩種組織互相對立。故其時之運使摧運局等，因受外人稽核之監督，一時稅務行政上之弊絕風淸，爲歷來所罕見。民三而後，該所權力伸張，所有正稅完全劃歸徵收，其餘一切雜欵附稅，尙歸原官徵收；民四五兩年之間，將所有正附稅改名鹽稅；民六改稱鹽稅爲鹽欵；至民八一切鹽欵已盡歸管理，該所權力乃更進一步，幾乎盡握鹽稅項下之出入兩大權。如此直至民十五六兩年爲止，可謂稽核所之極盛時代。惟北伐以前，革命政府在兩廣地方即以其爲帝國主義之機關，於民國十二年先後撤廢之。十五年革命勢力伸入長江，均厲行此策。至十六年北伐成功，國府奠都南京，財長古應芬，以其爲債權國干涉內政之機關，將全國稽核分所一律停止職務。其時因華北方面令不得行，僅揚州松江兩浙等處實行裁撤，徵稅權交由各地運使接收。旋因二次北伐，國奉合作，統一全國，華北各分所始相繼撤廢。正擬設立鹽務監理局辦理收稅事宜，未及實行而古已去職。繼之者爲孫科，復提議恢復稽核制度，將該所改爲僱用洋員之自主機關，辦事方法雖仍爲洋式之組織，而用人則以本國人爲主，外人爲附，因各地軍人不允交出稅權，分所未能成立。十七年下半年宋子文長財政時，先恢復兩浙兩淮四稽核分所，將稽核稱放各事務劃歸各分所辦理，收稅仍由各地方機關經徵。至十八年八月乃重訂章制，將收稅權全部移交；各地方分支所亦全數恢復。因外人管理比較認眞，二十年四月乃將緝私大權亦併入管理。稽核所權限既大，經費亦增。在初恢復之民十八年，半年開支已爲五百四十六萬餘元。近年以來，在預算上該所全年經費爲八百三十萬元，而實際上之支出，則常在一千萬元以外。稽核機關辦事效能雖高，權力既大，終以有運使摧運局之存在，兩相對立，行政極不統一，且各自爲謀，在事務上，行政效能既甚弱微，而在經費上亦極不經濟。據全國經濟委員會發表之財政報告，民國二十年鹽稅預算，總收入爲一七三，四〇〇，〇〇〇元，而一切徵收行政之經費開支爲一三，四〇〇，〇〇〇元，幾佔稅收之十分之一；實際上，據鹽務彙刊第二十七期所載是年鹽稅收入總數爲一三七，一〇六，〇〇〇元，而經費開支爲一七，二四五，〇〇〇元，已超過稅收十分之一。二十一年三月日人在東省强佔鹽務機關，三省全部鹽稅收入連同外債攤額（外債攤額每年奉天爲八九〇，九〇〇元，吉黑爲一四八，三

〇〇元，三省共爲一，〇三九，二〇〇元）悉被截留，直接間接每年損失鹽款約三千餘萬元。前財長爲節省開支起見，即擬具辦法，將內而鹽署外而運署權運局，一律裁併，歸稽核總分各所經理彙辦，產區運署由各該地分所經理接收彙充，銷岸之權運局則由該地之稽核員任之。命令頒布以後，銷岸方面，湘岸權運局於二十一年八月由稽核處接收（見是年八月四日中央日報，同月六日大公報）；皖岸於同年七月二十三日接收，並將該局由大通移至蕪湖，與稽核處同處辦公（見是年八月十六日中央日報，及同月十七日大公報）；鄂西兩岸亦於同年實行彙併（同上報）。同時產區方面，兩浙運署於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歸併該區稽核分所（見二十一年八月六日杭州民國日報及同月十一日大公報），山東於同年八月十日彙併（見二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大公報）兩淮福建之運署稽核分所亦於同年先後彙併，長蘆於二十二年十二月四日彙併（見二十二年十二月五日庸報）。截至二十二年年底止，湘鄂皖蘇浙閩魯豫冀等十省，已依此計劃先後由稽核分支所經理彙辦運署權局鹽務事宜，除粵桂川滇黔晉因中央權力不及，未能一致實行，陝甘寧綏三省因向無稽核分所之設立，無從彙併，此外凡中央權力所及之全國各大區，幾乎全部實行。兩年以來，已實行彙併機關之各省區，運銷徵稅稽核事權既皆集中於稽核機關，鹽務行政統一，效能增高，辦事上既見敏捷，經費亦大見節縮。如稽核經費在民國二十年度計八百四十餘萬元，行政經費計六百八十餘萬元，至民國二十二年度各區裁併機關後，行政經費僅有三百六十餘萬元，計省去二百八十餘萬元，足見其收效之大（民二十三年一月二十二日時事新報）。此爲直接節省經費之收效。其間接因鹽務行政之統一，辦事敏捷，效能提高，而使運銷納稅手續，簡單迅速，革除陋規，肅清積弊，尤爲收效之最大者。此點可於下舉數例之事實中見之。例如湘岸在稽核處未接辦權運局以前，運銷徵稅大權皆歸權局。該岸行銷淮鹽，向由十二圩以司馬秤秤放，但售鹽則用當地局秤。每司馬秤一斤，折合局秤一，〇三三六斤。每票到岸之鹽，按局秤折合，應爲四千四百二十三擔。每票按四千擔納稅，是爲正稅。其餘四百二十三擔則爲餘鹽，向不納稅，售出後歸商獨得，而稅款則由官商朋分，是爲陋規，向由鹽務行政人員包辦。稽核所屢思革除，終以事無左證，權力不及，無法查辦。二十一年八月稽核處彙辦權運以後，乃徹底查辦，先後懲處貪污人員二十餘名，並減低商賣牌價，永遠斷絕陋規之源，令商人具結不再進賄，以清積弊。此其一。（見民二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天津益世報，時事新報）又例如皖岸在權運局未彙併以前，陋規名目繁多，如驗費，請咨費，佈告費，執照印刷費等等，多者每票四十五元，少者十餘元，皆爲公開之陋規。以皖岸每年銷鹽約八十餘萬擔計之，此項陋規每年約有四五萬元之巨。自二十一年七月由稽核處接收以後，即將一切陋規完全禁絕，商民莫不額手稱慶（見同年八月十七日大公報）。此其二。以上爲銷岸之例。再如產區之兩淮，陋規積弊亦重。淮南向有釜灶捐，土地捐，浚濠捐；淮北亦有池捐，浚濠捐，保坍捐，土地捐等。凡此皆納稅以外之需索，每月均須繳納，鹽民負擔甚重。兩淮稽核分所經理繆秋杰彙理運使以後，於去年二月呈准財部，革除積弊取消陋規，現已一律免去（見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央日報）。此外各彙併省區無不積極革除陋規積弊增高行政效能。總之，現今我國鹽務機關之雙料組織，二大系統對立之現象，於事權既不統一，經費開支亦大，尤以運署權局效能低微積弊特重。現經彙併各區已收效驗，當局宜進一步將全國十一鹽務行政區，統改由自主之稽核機關彙辦，更須提高該機關效能，於場產管理設備完成後，再進而將銷岸之行政稽核緝私各機關，實行裁撤，使收稅增加而開支減少，由節流方面，達到整頓鹽稅之目的。此與財政原則相合，亦事實上所能辦到者也。

「娜拉走後究竟怎樣」讀後

江寄萍

讀了銷冰先生的「娜拉走後究竟怎樣」，引起我寫這篇文章的興趣。

在未討論這問題之先，我們似乎應當先要明瞭易卜生當時的社會背景。他的娜拉是一八七九年出版的，那時正是十九世紀，由這我們可以推想到那時挪威的社會情形是怎樣，恐怕不禁挪威一國，就是全歐洲都瀰漫着這種未能解決的社會問題。那時的中國不要說來想着解決這問題，就是做夢也未曾夢想得到。但雖然那時未曾夢想到，然而終有迎頭遇到的一日，這彷彿一種潮水，會慢慢的濺到這邊來，你想躲避都躲避不了的。現在到了二十世紀中葉，這種問題便輪流到中國頭上來了。該輪到中國人來解決這種難題了。

魯迅前幾年就有一篇「娜拉走後怎樣」，便在這篇中討論過娜拉走出家庭之後，社會上要發生什麽影響。她本身又將受到什麽影響。在討論這問題的時候，魯迅不單為娜拉的前途發生悲觀，其主要之點像是還詛咒着當時的社會。他說：「一個娜拉的出走，或者許不至於感到困難的，因為這人物很特別，舉動也新鮮，能得到若干人們的同情，幫助着生活……然而倘若有一百個娜拉出走，便連同情也減少，有一千一萬個出走，就得到厭惡了……」他由這種社會的現象，便推測到娜拉的離開家庭未必能有什麽好結果。不是仍然退回原路，還回到家庭，必是自己甘於受痛苦去墮落，除了這兩條活路，便是自殺，但是自殺實在不能算是一條自救的方法。魯迅在當時也感覺這種問題之難以決解，因為這問題並非單純的，實在關係着中國數千年來的家庭制度，尤其是關係着數千年中國社會的因襲思想，在這時最感困難的就是有許多許多的娜拉要走出家庭，恐怕幾千幾萬都不只，這種問題，並非社會的同情能解決的，也並非男方或女方稍微犧牲一點，稍微容忍一點便能解決的；即或中國的情形轉變了，不像魯迅所說的，有千萬個娜拉的出走，都能得到人們的同情的幫助，這問題就算解決了嗎？這千萬個家庭中的男女都能為對方犧牲，在家庭的形式上看來，固然都是和美的家庭，然而在事實上，未必能如此簡單，所以儘是犧牲，仍是不能把這問題很圓滿解決了的。魯迅在當時便看出這問題之難，所以他也不能明顯的指示出這難題怎樣才能圓滿的解決。我們從他這幾句話中便可以看出：

「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嗎？也還是傀儡。」

回到家庭去，仍是作傀儡；得社會上同情的幫助，仍是作傀儡，自己握得經濟權，也還是傀儡；墮落和自殺更不必說了，以上雖然娜拉所做的各種方式不同，然而皆是傀儡，這是可斷言的。這樣看來娜拉想要不做傀儡，勢必非要採取另外的步驟不可，不然，無論是仍回到家庭，或根本不

離開家庭，或握得經濟權，這問題仍然是沒有解決。

娜拉走出的問題，易卜生沒有解答，魯迅未能說出確實的解答方案，就連鍋冰先生也仍未說出一條明白的道路，因爲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是娜拉「後走」怎樣，而不是勸娜拉根本不要走。倘若現在娜拉能不走，也不管家家是幸福的，還是不幸福的，她仍能勉强的維持下去，便是中國現在尙未到討論這問題的時期，但是現在不是這種情形，有數千數萬的娜拉感覺現在非要離開家庭不可，所以我們現在須急謀解決第二步的方法，應當想到她們的出路怎樣？就彷彿我們身上長了一個瘡，如果不忍痛割治，這瘡勢必要漸漸潰爛，然而我們現在卻不想方法來割治，反說教他在身上暫時長着吧，慢慢就會好了。這眞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所以在鍋冰先生的文章中令我看了不能滿意的就有以下這幾點

（一）此題爲「娜拉走後究竟怎樣」，而鍋冰先生僅是勸告了一番娜拉最好不要走，因爲大家都要一走，在社會上發生的影響很大，彷彿中國還沒有到那種時期。

（二）鍋冰先生的意見，以爲中國家庭中所發生的問題大都在物質方面，或道德方面，如見他人得豐衣美食，自己也想效仿，以至不顧家庭的環境怎樣，各人生產的能力怎樣，便這樣盲目的追求着奢靡的生活，所以家庭間就發生了裂痕，這是關於物質一方面的，其餘關於道德方面的，如在街上看見他人的裝美，便對自己的太太起了厭惡，在交際場中見着別的男子闊，於是這個女人便對於自己的丈夫感覺不滿了。

（三）鍋冰先生在這篇中讚美了舊式家庭的美德，說因爲有道德的維繫，夫婦皆能「從一而終」，所以家庭永遠是和美而無裂痕，社會的秩序永遠安寧。

（四）鍋冰先生主張，多偏重於唯心論，他很贊成西洋人的「爲愛犧牲」，他說男女雙方無論那方稍微犧牲一點，便不致於後來弄的焦頭爛額。

現在我把這四點逐一的參加以自己的意見：

（一）娜拉走後的問題，實在是中國一個當前的社會問題，因爲現在的確有許多人，像娜拉似的，感覺自己是傀儡了，便想走出去不再作傀儡，自己想有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活潑的生活，於是一部份的娜拉便走出了，一部份還在觀望着，只要那走出去的娜拉得到圓滿的結果，這一部份便要急起直追的，不然她就情願仍作家庭的傀儡，雖然是痛苦，然而離開家庭仍然是痛苦，所以還不如不走，但有一部份已然是走出去了，在這時我們是應當給她們想一種善後的方法呢？還是勸她們立刻都回到家庭呢？回到家庭仍然是傀儡。她們已竟感到作傀儡的苦痛而走出了，現在再教她們回去作傀儡，這苦痛豈非更大！就是根本不離開家庭，在娜拉方面是苦痛，然而在對方也未必就不是苦痛，這樣就是家庭中很安寧，然而裂痕也更深，勢必總有一天要全盤破碎的，這樣因循下去的結果要比當初還惡劣，所以勸娜拉不走，的確不是解決這問題的圓滿的方法。

（二）鍋冰先生責備現代的男女多因於物質的奢求與道德的不健全，遂造成了家庭的裂痕，這兩點雖然也有相當的理由，但娜拉之想離開家庭不一定完全是因爲這個。其主要的緣因還有心理上的不滿，也就是鍋冰先生所說的，「在男女相互的問題」上根本發生了疑問，這是不可用簡單的勸告所可收效的。我的意見以爲如果男女雙方皆不事「奢靡的

追求」，這倒也皆饒全，家庭中便能不發生問題嗎？也仍是要有問題的。所以娜拉之走是一種自然的趨勢，就彷彿水從山上流下來，擋是擋不了的，能夠教牠流下來，有一個安定的所在，而不傷及田禾，方是美滿的辦法。

(三)這第三點我最不贊成，舊式婚姻固然是有幸福的，然而未必都幸福。幸福的固然可以不必去管牠， 其不幸福的， 就這樣因循苟且的下去嗎？鋗冰先生說「從一而終」其中有道德的維繫，還是誠然；然而說這是美德，却未必盡然。因爲舊式的婦女能「從一而終」反而使雙方愈感苦痛，愈使社會上造成許多的罪惡。舉一個極簡單的例，如男子不滿意他的妻，而去嫖娼，納妓，沉湎，賭博，因爲他在家庭感不到興趣，勢必要去尋求各種不正當的娛樂以消磨自己苦悶的光陰，這就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即或男子皆能以道德自範，他的苦痛恐怕更要深了。在女子方面雖然能從一而終，然而感不到人生的樂趣，對於自己的丈夫不能有感情的聯絡，只在形式上面是如膠似漆的堅固了，這種家庭還有什麼意味。我認爲這不是一方面的犧牲，却是雙方的犧牲，不僅是簡單的家庭破壞，也更是全社會的致命傷。假若中國有多數的家庭是這樣的，你便可以猜想出中國的社會是怎樣壞了。固然我也不贊成現代青年盲目的戀愛，但我認爲這是一種過渡的趨勢，就連現代青年忽然結婚，忽然離婚，都是一種進步的現象，這種當然是不健全的，然而我相信以後一定有一種較完美的辦法，起而繼之， 這要看研究社會問題的人，怎樣給他們的指示了。若僅僅提倡「從一而終」便認爲是美德，實在難免有「開倒車」之誚。

(四)鋗冰先生討論這問題，多偏重於唯心論，說「爲愛犧牲」便可以教家庭幸福，這一點我認爲他的觀點太狹了，脫離家庭也可以是「爲愛犧牲」的。在魯迅在「娜拉走後怎樣」的文中便有一個例子，現在不妨把牠鈔錄一點：「娜拉要怎樣才不走呢？或者說易卜生自己有解答，就是Die FrauVom Meer海的女人，中國有譯作海上夫人的。這女人已經結婚了，然而先前有一個愛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尋來，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和那陌生的人會面。臨末，她的丈夫說：「現在放你完全自由，走與不走你能夠自己選擇， 並且還要自己負責任。」於是什麼事都改變她就不走了。 這樣看來， 娜拉倘也得到這樣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這一個例子大概就是鋗冰先生所謂之「西洋人也是以忍耐或道德維持其家庭的 。」但我的疑問 就是這樣：假若娜拉能因她丈夫給她這種自由而不開離家庭了，這是否就是家庭的幸福呢？自己固然是爲愛犧牲了，在她的丈夫也許愈感痛苦，是自己犧牲了，適足以造成人家的痛苦，所以如果遇到這樣情形，娜拉還是走比較合適，這也是另一方的「爲愛犧牲」，爲愛犧牲不一定以維持家庭作標準。

以上我所說的不過是自己的一點感想 ， 至於「娜拉走後到底應當怎樣」？我自己是無從解答的，也實在不敢冒昧的解答，這是中國當前的很重要的社會問題，也並非三言兩語所能說盡的，所以現在謹把我的私見供給大家，以備將來作研究這問題的參考。

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成。

杏山草堂詩話（九）

曾嘯字

奉新許仙屏先生，振禕。於清光緒中葉，任東河總督。駐節汴省。獎拔士類。提倡風雅。流風餘韵。士林艷稱。在河督任內。暇輒爲詩。其哭鄧彌之先生，律詩十六首。尤傳誦一時。蓋先生忠愛之思。友誼之篤。暨當時江軍之成敗。與一時諸賢之離合聚散。不難就詩中得之也。其一，淚河西注返湘州。死盡浮生舊匹儔。豈忍衰齡爲遠別。更堪一訣是千秋。賢名信有蛇年阨。旅寓終罹鵩舍憂。我慟匪關知已盡。四朝文獻恐難求。其二，少日都梁一俊人。褐裘岸幘照青春。小心四海能求友。滿足千程急衛親。遭逢天地有風塵。同時落魄長安道。尊酒招呼話苦辛，其三，悵望人間百事違。辭官重戀老萊衣。重圍趨死義不辱。蕭寺報恩情庶幾。完節居然名地好。冒功那問幾人非。當時祇有西江月。曾照危陴淚暗揮。（自註君棄官省父於圍城中，）其四，北蘭寺前荒草稠。婁妃墓下寒江流。兵塵一掃無陳迹。旅客傷心更獨遊。避地酒徒頹盡墨。傍湖春樹色光秋。可堪符節無人綰，付與書生類楚囚。（自註江軍招成，無人願將，大府遂委君，領攻撫州，）其五，鍾陵直下古臨川。新領蒼頭士八千。勸客南行焚筆硯。從征西市買鞍韉。異才不信爲時出。强寇能摧棄甲旋。終是虎頭無骨相。中山一謗又空拳。（自註君率江軍東征，連克進賢東鄉，遂圍撫州，數十戰皆捷，）其六，霜天黃菊作重陽。戰地書來更斷腸。烈士盡爲知已死。寒郊枉是哭人忙。鯨魚失勢成京觀。燕雀何人處畫堂。秋盡風蓬從四散。始知吾輩可憐傷。（自註撫州之役，君於七月中讒謝去，余與同人皆返，而林君源恩，耿君光宜，以名將同殉，）其七，同謁征南幕下年。麻源高會最多賢。迂辛短李爲歡謔。刻燭聯箋放老顛。告別又經新歲月。寨兵重訪舊山川。不堪並馬城南路。暮雨蕭蕭絕可憐。（自註，咸豐己未春仲，君重訪湘鄉師相於建昌軍中，復隨大軍駐臨川，因尋林耿二君殉難之所，悽咽欲絕，）其八，京塵相逐忽軒眉。三月楊花似海時。客久鸞龍雄意氣。交深金石少磷緇。直言盡罷劉蕡策。遠適終傷王粲詩。詎料吾軍眞早發。茫茫詹尹似先知。（自註，庚申春夏，同人聚京師者，湖南則君與郭筠仙龍白皋王壬秋蔡與循，黔蜀則莫子偲趙元卿李眉生，雲南則劉景韓筠生兄弟，江南則尹杏農，江西則高伯足與余，迭爲文酒之會，並時失意四散，子偲述杏農語爲詩曰，吾軍久摧頹。不爾非全傾。詠哉杏公語。沈痛不忍聽。蓋紀實也。）其九，變起倉黃天地昏。纍臣無復謁修門。滿城一潰皆魚爛。失路方將化鶴猿。海國滄桑催返棹。楚歌蘭杜與招魂。乘時各奮風雲會。那有巫陽下問冤。（自註浙江難後，君即奉親不出，）其十，青山紅樹白香湖。免爲君王再荷戈。返哺盡聞烏鳥樂。獻嘲羞幸草堂無。水中金石看千變。谷口池亭記八愚。猶有高名動寥廓。著書憤世隨王符。十一，翰墨場推老伏波。故人招隱出煙蘿。軍籌機筆雄誰並。銅柱勳名勸幾多。拜表元戎聞薦達。罷官下瀨自蹉跎。蕭然百學經行地。祇草龍蛇落澗阿。（自註，同年劉印渠制府，招君從事桂管，累欲論薦，而均力辭，）十二，悔別師門三十年。西州重過淚潺湲。逐良早白清湘鬢。供奉休週賀監船。曾感吐茵容國士。共來持菊薦江天。平生風義悽懷甚。更苦城危夜雨懸。（自註，別三十年，再見江南，因乞主講文正書院，）十三，河鯉江魚各自流。勞君高興動扁舟。不辭千里迫年盡。相引一觴爲道憂。老大心情雙白鬢。嘯歌天地總青眸。追歡郤有前時感。力與排愁未解愁。（自註君自江南犯歲暮風雪，訪余大梁，時論壯之，）十四，雨絲風絮黯平蕪。此別分襟更可哀。目極天涯孤客返。夢懸江表尺書來。苦懷未忍從深訴。慰語重遊約後回。白髮故交寥落盡。不禁清淚濕蒼苔。十五，千里飛書自告亡。一驚斷盡故人腸。臨危所眷惟知己。閱世如流益可傷。留集東林謀不朽。修文望落恐猶忙。素車行哭吾無及。慚負人間范與張。十六，濡淚吟成紀實詞。還如杜集有嚴詩。騎鯨天奪胡偏遽。捫蝨談深故可思。一例文章憎命達。從來孝友是男兒。龍驤鵬起俱塵土。只讀林宗第一碑。綜讀全詩。蒼涼悱惻。情見乎詞。第一首，總攬全文。二首，寫二公在都同官中書時事。三首，叙鄧公假歸至南昌，佐其父按察公城守事。四首，叙鄧公之將江軍。五六兩首，叙鄧公領軍之戰勝攻敗。及因讒去職事。蓋鄧公在南昌。以賦蘋果詩，愧某翰林。某乃以蜚語，致爲提學劾奏。江軍因飄零以盡。時許亦在江軍幕。後始入曾公幕也。七首，叙在曾幕建昌臨川時事。八首，叙庚申諸賢之聚。暨後來之散。九首，叙鄧由曾公保薦，以道員赴浙。未幾浙軍潰。鄧遂奉親不出事。十二首，叙許公在江藩任內，建文正書院。延鄧主講事。十三十四兩首，叙許鄧在大梁之聚散。十五首，叙鄧以書抵許，託後事事。十六首，歸結于文章憎命。并推崇鄧公之孝友。文情相生。大力包舉。雄健處似杜。超逸處似蘇。驅眞不涸之源。沈機絕險之域。律詩之最高唱也。同光間江西詩人。當以許公爲巨擘焉。

鴉片戰爭新史料（八）

淮安笑虹宋默藏
國聞周報社選

（五十九） 浙江傳來對聯

逆不靖，威不揚，二將軍難兄難弟；
波未寧，海未定，一巡撫憂國憂民。

紅鬼，白鬼，黑鬼，俱由內鬼；
將軍，制軍，撫軍，總是逃軍。

海邊何用山經書？
朝內空懸芝鶴圖。

（六十） 吳門老秀士魯襴仙上潘芝軒相國

再拜奉上平章相國閣下：惟公歷待兩朝，參贊機密，任不可謂不久，復遭聖朝，都兪堂陛，是宜竭志盡忠，仰酬萬一，軍國之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矣。乃自枚卜以來，歷有年所，求所謂啓沃君心，宣布美政者，未有前聞。抑果安于希旨固位，全軀保妻子而已耶？非所以慰天下士民之望也。某于二十年前，見希夷錢貨之盛行，鴉片之流毒，已竊竊慮之。自恨疎賤，徒喚奈何。每當酒酣耳熱，誦兎爰之詩，歌龜山之操，以寄抑鬱無聊之志而已矣。夫以某之庸愚，猶且逆料今之變，明如我公，而謂早不見及此者，非人情也。某雖伏處孤蓬，當先皇帝時，草三無疏，願獻之轅、座，凡以思患預防，可補盛治也。三無者何？無官，無軍，無財。旣而思之，無論棄我言而不用，即用之未必行，行之未必久，不且令天下笑朝廷之無人乎？今老矣，且暮將死，猶念邦國之瘁，杞人之憂；貴如我公，而不感知遇之恩，非人臣也。當上御極之初，公因未登台輔，其不敢越俎而謀者，人臣之職分，宜也。今則儼然相矣，相且不言，誰當言者？亦誰敢言者？夫各省凶荒，議蠲議賑，恩不下逮，徒飽胥吏矣。撫字下考，催科上考，縣官浮征，又倍於昔，剝民媚上，營求美缺，倉庫空虛，官囊獨充矣。訟牘積壓，累經年月，酷吏遵律，待民如盜矣。軍額旣缺，器械不良，操閱如戲矣。騎射無準矣。調停委署，官無久任矣。科派差役，民不堪命矣。修城濬池，勒捐强派，十室九空，民無上富矣。是豈無一可言者乎？何今寂寂也？談曰：此將帥之罪，督撫藩臬之過，不足爲公病也。相國之職，亦惟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鎭四夷，撫百姓，舉賢退不肖而已，他非所知。然則，公之所愧者多矣。近歲迭遭水厄，冬雷發聲，春霖壞麥，以致米價日增，民無宿飽，怨咨愁苦，各生亂心，尙得謂之陰陽和四時順乎？失職一。外夷狀我官吏，擄我城池，奪我民人，毁我器械，殲戮猶恨未盡，乃琦相納其厚賂，熒惑聖聰，皇上不察其詐，曲從和議，公不於此時極言夷人之順非誠，不當俯就，亦復隨聲附和而示之以弱，誤國家大計，撫百姓鎭四夷者，其若是乎？失職二。封疆大吏，能固結民心，通

兵法者，莫如林則徐，能鎮撫豪强震懾奸盜者，莫如鄧廷楨與周天爵，皆所謂賢臣也。當林鄧遣戍之時，公若委曲保全，天心未必不可回，而公竟漠然也。林鄧既譴，逆夷置酒相賀矣。至河南吳其濬，以嚴刑參周天爵，投荒之罪，似乎有由。某亦不敢爲周辯，然竊惜周才之可大用，使終老死于戍所，非國之利也。當逆夷之初據定海也，定海之民，不甚依附，間有還務，多非樂從，使於此時分撥師兩隊，一由台州伏丹山之後，一由餘杭攻丹山之腋，大軍出蛟門，剋期齊發，晝夜夾擊，民知官軍至，勢必內應，逆夷四面受敵，豈能支持，收復定海，在此時也。而乃擁兵觀望，坐失事機，致夷衆修城固守，牢不可破，此直養貽，才人憤懣也。大經略惘夷人之乏食，米鹽牛豕，饋餉不絕。又幸定海之歸我也，姚江生擒漢奸頭目二十餘口，悉縱之回。夫以經略赫赫之威，復我版圖，直如反掌，而顧以我所力致之頭目，易我固有之土地，又不絕其餉饋而齎盜糧，不已謬哉？琦侯貪鄙傲慢，閣下當深悉其爲人，豈堪視師東粵，作三軍之司令耶？今果喪師辱國，爲逆夷恥笑。且使安南琉球等國，將有輕我中國之意。其爲辱國，胡可忍言？使命下之日，閣下諫止其行，當不致有今日。其所謂舉賢才退不肖，又如何耶？失職三。然是三者，公固無以辭其咎，某亦不忍咎公；何則，盡忠矣而責宜恕，今事無鉅細，出自上裁，相國之權，滿洲偏重。語云兩姑之間難爲婦，公之謂也。雖然，以順爲正，妾婦之道，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爲哉？君子之立朝也，蓋將以行其道也，道不行則恥之，恥其道之不行則諫，諫而不聽則去，區區祿養，何足戀戀耶？且閣下廷試第一，不可謂無名，樞密入相，不可謂無位，年逾七秩，不可謂無壽，此亦極人臣之奇福矣。既徵上壽，貴無復加 ，不於此時有所建白，將何時哉？某今爲國家計，即爲閣下計，欲貧民之不思亂也，莫如沿海州縣，減價糶平米價爲要務。又須擇貪酷之吏，而擢賢良廉潔者，以與休養生息，是之爲安內；欲夷人之不入寇也，莫若復林鄧周之職，東南之事，悉以委之。毋剋期，毋掣肘，毋信讒，而以購活漢奸爲良策。其次則簡選各省駐防滿洲兵丁于要害，吳淞口其一也；是之爲攘外。閣下試爲上剴切敷陳，幸而聽從，社稷蒼生之福也，即不然而乞骸歸里，優游林下，以終餘年，不亦光照簡冊哉？不然，百世而下恐不能爲閣下恕也。某不幸辱於長公子有樽酒之雅，故敢布其區區，惟閣下計之。

（六十一） 江寧議和

江寧省城報：耆將軍委塔章京，伊大人委舊侯張，赴夷船上議事，于是日三更後回城，該夷竟有不欲就撫之意，仍委員赴靜海寺復議，夷目索銀洋二千一百萬元，係賠烟價戰費，須先付現洋銀六七百萬元，其餘本年付給，並要馬頭五處，又要裁汰廣東洋商，此後或自行投稅，或自己投行售貨皆可，需委派大員與夷船面議，方可有成，如有延宕，即要變動。以上俱係夷人之話，是以五更咸大人會同署藩司黃恩彤，出城赴靜海寺，會同馬喇遜羅卜丹嘆哪喳嘛公太等面議，所有該夷人所說各條，均已允諾，共賠還烟價戰費洋銀二千一百萬元，本年先付六百萬元，剩下先付二三百萬元，該夷船即退出長江，其餘一千五百萬元，分作三年付清，若三年內不能付清，還要照本生息，馬頭五處，不能缺一， 所議各條，必須蓋用國寶，以爲憑信。

又報：夷船現泊江寧省城外，現議定給該夷烟價兵費二千一百萬元，

先付六百萬元即退，其餘一千五百萬元，分三年付淸，如不淸，照本生息。

又議要上海，定海，寧波，廈門，廣東五處馬頭，如三年欠項付淸，仍退還二處。

又議廣東洋行，該夷會受其害，定要裁汰洋行，貨到自行投稅售賣。

又議所請各條，要盖用國寶爲信，業已奏出，如不准，即將先交之銀退還，然後開砲攻城，是以先行付銀。委員于江浙兩省，火速籌欵撥解，現在丹陽等處，買牛羊鷄鴨送夷人，令其靜候旨意。

又夷酋所定要二千二百萬洋銀，緣漢人在船上甚多，今退船回國，則漢人無所歸，擬以一百萬元分賞，令其留以養生，如中國將其誅戮，仍興兵來犯。又議撫之時，說到烟土，夷酋言，烟土並非其國所有，係諸他國自禁兩不相涉，如中國禁得住，自不能賣，該夷說話簡捷，諸如此類。

（六十二） 兩江總督照會

兩江總督牛爲照覆事。兩接貴全權公使，暨貴國水陸軍門覆文，閱悉之餘，深佩貴全權公使朝暮思念和好之本心，且云酌定和好通商永久，不但贖城免戰之說，可置不議，凡以先討取贖城免戰之數，並可墊入將來議和需要之總項。非欲逼之所難，尤非令貪酷求財之心，更見公恕爲懷，語之誠篤不欺，尤深佩服。文內所云伸已往而保將來，本部堂知貴國積年在廣貿易，受盡欺詐抑勒之端，不一而足，欽差大臣耆伊，亦均皆知之。現耆伊兩大臣，必要逐一査明，痛加禁革，俾貴國以後通商得利而免害，其貴國所要各條，現有欽差大臣作主會辦，不難指日可成。本部堂不勝欣愰之至。須至照會者。再正在發文間，據張士淳等回署，知貴公使聞有調壽春兵之說，心疑本部堂備文通商一節，全屬緩兵之計，因議於明晨開仗等語。訛言不知從何而起，本部堂已誠信待人，不料竟不爲貴公使所信服，此時如果開仗，非獨城中百萬生靈，受其荼毒，且通商一事，係本部堂再三奏請，仰蒙聖恩准行，今若徑行開仗，本部堂城存與存，不難一死報國，而通商之說，難棄前功，恐貴公使亦無所利也。至壽春鎭兵，前次原經札調，旋因與貴公使議和，當即發文停止，玆將原稿送去閱看，即可釋然。又于初八日辰刻，接到奉上諭一道，謹將原封原摺，一併附呈，貴公使閱看，仍希發回備案爲望。今將所要各條欵，逐一照覆於後。須至照會者。（附上諭）准軍機大臣上諭：牛鑑奏現在逆夷情形一摺，覽奏均悉，昨已降旨飭令耆英，會同伊里布，安協辦理，諒已盡心籌畫，該督發給照會，告以耆英伊里布，皆係親信大臣，奉有諭旨專辦此事，祇須兩國商量安協，該大臣等即可定議，並無游移。惟此次辦理，十分明白簡易，一勞永逸，勿貽後患。至防禦等事，仍應一律嚴密，不可大意。據稱在籍紳士，團練協防，朕心甚慰，該逆反覆無常，情殊詭譎，省城仍應有備無患，欽此。

一、烟價行欠軍費三項，共銀二千一百萬元，貴公使來議，以自中華之日，所收之銀若干，可以扣除等情，足見貴公使公平正直，毫無貪利之心，何勝佩服。但所收之銀，除扣揚州之五十萬元外，下餘五百五十萬元，應即措繳，其下餘之一千五百萬元，作何分年交淸之處，會商善議。

一、唊國官員來往文書，大臣因照會屬員，用申呈批覆札行，其商賈上達，用禀明，兩國屬員來往，各用平移，均屬允協，自應妥商。

一、粵東海關之弊，在於條欵，各司事拘牽舊例，以致遠商受其掯克，即如貨船一到，進口日起，至出口日期止，總督海關衙門，均派有官役押船，而押船之官役，每日均取規費，此外薪水食物，均由買辦之手，上下澳門，令須牌照祇領，此皆大不便於遠人者，而洋商經手稅餉，各種行用使費，無不任意開銷，貴公使條欵所稱，比稅餉價增多一二日，自保實在情形，此時既經通商，本大臣等定必嚴行禁革，以伸既往而保將來，所要香港居住，自必照行，其廣州福州厦門寧波上海五處通商，除廣州一處，本有關稅定例外，其餘各關則例不同，尚須兩國會議，以昭遵守。

一、所要零星各事，仍不得加罪來往之人及釋放被擒被罪之人，均屬可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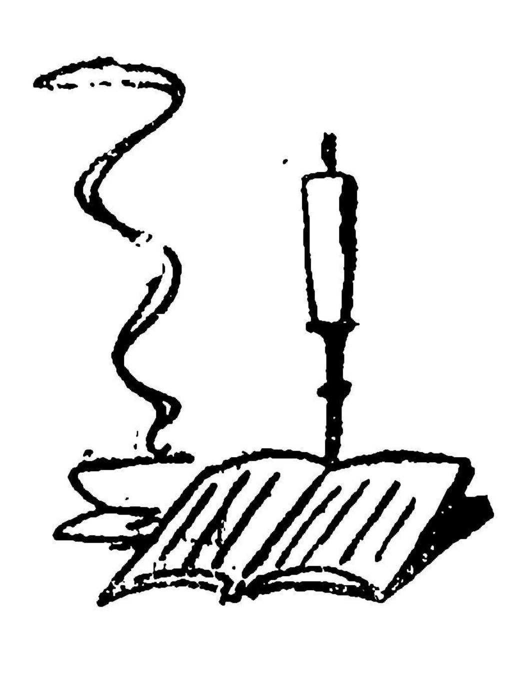
一、和好既定，所有貴國水陸路軍，退讓南京京口等處，不阻中華商賈貨船，其見貴公使誠信修好，然諸無欺，其招寶山鼓浪嶼及丹山三處兵船，必待銀兩全數交清，海口開關，方始退讓，似倘有疑慮之心，本大臣至誠相待，欺詐全無，貴公使再行斟酌。

（六十三）　浙江巡撫劉致江南書信稿

撫綏初定，後患頗多，伏念計出萬全，定必預防流弊，而鄙人愚鄙過慮，有不得不即管蠡所見，爲執事陳之者。查英夷船隻，散處粵閩浙蘇，爲數至多，其中稱有他國糾約來前者。又聞粵東近時，尚有新到夷船數十隻，倘該夷退兵之後，或有他國出而效尤，或即該夷托名後至，別肆要求，變幻莫測，我未能深悉夷情。又安能盡服醜類，此不可不慮者一也。該夷在粵，曾經撫就，追經給予銀兩，仍爾滋擾不絕，反覆成性，前車可鑒。此次議定後，或又稱國主之令，謂郭噗等酋，辦理不善，撤回各國，別生枝節，此不可不慮者二也。該夷屢有前赴天津之謠，去年來投書之陳在鎬，及今年誘獲之郭逆義子陳祿，皆云雖給銀兩割地，總不肯不往天津，而現索通市馬頭，恰又不及天津，殊爲可疑，能杜其北上之心，方可免事後之悔，此不可不慮者三也。該夷通商既定，自必明定章程，各省關口，應徵稅課，萬一該夷仍向商船阻勒，勢不能聽其病商擾課，一經禁止，必啟爭端，此不可不慮者四也。該夷通商之後，各省均照澳門定制，民人與該夷獄訟，須聽有司訊斷，萬一案及夷民，抗不交出兇犯，又如廣東林經喜之案，何以戢夷暴而平民心，此不可不慮者五也。該夷罷兵之後，各省海口，仍須設防，如修造砲台戰船，添設兵伍營卡，非以剿夷，倘該夷猜疑阻撓，以致海防不能整頓，此不可不慮者六也。今日漢奸，盡爲夷用，既許通商，須治奸民，所有內地人民，現投該夷處者，應令全數交出，聽候定地安插，否則介乎夷汗之間，勢必恃夷犯法，從此不法之徒又得陸續投夷，匪徒擾害良民，該夷萬一護庇，官法難施，必生衅隙，此不可不慮者七也。該夷既立馬頭，如除通商之地，餘皆不容上岸，倘有任意闖入，以致民家驚惶，或取牲畜，或搶婦女，民人不平，糾合抗拒，夷必歸罪於官，即起興兵問罪之師，此不可不慮者八也。名曰通商，本非割地，現在定海已將城垣抄毀，建造夷樓，綿亘數里，夷兵挈眷居住，大有據邑之意，倘各省均如定海，恐非通商體制，腹內之地，舉以與夷，轉盼之間，即非我有，此不得不慮者九也。中國凋敝之故，由于漏銀出洋，今各省均有夷船，漏銀較前愈易，會子交子之弊將行，國用民用，生機已絕，此後雖准以貨易貨，比前更須嚴禁漏銀，分毫出洋，殺必無赦，而實

際之開，即在於此，此不可不慮者十也。以上十條，〇〇自必早為見及，無待芻蕘之獻，强聒之言，幸垂恕宥。至于浙省，現在撥解八十萬兩，只能解至蘇省藩庫，不能直解金陵，緣夷信實在何如，此間無從深悉，萬一稍有中變，此銀豈可虛擲。今留存蘇庫，而令浙省委員守之，果能永息兵端，即可起解動撥，倘有可疑，姑緩給予，須爲鄭重餉項起見，諒不責其拘泥也。承示此項銀兩，須勸紳富捐輸歸欵，浙省自軍興以來，商民捐助餉需，爲數實已不少。寧郡爲全省精華，又被逆夷搜括一空，上年秋收本歉，冬間又遭災雪，各屬飢民滋事，業經勸捐賑濟，體商紳情形，實已竭蹷從事。若復以賄夷之欵，勸令捐輸，勢必不應。若如川省之議增糧賦，萬不能行，必至忠義之心，漸成怨怨之氣，故剿夷之民可勸，而賄夷之銀不可勸捐也。他省完善之地，或可勸捐，浙省殘破之區，斷難勸捐，惟有據實陳奏，不敢稍有欺蔽。愚戇之言，惟大君子含容而幸教之。再成敗安危之機，自此而定，譬如病症，本合用大黃芒硝，忽爾瞑眩，一醫頓以參朮，後醫知其悞，始用硝黃，而銖兩輕減，配方雜亂，屢試屢劇，于是庸醫均以硝黃爲萬不可用，而用大劑參朮，病者不復瞑眩，由是遂成痼疾，不可爲矣。就近天下大勢而論之，文官愛錢而惜死，武官惜死而又愛錢；加以兵無鬥志，民有亂心，帑項空虛，脂膏立盡，戰固敗，守亦敗，和復敗。然戰守之敗，敗于無人；和之敗，敗于失策。逆夷之反覆與否，姑不具論，即善後事宜而論，已有儼然不終日之勢。導夷爲逆者漢奸也，除尋常受雇探視放火各犯外，其爲逆夷主謀，執戈相向者，何止萬人，夷雖戢兵，若輩肯放歸田里乎？必仍混迹，亦必藉夷之勢，作奸犯科，以謀衣食，官不能詰，吏不敢捕，一也。夷既以兵脅和，夜郎自大，通商馬頭，清道而前，文武官員，皆將如尹邢避面，二也。取人財貨，掠人子女，出入蘇杭嘉湖等處街市，孰能禁止，三也。不軌之民，干犯國紀，寅身夷舘，即屬干城，四也。民犯夷則惟恐縱民以怒夷，夷犯民則又將報民以媚夷，地方官員，知有夷不知有民，五也。水師將弁，本素懦怯，洋盜出沒，搶刼商旅船隻，或懸大唛國旗號，我兵勢難查戢，且亦愿以此自解，六也。挾兵通商，自必免稅，沿海諸國，大半爲唛夷脅從，此後貨船皆附入英夷，我設關而彼收稅，七也。然此時所痛心切齒者，祗在用兵，誠使兵可不用，則區區之稅，不足復云耳。黃巖一縣，無不吸烟，晝眠夜起，杲杲日出，闃其無人，月白燈紅，乃開鬼市，通商之後，烟禁大開，鬼市將成，八也。兩年來干戈擾攘，專爲禁烟，禁烟專爲漏銀，烟禁仍開，銀盡可待，九也。夫國家所恃以納課通商售物者民也，今法亂于夷，銀盡于夷，雖戢兵其將永久乎？十也。大局既壞，攻捕兩難，而徒咎今日之庸醫殺人，則未爲平允耳。

（完）



日美交換書簡全文

日外相廣田與美國務卿赫爾交換之非正式函件，內容會由日本電通社於本月二十二日傳出，（見上期本報國外大事述要）茲覓得其英文原文，特爲譯誌於次，以備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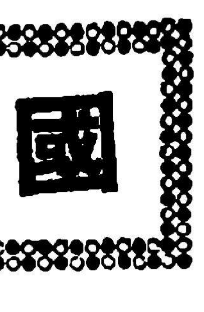
【一】廣田致赫爾函　自美日關係開始以來，迄今正八十年，兩國一向維持友好之關係，此項事實頗饒意義，貴我兩國可堪慶幸者。即在對外貿易方面，兩國所產貨物，極少利益之衝突，一方輒以其所有，供他方之所無，而互成爲雙方商品之良好主顧，年復一年，互相倚畀之關係，與時俱進。鄙人確信，就大體觀察，拌自一切可能觀點，加以研究，貴我兩國間并無何種問題不能以友好態度加以解決也。余信現時兩國間一切懸案，如能以相互了解對方地位之態度，而加以研究，以公開坦白之心胸，而予以討論，以合作與和解之精神，而獲得諒解，則均可圓滿解決矣。余茲竭忱聲明，日本國家素以和平合作，協和萬邦爲其基本之原則，而無與任何他國搆釁之意嚮也。且日本具有誠懇意願與其太平洋對岸偉大鄰邦之美國，深切締結和平友好之關係。余自就外相以來，即對此作最善之努力。茲乘齋藤大使蒞任之初，謹將鄙人認爲有促進上述傳統友好關係需要之微意，率達閣下。余信望日政府此項意願，能獲貴政府予以充分之贊許也。

【二】赫爾答廣田函　接奉新任駐美日本大使齋藤轉來閣下私人非正式之手翰，內述閣下之親善情緒，鄙人極爲欽佩，且表同感。閣下與其他國家敦輯睦誼之努力，余亦引爲慶幸。關於此項一切努力中，閣下均可信賴鄙人，能予以充分可能限度之合作也。來函中述就大體觀察並自一切可能觀點，加以研究，貴我兩國間並無何種問題根本上不能以友好態度加以解決。鄙人對此節意見，充分贊同。且鄙人相信在事實上貴我兩國間對於一切問題，如兩國俱能予以適當的省察，似無一不能用和平方法加以解決也。於遂行國策時，依賴此項程序乃美政府固定的意旨。貴我兩國間將來如不幸發生任何爭執，則美政府將準備以友好精神，考查日本所處之地位，並以和平志願，斷求一公正的解決，一如已往態度，並期待日本政府亦準備以同樣精神，考查美國之地位。尊函述及貴我兩國商務利益，並無衝突及商務關係日趨鞏固一節，鄙人預料美日兩國將繼續發展其相互的貿易，使兩國均有所裨益，即使遇有競爭場合，亦能時常作善意的交換。尊函鄭重申述日本對任何其他國無任何搆釁意嚮一節，余接受此項聲明，特別感覺欣幸。且願乘機明言，在美國方面亦無意與他國間造成任何問題或釀始任何衝突。鑒於上述種種，余切望能乘此機，表示懇切希望，使與東亞有利害關係各國，將現存或將來有發生可能之一切問題，依不碍於任何國，且復對各國能予以確實永久的利益之解決的精神及方法，以討究之。余對於爲維持並增進美日締約以來友好關係之任何提議，如能經由駐美日使或駐日美使轉達鄙人，鄙人均願欣然接受。鄙人誠懇贊同以此爲目的之任何切實辦法，同時亟願與世界各國維持和平善意以及與一般有益之關係。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三年三月廿三日起至二十三年三月廿九日止

（硯農）




國內

孫殿英離軍赴并

西北戰事，於過去一週間，急轉直下。孫殿英見大勢已去，於二十日已通電離軍，二十四日隨富占魁抵臨河與傅作義晤面，於二十八已到并。其部下正由傅作義負責進行編遣。

通電下野經過

先是晉綏軍攻下磴口，孫軍後方重鎮頓失，官兵投降者數千，子彈糧秣損失無算，孫軍乃大爲之氣奪。十八日盧豐年師又通電脫離，形勢益劣，二十日盧豐年與旅長顧孫子象，竇寶璽，謝璞田，彭振國等聯名電孫。勸其體念十數年來甘苦與共之袍澤，即行毅然離軍，俾部下寄託有所，留爲他日對外之用。原電有云：平雞之圍未解，縮編之命不遂，行見中央各軍，陸續開到，大張撻伐。鈞座豈忍以十數年來共同患難之數萬官兵徒犧牲於砲火之下乎？縱不顧官兵之存亡，民衆之塗炭，獨不惜個人以往之歷史與抗日之令名乎？況全軍官兵眷屬，流落包頭五原一帶，接濟斷絕，啼飢號寒，後方既無法維持，地方亦窮於供給，長此以往，何堪設想。現職部已無宿日之糧，預料前方作戰部隊，麕集寧郊兩月於茲，人馬給養之困難，尤必甚於後方。中央各軍一旦合圍，補給無從，以飢困之衆，抗正義之師，恐不待戰死盡爲餓殍矣？語云：良藥苦口，忠言逆耳，事處今日，不得不披瀝以陳。爰即率部聽命中央，不能因小節而害大義，棄公益而全私交。伏念鈞座慷慨過人，素性豪爽，務懇懸崖勒馬，即日離軍，以謝國人云云。

孫軍處境之困難，已可畢現。於是時孫本人亦見大勢已去，於二十日乃電富占魁黎明表示，願遵軍分會五日電辦法，交出軍隊，同時本人亦即北赴磴口。而離軍之通電亦於是日發出。惟於時值晉綏軍騎兵呂汝驥旅到達石嘴子，而孫軍潰兵亦一擁而至。昏夜之間，兩軍混戰，孫軍死傷極多，晉軍亦有傷亡。故當時各方對孫之通電，猶有懷疑，迨二十二日孫已抵磴口，始獲証實。原電如下：各報館均鑒，魁元離職後，所部之于，劉，丁三部已遵照北平軍分會微(五)日電令，于部移駐寧夏河東地區，丁部移駐寧夏附近地區，劉部移駐綏西地區，聽候點編，魁元已於篠(十七)日離開部隊，號(二十)日到達磴口，偕同分會富黎兩代表即日赴平。當此國難急迫之秋，此後當以國民一份子圖報國家也。謹電奉達，諸維台察，孫魁元號。

由五臨到太原

孫氏通電發出後，於二十二日即偕弁兵十餘人，乘馬抵磴口。富占魁事前接電，已在此等候，旋即由富陪同赴臨河。二十四日晚抵臨，即與傅作義晤面，在臨留宿一夜，二十五日經五原赴包頭。五臨及包頭等地，均住有孫部眷屬，孫經過時均加以安慰，沿途乃稍有躭誤。是時平軍分會已得孫氏東上之確報，特令平綏路妥爲保護。二十六日晚六時孫殿英，富占魁抵包，孫即寓中國銀行，拒見賓客。富占魁電袁慶曾，張家詒兩司令，請飭屬沿途保護。二十七日晨離包搭平綏二次車附掛包車東行下午三時半過綏，車到站稍停，袁慶會，張家詒等及綏建廳長馮曦均在站候晤，車站由軍警臨時警戒。孫下車，在站台巡行一週，然後與往迎者登車接談。詢其離軍後對所部善後如何，則謂余既離軍，一切概不過問。並鄭重稱，余此時耿耿在心者，唯拖欠地方鉅欵一事耳，此外無話可談矣！因二十六日閻錫山有電致孫，歡迎孫前往晤見，故孫到大同下車，換汽車入晉。富氏

則乘原車返平。二十八日午後四時孫偕隨員七八人由大同抵并，寓盧豐年宅，孫對政治及所部改編問題，絕口不談。但表示決不他往，擬於五台山或晉祠擇一處作長期休養，何應欽知孫抵并即電閻，請予保護。電云，太原閻主任百川兄，徐主席次辰兄鈞鑒：頃接富參議占魁來電，昨偕孫殿英至大同，孫因身體不適，已轉道赴晉覓地靜養。請飭知經過地方軍警，妥予保護為盼。弟何應欽儉印。孫殿英二十九日午後離并，赴河邊謁閻，報告西北戰事發生經過，由榮鴻臚陪往，當夜未歸，定三十日返并。

孫部善後處置

孫殿英離軍後，其殘部善後處置已成問題，現孫軍各部麕集磴口．石嘴子之間者，尚有劉月亭．于世銘．盧豐年．顧孫子瑜等數部三萬餘人，槍近二萬枝，請求改編。傅作義除已轉呈軍分會核示，以盧豐年于世銘劉月亭，諸人均集三聖宮，傅趙擬到達三聖宮，詳細會商孫部善後辦法惟以臨河三聖宮間，渠水泛溢，道路不通，會兩次出發均中途折回。關於應繳械之部，已由王靖國駐三聖宮辦理。已有數部繳械之俘虜，經派員分期押送後方，給資遣散。按孫部未叛之前，經軍分會認可之數，祗兵七團計一萬零數百人，今較正額多出一倍有餘，當局所能收編之最大限度，亦祗能承認原經承認七團之數，絕不能再聽其增編，故何者應留，何者應遣，須經平軍分會與晉綏軍派人前往點驗後，方能決定，事件之結束，亦非短時期可了。又楊猴小匪部近有流竄企圖，傅作義已懸賞緝楊及其黨康存良．袁占鰲等。生擒楊者一萬元，擊斃八千，送信因而捕獲者三千，康存良八千，袁占鰲五千。

剿共總攻在準備中

南昌將開軍事會議

剿共軍事，自蔣限令於三個月內肅清後，已令飭各路準備聯合進攻。日來正由南路之陳濟棠，西路之何鍵，東路之蔣鼎文，北路之顧祝同等電商互派少將以下參謀人員分駐各路總部內，担任聯絡傳達消息工作，俾收一致之效。

蔣委員長並擬於下月在南昌行營召開東南西北中五路剿匪軍事會議，參加人物限定各路總司令，副司令，總指揮，縱隊司令等，中央所屬及各路軍所轄之空軍最高將領亦一律參加。

各路共匪之現狀

贛南共匪被國軍痛剿後，已化整為零。匪政府會在長洛堡（按在安遠縣北鄉，介於會昌信豐之間）召各界首領開會，討論防禦辦法，決定㈠抽壯丁編警衛連，守禦砲壘，㈡積極增建砲壘，㈢防止匪民逃出，厲行檢查。東路閩西彭德懷，羅炳輝在閩北敗潰後，彭集長汀，連城，羅匪三千餘人犯寧洋，二十三日佔縣城。守軍僅民團林維邦部數百人，不敵，退距城八十里之新橋，已經中央軍開到反攻。第九師出發閩西，二十四日可由漳州開竣。報載港電，共匪攻龍巖危急，厦漳官私各方均無此訊，二十三日尚有汽車載軍用品赴龍巖，足證不確。西路蕭匪二十一日晚突由瀏陽經萍鄉圖竄黃金洞，再回永新老巢，當經國軍截擊，死傷大半，俘匪尤衆，殘匪向小洞逃竄。南路陳濟棠電京報告，謂贛粵閩邊素稱天險之筠門嶺，必須先行佔領，則雩都會昌方能永久保持。現對該處決分三路進攻，各師統限本月二十五日以前集中，限十日內攻下筠門嶺匪巢。二十三日余漢謀已委張達兼贛州行政專員，第二縱隊總攻筠門嶺，已發生激戰。至川匪已全線撤退，一退滑江渡，通江，一退南江，長池。徐向前主力集中白合岩，共有人槍萬餘正恃險頑抗。

贛浙邊境之不安

浙邊於二十二日上午十時，由赤匪方志敏親率匪部衝入常山球川東栅，與基幹隊發生激戰，正午完全佔領球川，即刦掠柴米油，交由獨輪車裝運先竄，繼則殺人放火。至晚，開化華埠駐軍開到，用機槍掃射，斃偽隊長一，匪兵傷亡達半數，方僅以身免。二十三日晨四時球川已無匪踪。據保安縱隊蔣代指揮電告云：國軍已於二十三日午到達柴湖口，二十四日晨可至樟樹村街，直搗華源老巢，空軍亦隨時同進。二十四日蘇浙皖防境勦匪軍，在廣德總指揮部召六縣軍政長官會議。決定先勦浙江安吉龍山一帶及太湖方面之匪共，總指揮王錫鈞將常駐安吉長興一帶指揮。贛上饒廣信廣豐諸縣人民受赤匪騷擾，紛紛避難來浙，人數以萬計。均逗遛於衢縣北山杜澤上方山源各處，第一特區專員以良莠不齊，特飭縣長派員調查人數及生活，以謀救濟。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裁軍會議之垂危

裁軍會議，因英國之轉圜運動失敗，已定四月十日舉行之裁軍主幹會，雖已發出請柬，結果難期有新發展。英政府以裁軍問題，目前已歸結至「安全保障」及「制裁」兩項問題，擬就此問題徵求美國意見，以便繼續談判。但美國對於保障安全一層，除同意英國裁軍計劃中所定關係各國互相諮詢之辦法而外，不擬提及其他諾言。是可知安全問題未來之希望，大爲減少矣。英國輿論本素來反對保障他國領土，在如此情形之下，究將繼續主張裁軍公約實行之保障應有普及全世界之性質，抑僅就若干地帶自行加以保障，一時尙難斷定。在過去一週間，英法雙方均將最近就裁軍問題換文之備忘錄正式發表，分紀其內容於次，

法國致英覆文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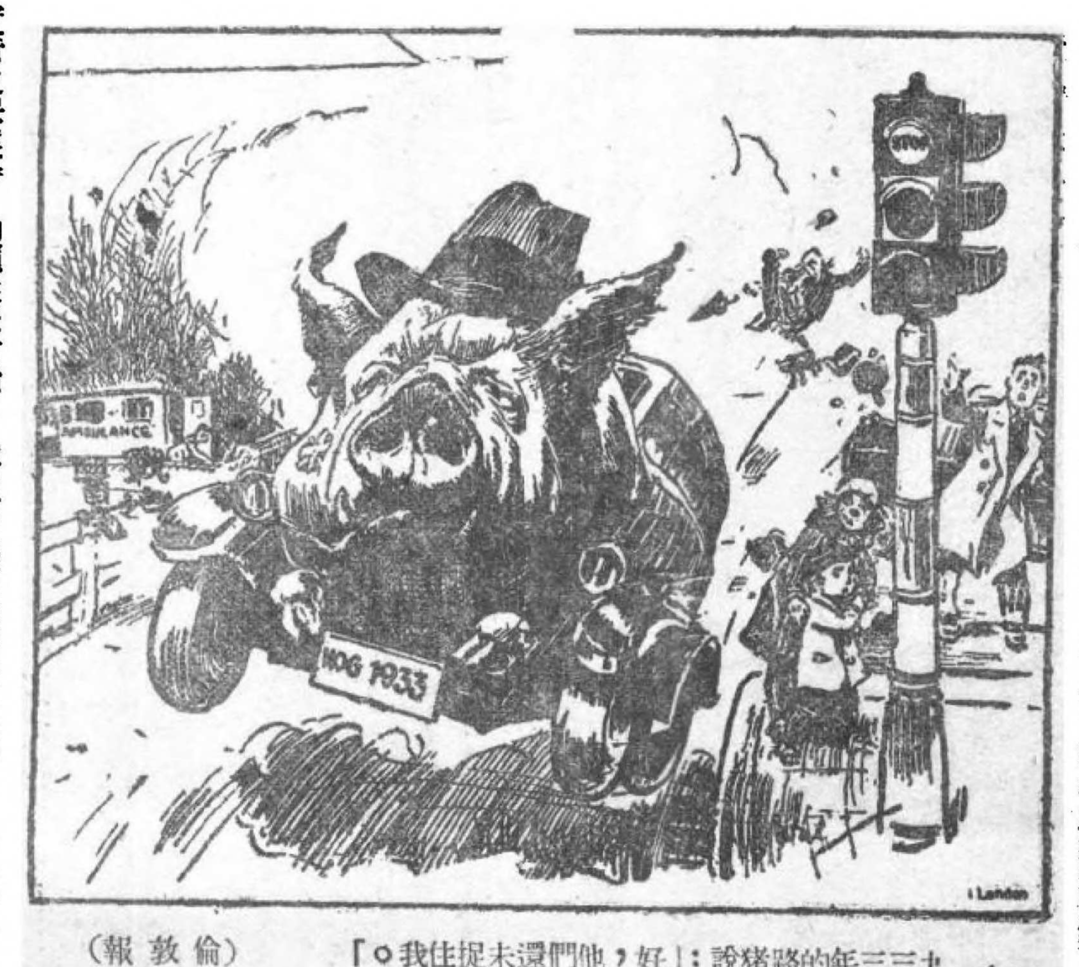
法政府二十二日將其對英國裁軍問題之備忘錄內容發表：覆文首謂自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三二年間，法政府已將人民服兵役期間縮短百分之六十六，軍額縮減百分之廿五，國防經費則由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之間已減少廿五萬萬佛郎。本年一月一日法政府第一次答覆德政府之公文，及二月十四日第二次答覆德政府之公文，均已將一九三三年十月各國在日內瓦談判時法國所持之見地予以說明。自兩次覆文致送德國後，法國態度始終未嘗變更。法政府以爲德國退出國聯一層，不能據爲理由爲德國創設新權利，並强迫法國對軍備上再事犧牲。法國始終主張在國際監察下，逐步裁軍，以至能實現軍備平等程度爲止。此種計劃，雖已爲德國所承認，但德國繼續實行增加軍備，其程度超過和平條約所定之限度甚遠，以致法國主張之計劃受其阻碍。英國備忘錄主張令德國增加軍備，而使法國縮減軍備。德國要求重整軍備過甚其詞，而英國竟據以爲理由，以要求法國縮減軍備，妨害其國家之安全，此非法國所能了解者。英國對此辦法之不公允，亦未嘗不知，蓋英國固亦主張對德欲應始終禁止設置軍用航空，且對德國陸軍軍額三十萬人一層，亦提出保留也。德國重整軍備之要求，如予以承認，則其結果將使國聯裁軍原則悉被推翻，甚至海軍方面亦將受其影響。國聯裁軍原則究竟應否放棄，惟有由裁軍會議總委員會召集全體有

[illegible]新[illegible]院訓

行政院於二十五日特訓令雲王，促從速組織成[illegible]自治政委會，並有所指示。其原文云，

疏通，然後始能受新裁軍公約之拘束也。[illegible]端旺楚

引起若干問題，如正式軍隊以外之軍事團體監察方法，軍械之製造監察，



[illegible]三年的路豬說：「好，他們還未捉住我。」　（倫敦報）

實行之保障等，均須從長討論。凡對於國際團體所作之諾言，如被破壞，則應認爲對國際團體之一種威脅，違反諾言，由國際監察而發現者，其制裁方法固當視違反諾言之輕重而異。但締約各國，應自認有立時糾正此種違反之義務，如違反諾言之情形嚴重，變爲侵略行爲時，則國際上之聯

帶關係尤爲重要。關於裁軍問題，始終應以國聯爲歸宿，國聯爲公同保障和平之唯一機關也。德國當命其重回國聯，此外德國對於維持世界均勢，不能負供給其他較爲可靠之保障，英政府以德國重回國聯爲簽訂軍縮公約之主要條件，法政府本前述精神，故深以英國此種之行爲可幸云。

英國發表之備忘錄

英政府對法國答覆裁軍來牒之備忘錄，二十四日發表：覆文對於英國所答調和法德立場乃成立總協定之必要條件一點，表示同意。但謂英政府亟欲調和兩國立場，遂將對若干國要求其裁軍與對若干國准其添置軍備兩事同時並進，德國要求重置軍備，竟可爲要求法國裁軍致危及法國安全之理由，此爲法國所不能解者，亦爲法國所不能承認者。覆文又批評德國欲得常備兵三十萬人，而不許人調查其陸軍現狀之要求，並謂接受裁軍之國，有了解其讓步後結果之權，凡破壞軍備協定中限額之舉動，應視爲對於人類之危害，簽訂此協訂者，應引爲自己責任，用其所必要之各種壓力，迅速糾正此種破壞之行爲，假使破壞行爲變爲侵略行爲，則簽字國應適用共同動作，以應付之。覆文末稱，國聯爲法國忠實信服之團體，仍爲堪以供給共同保障以維護和平之唯一機關，是以法國歡迎英國之提議，以德國復入國聯爲任何裁軍公約之必要條件云。

主席團會請柬發出

日內瓦二十八日電，國聯秘書聽接到韓德森訓令後，已即發出請柬，定於四月十日召集裁軍會議主席團少數委員會。倫敦二十九日電，西門今日與韓德森作關於裁軍之重要討論，探悉其所考慮者爲英法間之最近換文，是否可爲將裁軍會主幹部定期會議展至四月十日以外，以待時局清朗之理由。聞西門與韓德森皆認現有辦法，未可變更。韓德森抱定一種見解，以爲渠僅可於必要時提前召集主幹部會議，但未有將此會議展至四月十日以外之權。又據巴黎消息，英法對於主要難題，即安全問題之意見，現漸接近。法方現承認安全問題爲實施將來裁軍公約之保障，駐英法大使已向英外相聲明，法國承認此種實施裁軍公約之保障，僅以歐洲爲限，連俄國在內。同時法外長巴多現正草擬文稿，以答覆英外相關於法國需要何種保障之詢問云。

德國增加軍費內容

柏林二十八日電，上星期經內閣通過之一九三四年德國預算案，與去年相較，軍費增加百分之四十強。足徵希特勒德國政府力與世界其他國家軍力相等之決心。該預算規定國防部經費爲八萬九千萬馬克，與去年相較增多二萬二千萬馬克，航空部經費爲二萬一千萬馬克，較去年增一萬三千三百萬馬克云。

各國商約談判之成敗

俄德商務談判成功

德俄兩國商務談判進行已久，本月二十三日曾一度停頓，嗣對爭執中心商出折衷辦法，於二十七日乃告解決，兩國業已簽署商務議定書。其內容如下：(一)延長一九三二年五月三日德俄協定，訂定德國進口商人當以馬克償付俄國貨價。(二)蘇俄欠德之款，採取折衷辦法。按俄國欠德款項本年到期者，在五萬萬至六萬萬馬克之間，俄國提議展期償付，德國要求俄國再向德國購貨一萬七千萬馬克，始可照辦，蘇聯政府對此條件，不願接受。結局商定上項欠款一部份，用現金及貨幣償付，餘數則由俄國用原料償付。此法實行之後，德國工業所需原料可向蘇俄取給，而不必輸出貨幣矣。

德芬商約已簽字

芬蘭與德國之商務會議，二十五日已在芬京談判圓滿結束，於是自一月起之雙方關稅戰爭，已告一段落。雙方代表於詳細討論後，即簽定雙方貿易協定。按德國前於一月間宣佈取消芬蘭德國現行之商約，芬蘭乃採取報復手段，凡德貨運芬者，均增加關稅，而德國亦以高稅報之，現英國所輸入之芬蘭貨，較任何國爲多，而英對芬蘭之輸出，亦居出口之第一位云。

英法談判停頓原因

英法商約談判，自法代表團返巴黎後，曾告停頓。巴黎二十二日哈瓦斯電云：據熟悉英法商務談判之某要人言，兩國對於農業問題業已同

意，惟關於工業問題，英國始終反對限制進口數量原則，英國以預算理由，拒絕低減稅率，法國對於英國稅則之主張，認為有理由，尤以對日本為然，乃向英國建議，討論進口數量限制問題，暫行維持現行稅則以一年為限，英國對此建議不願接受，談判遂至停頓。

美國當前各問題

菲列濱獨立案批准

美國菲列濱獨立案二十二日已由參院通過。此案係三月二日提交國會者，恢復前准菲島獨立之立法案，並加以美國願放棄菲島海陸軍根據地之條文。如菲島於十月一日以前表示願意成立一共和國，則此案即可有效。二十四日已經羅斯福簽字，准菲島於十年至十二年內享有獨立。此案現祗須菲島立法會於十月一日以前接受之，否則此案失效。自菲島獨立案由參衆兩院通過，及總統簽署後。馬尼拉人民聞訊，莫不歡欣鼓舞，教堂鐘聲與各船隻汽笛聲相應和，菲國會定於四月間開會，將獨立案批准。按羅氏批准之麥克杜非，泰定斯菲島獨立法案，不過對於一月十七日自然消滅之郝斯克丁法案增加關於海陸軍根據地撤廢問題之修正條項，大體係以美總統與菲島上院議長奎松氏折衝數月，然後於三月二日送致美議會之教書為基礎，故較舊案易於成立。惟成為問題者，為菲島議會之態度。蓋新獨立法案亦應與舊法案相同，於成立後送往菲島議會，經該會承認後，始能生效也。當舊案成立時，菲島上議員俄斯米那及下院臨時議長羅哈斯曾充菲島代表，在華盛頓活動。二人在議會頗占勢力，後其勢力為奎松一派所奪，致獨立法為菲島議會所否決，其流產之原因不在其內容，而在以議會為中心之政治的爭鬥。然則此次之新案其運命一繫於奎松氏一派能否執菲島議會之牛耳，是獨立問題之解決，已離開美國之手，僅待菲島自行決斷而已。

羅斯福批准海軍案

文森所提五萬萬元海軍擴張經費案，於二十三日已經參院通過，送交總統批准。二十七日經羅斯福批准成立，總統在附列文森海軍提案之說帖中，聲明此案僅就條約範圍，建造美國海軍，而非多造軍艦，當道仍以贊成繼續縮減海上軍備為政策。總統並聲明曰：余希望一九三五年舉行之海軍會議，可展長現有之限制，而協定更大之縮減。按文森海軍案規定造艦一百零二艘，至海軍條約所許可之限度為止。又造飛機一千一百八十四架，前經衆院通過後，二月六日參院附加修正案二則，要求規定私人承攬造艦工程所獲利益，不得過百分之十。又一千餘架飛機中四分之一，當由政府自造，但為衆院所否決，參院卒照原案通過云。

羅斯福附提備忘錄

華盛頓二十七日新聯電，美海軍大建築案於二十二日送呈總統羅斯福，羅氏對該案亦已批准，並提出備忘錄，其要旨如下：本法案決非制定美國軍艦雖一艘亦要追加建造，不過依照華盛頓及倫敦海軍條約所認可之關於各種艦隻之最大限度內，而承認其建造，在美國歷史上，亦常見之實例。其建造所要之費用，現尚未計入預算，認可之說，不過為表明此次議會之政策。此上情形，故本建艦案，實行與否，乃繫於將來議會之行動。又本建築案綱要如下：㈠總額五億美元乃至七億五千萬美元，㈡期間七年，㈢建造艦隻，驅逐艦六十五艘，潛水艦十艘，㈣建造所要費用，有徵預算局承認必要。

美罷工浪潮風起

紐約二十二日夜有五千罷工街車夫集於百老滙劇場街，搗毀街車，驅逐乘客，致與警察大起衝突，為年來所僅見之大騷擾。二十三日晨政府為防止繼續流血起見，大隊紐約警察集於泰晤士街，百老滙路及第四十二號街。紐約市長亦發通告，勸罷工者勿再滋事，並請罷工受煽動份子之煽惑云。二十二日羅總統與工界領袖在白宮會議後，據總工會會長格林

稱，工潮解決現已暫有辦法。二十五日白宮宣佈汽車業勞工爭執於羅總統召集雙方領袖會商後，已成立協定。此項消息公佈後，預料工潮即可平息。惟同時又傳碼頭工人一萬二千人，或有罷工之說，但因羅總統勸告，碼頭工潮或可暫不發生。又美國南方數州紡織業工人，二十二日起亦主張罷工，反對僱主虐待工人。聞阿哈俄州已發生罷工三起，牽涉一千五百人。

津貼草案打消否決

美國獨立的辦公處經費案，規定例給前退伍兵士及政府僱員之津貼者，前由參衆兩院通過，但為羅總統所否決。二十七日衆院復以二百三十八票之多數通過之，而打銷總統之否決。二十八日參院步衆院後塵，亦打銷羅總統對於獨立的辦公處經費案之否決，羅總統以此案規定增多退伍兵士及政府人員恩給金之經費，超過預算案二萬二千八百萬元，故否決之。是日參院復議此案，辯論極烈。其最動人者為參議員格拉斯之數語，格氏含淚而言曰：余有二子，役於西歐，彼等雖在前線之戰壕中，然從未接受政府分文，苟彼等曾接受之，則余將不認其為子云。投票結果，贊成原案者六十七票，反對者僅二十三票，在宣佈結果後，歡聲大作。查投票反對羅總統之否決者，有民主黨二十九人，按衆院昨已以三一零票對七二票打銷羅氏之否決，故此案現已成法律。

增艦案日本之反響

此次美國大建艦案通過上下兩院，經羅斯福批准後，二十九日新聯社電，發表日海軍當局對此之意嚮，大體如下：㈠美國擬於一九三五年海軍會議將現行之諸制限，作全面的擴張，且欲進行作現在以上之縮減。日本以為在國防上如不受脅迫之公平的縮減則可同意，為達成此目的，對強力的軍備國之縮減，乃為先決問題。㈡「日海軍當局將以打破現行之比率主義為第一條件，以此主義而反對將主力艦建造休止及延長五年，（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一年）寧可同意將主力艦作廢」，㈢「觀美總統之聲明，稱美國建艦案尚未計上預算，此點可判明美國為出席下期裁軍會議之一種術策」。㈣「總之日本國防軍備，非欲攻擊他國，乃能足以自守之軍備為目標，而實行作建艦計劃，將來對裁軍會議，亦擬照此方針提出具體提案。

美記者論遠東情勢

巴黎二十五日哈瓦斯電，紐約「民聲報」歐洲版登載美國名記者李普曼所撰一文，略謂目前全世界各國之軍備競爭，不僅屬虛張聲勢，乃係一種甚確之事實。此種事實，必使寰宇人民陷於戰爭慘劫而後已，列強政治家對戰爭與和平之根本問題，置諸不問，而惟斤斤計較坦克車大砲戰艦之枝節問題，實屬錯誤。太平洋局勢已達於極度嚴重，但尚非全無希望，美國倘能與中日俄英法各國聯合，出以鎮靜之外交行動，則尚可保障和平，但時機不宜坐失，不然則太平洋前途風雲必愈益慘澹，而軍備競爭亦必愈益劇烈云云。此為李普曼原文之概要，茲再譯錄全文如下：

軍備競爭已不僅屬虛張聲勢，而為一種甚確之事實，此吾人所當懍懍危懼，各國軍備競爭，開始於兩載以前，其事實則吾人之所耳聞目睹者。日本於一九三二年冬季侵佔滿洲，建立滿洲偽國，置於日本保護之下。日本此舉不僅破壞非戰公約，且摧毀華盛頓海軍條約之一主要礎石。蓋當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時，因日本允許尊重中國領土完全，並不再侵略中國，美國乃亦允許限制美國海軍，至於不能在太平洋西半部作戰藉以作交換條件。不圖十載以後，日本竟食言而肥，並立即增加軍備，由是日本之野心，已不復受條約之限制。其能限制日本野心者，惟日本之物質及其軍備競爭之實力，此則甚明矣。

就西歐而論，對軍備競爭，及因德國國社黨之革命而激成希忒拉秉政後德國精神上之重整軍備，可謂已告完成。因此日內瓦方面，關於物質的裁減軍備之一切討論，全屬敷衍門面，而不切實際。蓋人人皆知國社黨所懷抱者，為武力主義。裁軍會議七國成立裁軍條約，亦不過等於外交上之具文，未足以增和平之實力也。美國人民對裁軍問題之實際，率多誤解，

英國人民亦然，美國人民最流行之論調，均以為指各國同意裁減軍備，則各國間爭執可不致嚴重化，而和平即賴以成立云云。孰知本末倒置，未有如此說之甚者。

一九二二年美國建造海軍，本可超越英國而上之，但因英國允許廢除英日同盟，因此美國亦約定與英國海軍處於平等。當時吾人所以與日本約定五五三之海軍比率者，蓋以吾人深信裁軍為達到和平之途徑，故美國寧願捨棄其海軍之優越地位也。吾人所以允許海軍軍備與英國平等者，蓋因戰事即等於兩國之自殺。美國知之，英國亦知之，兩國既相互有此諒解，則固不必從事於軍備之競爭短長矣。總之，美國之海軍政策，乃根據當時國際局勢之估量，而非根據一種簡單之觀念，以為各國皆能裁軍，皆欲裁軍，以避免戰事也。

至於歐洲之陸上軍備，美國則抱不同之主張，美國要求歐洲列強裁減軍備，然後解決歐洲之各項嚴重爭端。然法國素知凡爾賽條約必賴武力方能維持，今則又須對付德國之希忒拉。希忒拉者何？即德國重整軍備及力謀推翻凡爾賽條約之謂。且在此情形之下，全歐洲鼓吹裁軍，不僅無效，且多危險。然吾人不當以為前途一無希望，更不當以為軍備競爭今後必趨於戰爭之自然結論。

要之，保全和平之道，乃在於解決實際問題，不當避去實際問題，專就表面事象如大砲·坦克車·戰艦等作枝枝節節之解決，吾人之所主張如此而已。在歐洲方面，吾人目前無事可為，但在遠東吾人儘可有所作為，且與吾人有生存之關係，美國在滿洲事件中雖受外交失敗之痛苦，然今後仍當再行探究局勢與日俄中英法各國從事鎮靜之外交行動，方能明悉遠東問題之解決，是否將有其可能也。要之，苟有機會，吾人當合力以赴之，勿使失之交臂，苟其不然，則前途誠屬十分黯淡，而各國軍備競爭亦惟有日益劇烈而已云。

蘇俄外交之活躍

西部不侵條約展期

莫斯科二十八日路透電，蘇俄政府關於延長去歲與歐陸各國所簽定互不侵犯條約限期之努力，已告成功。最近波蘭政府表示願意接受俄方之提議，將不侵犯條約之期限延長十年。同時立陶宛·愛索尼亞·拉忒維亞·芬蘭亦有同樣之表示。蘇俄政府同時向上列各國建議，成立以和平方法審查爭執之機關。又據日內瓦二十八日哈瓦斯電，蘇俄加入國聯之說，甚囂塵上，一般人預料蘇俄加入，使國聯恢復均勢，將為本年九月國聯十五屆大會中之最重大事件。自日本德國陸續退出國聯後，所遺行政院常任理事兩缺，至今尚懸，蘇俄加入國聯，必要求為行政院常任理事，將成法理上重要問題云。



一週間大事日記

自二十三年三月廿三日起
至二十三年三月廿九日止

（記者）

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汪精衛，孫科，陳公博夜車赴滬。

▲赤匪方志敏二十二日佔領浙邊球川，二十三日晨已擊退。

▲萬福麟由漢返平，東北軍王以哲何柱國兩軍，劉多荃師奉命調鄂。

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孫殿英偕富占魁離軍抵臨河，與傅作義晤面。

▲劉桂棠匪部越津浦鐵道，竄至魯東蒙山。

▲青島，日本浪人潛組便衣隊，定本日圖謀暴動。經當局偵悉，捕獲七名，安然渡過。

▲南昌全國政訓工作會議開幕，二十六閉幕。

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劉桂棠匪到萊蕪新泰，魯省軍編六縱隊追擊。

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全國經濟委員會開第一次全體會議，當日閉幕，通過美棉借款支配案。

▲黃河水利委員會在濟開二屆大會，定二十八日閉幕。

▲顏惠慶自滬抵漢，訪張學良後即晚返京。

▲日本六十五屆議會閉幕，齋藤內閣蟬聯。

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李宗仁抵廣州，出席政務會。

▲行政院議決，呂咸任贛民政廳長。

▲日本林陸相召集陸軍會議，交換對時局意見，並着手研究改革軍制。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戴傳賢專車赴西安，考察西北，偕行者焦易堂許崇灝，及巴西顧問，醫生，衛隊等三十餘人，行期約定一個月。

▲孫殿英抵太原，留晉長期休養。

▲黃紹雄由京北上，再視察晉綏。

▲黃慕松抵贛謁蔣，請示赴藏事宜。

▲全國財政會議籌備會在京成立，決定會期提前至五月底。

▲俄德商務議定書，在柏林簽字。

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國紀念，全國下半旗誌哀。

▲孫殿英赴河邊村謁閻。

▲蔣限令鄂豫皖一個月內肅清邊區殘匪。

▲黃紹雄抵平，訪何應欽。

論評選輯

經濟委員會今日大會

全國經濟委員會最初設立係在民國二十年六月，其組織條例係是月六日公布，至是年十一月始設一籌備處辦事，延至二十二年十月四日方克正式開會成立，旋於十一月復經中政會議決改組，另定組織，易委員長制為常委制，除派汪孫兩院長及宋子文氏為常委外，更派達官要人及各界名士聞人等三十餘人為委員，又特派立法院立法委員馬寅初吳尚鷹鄧召蔭參加會議。該會自成立以來，全由宋子文氏主持，常委會且祇開過四次，其全體大會則今日尚是第一次也。

查全國經濟委員會之設立，在於用為調配設計實施全國經濟建設計畫之總樞紐，以期急要之建設，或改造工作，得早見諸事實。在籌備處時期，已設公路工程衛生教育農村建設等五專門委員會，及公路處，工程處，中央衛生設施實驗處三機關。去年改組後，又設棉業統制委員會，今年則於江西西安添設辦事處，主持戰區農業整理及西北開發等事宜。自國聯與中國技術合作積極進行以來，所有各國被聘專家，皆在經濟委員會服務，故人才之盛，實為從來全國各機關所未有。以往該會最著之成績為長江堤工與東南五省公路，此外猶鮮顯著之工作，蓋本身經濟不充有以致之也。依去年修正該會組織條例，標明主旨為『促進經濟建設，改善人民生計』；其職權範圍為(一)審定國家經濟建設或發展計劃，(二)核定上項應需之經費，(三)督促指導實施上項既定計劃。由此可見該會地位雖極重要，事權雖極廣泛，而實則介在設計與實行中間，對於內外各種行政機關，殊不易收圓滿統制之效，此吾人所引以為憾者。抑自棉麥借款，證明結果失敗，該會仰望之財源無著，許多規劃，皆受影響，今日大會中，雖仍不免有不明內情之代表，要求以棉麥借款撥充某某事業經費，恐惟有失望而已，依該會過去與現在情形觀察，今日大會除由到會諸委員及各省代表列舉無數希望，發表若干文章外，實際殊難有何表現，吾人以為今後欲求多少發揮效率，亟須該會本身努力，更須政府誠意扶持。請具體的列舉數點，幸當局察之。

一．經濟建設，經緯萬端，現在國困民窮，外資又不能吸收，將欲百事俱舉，實際必不可能。為該會計，應集中力量，先辦公路與水利等最急之二三建設，其他力雖遍見實施者，不妨暫作緩圖。

二．東南各省地方財力較富，人才較多，該會不妨僅居協助地位，而當以全副精神，在西北謀建設，出其人力財力，就交通水利兩項，指導補助，促進成功。

三．中國最急最難之事，莫過於統一，不特中央地方不易統一，即同在中央政府之內，規劃設施，亦往往不相聯屬，財力人力，皆感不經濟。最著者如實業部計劃之多，並世無兩，自鍊鋼以至造紙，皆欲以一中央機關之力自辦，是直等於一企業公司矣。夫經委會對全國經濟建設或發展既有審定計劃核定經費之權，自宜要求政府，飭令政府直轄各機關將所有經濟規劃，概行提交該會審核，以收統制之效。吾人以

爲依中國在半殖民地的政治經濟現狀之下，對國民經濟生活，實施統制，誠屬困難，然至少政府機關關於經濟之設計與建設，應當加以統制，免致疊床架屋，各不相謀，浪費國帑，虛耗人力。

四．自中國與國聯實行技術合作以來，各國所謂專家也者，紛來中國。查國聯每年用於與中國技術合作經費，不過約有四十餘萬元。以此有限之經費，使各該專家，僅能於短少之時期，居留中土，實際究於我國建設上有何裨補，吾人殊深懷疑。今後經委會亟宜確立利用外國人才辦法，聘任眞能長期工作之洋員，參加中國實際建設，一洗年來外國專家視察則走馬觀花，條陳則隔靴搔癢之流弊，抑亦提高國聯技術合作信用之一道也。

五．經委會事業費既屬有限，不能主辦許多建設，然而規劃調查，則不厭其多。吾人主張該會宜即擴充調查處，多用得力人才，以科學方法，就全國經濟社會，爲精密的考查，立可行之方案，最著者如對於四川廣東等省之生產建設，儘可多方研究，指導誘掖，縱不必躬自主持，亦不妨鼓吹贊助，使各該地方，得以自圖建設，是又經委會應盡之責也。

以上五點，皆爲經委會應當努力之事。夫中國大患在於題目重要而實際稀鬆。經委會主持經濟建設，爲今後國家存亡關鍵，顧名思義，何等重要，乃一般人殊漠然視之，即政府自身亦似未充分認識其重要，否則全體大會何以延至今日始開？吾人希望今日之會勿僅以形式終，而當有生命力隨之表現，是則上述五點，蓋益不容當軸者忽置之矣。

（錄三月二十六日天津大公報）

◇ ◇ ◇ ◇ ◇

國聯專家與中國教育

前幾天日內瓦哈瓦斯電稱，國聯應中國教育部之請，派國際勞工局副局長莫列德來華，莫氏已於三月十七日行抵上海，不久且將北來平津考察教育等語。

按三年以前中國政府曾請國聯國際文化合作學院擬定中國教育改革計劃，國聯因此曾於二十年委派幾個教育專家，來華調查中國教育，後來並有一本極有價值的報告書發表。二十一年中國又派教授若干人到歐洲各國考查教育制度。今年正月教部再請國聯派人來華， 輔助中國改良教育計劃，因此才有莫列德最近來華的事。

近幾年來我國教育當局想改革教育的努力，實在值得佩服，誠心向專家請教的態度，也實在值得重視。但據我看，教育部的企圖，祇不過代表一種革新的情調，究竟中國幾十年來教育中最大的問題是甚麼，好像並沒有完全捉到。現在願把我們的觀察，提出來作爲討論教育問題的參證。

我們知道，教育中有兩個基本問題：一爲，教甚麼，一爲，怎樣教。教甚麼的問題也就是題材，內容，目標，教育理想的問題 。怎樣教的問題，便指一切教學法而言。教甚麼與怎樣教，雖然在實際教學過程上是劃不開的一件事，但在教育設計時，非把牠看成兩個問題不可。不然，如果(甲)根本見不到這是一件事的兩面，而以一面當做整個東西；或是(乙)見到了兩面，而不知因時地的需要特別防範某一面的被忽略，教育一定便逃不開混沌狀態。

不幸的很，我國近幾十年來，正犯了上面所舉的兩種毛病。這也正是中國問題的癥結所在。

(甲)，我們把近幾十年來整個的中國教育，當做一個反應看，當做一個對中國舊教育的反動看。以前中國的教育，祇有內容而不講方法。小孩子也許還沒有「斷奶」，便須開始念「詩云子曰」；而老師管學生，和耍猴的教猴子，所用的方法沒有多大區別。自從西洋教育理論在中國得到承認後，於是便起了一個極猛烈的反動。一般講教育的，幾乎以爲新式教育祇有方法而沒有目的。美國杜威教授的教育思想，極容易地被了解錯。因之

教育基礎思想，教育一貫的政策，便根本沒有。不要說負教育最高責任的人，和所頒佈的法令，是朝三暮四，就是個個幼童都要讀，讀了一生忘不掉的書，也祗有憑着幾個投機的書賈，花最低薪水僱來的編撰員，去亂寫一通。祗要貓狗對起話來，就算維新，就算「時髦」！最多能以比較容易的方法教人認識幾個字，便以爲大大成功了。

我們在這裏不怕重複地說：以爲新式教育只講方法，而不講目標，是一個不可救藥的誤解，需要連根一下剷去的誤解！不要講德國式的「公民」教育，是最注重目標的，有牠社會的及國家的使命，就是美國式的自由教育，也未嘗沒有牠的理想。杜威教授自己便始終把教育當做工具看。他在三十年前發起新教育運動時，他以爲落伍的教育應當追上已經工業化的社會；到了近來，他見到個人主義走到了盡頭，社會上露出非洽不可的病象，他於是又想用教育來領導社會。我們不要被杜威所說的，教育過程之「外」無目的話，輕輕騙過。他說這話的用意，是指着方法與目的應當打成一片而言。方法用得如此之熟妙，使你再見不到在背後還有一個生硬的目標。所以教程之「外」無目的，絕不是教程之「內」也沒有目的。天地間沒有無目的的教育，教育而無目的，便等于否定教育！

以上我們的意思在證明，西洋教育學理是目的與方法並重的。我國因以前祗講目的而不知巧用教法，所以初見新式教育，便以爲牠的長處全在注重教法，於是鑄成了一個幾十年來的傳統錯誤。

（乙），底下還要證明在目前的中國，樹立一個教育中心思想，實比講求教學方法，更爲當務之急。

在純理論上講，教育目標也實比方法重要。目標比起方法來在「邏輯上」，甚至在「時間上」都可以說有「在先性」。

教程中必先有要教的「甚麼」，然後方能論到「如何」教的方法。所以我們若看一看教育史，我們便發現各國的舊式教育，全是先祗注重目標，不甚講求教法。這是個不容否認的錯誤，但是這錯誤比祗講方法而不講目標要好得多，因爲重目標而不重方法，究竟還能遲早或多少得到目標；若祗講教法而絲毫不講目標，便無絲毫成就可言了。

在中國目前，教育目標問題更需要我們特別注意。我們舊的教育理想已經不再適合於現在的中國了。我們爲實現一個新的國家，必先樹立起我們新的理想。我們從人生哲學起，一直到道德哲學，國家哲學，法律哲學等，都須換上一套新的。這一套新的教育哲學，必須適合時代，適合潮流，適合我們在整個人類文化中的地位。在一方面不能是抄襲的，在另一方面又不能是玄想的。這目標必須是創始的。由我們自己的歷史中滋長出來，然後再使牠長大在我們自己的土壤之上。我們到底將怎樣徹底適應西洋文明的高潮，我們到底將怎樣捉住西洋文明的秘訣。我們整個的民族，到底要到那裏去？祗有這教育目標問題才是我們目前最基本的問題。祗有這問題最值得我們絞腦汁。並且這問題也祗有我們自己能回答，祗有我們自己的回答才算數。

總之，我們在上面指明：在教育過程中永有兩個問題，一個是「教甚麼」，一個是「怎樣教」。教育理想幾乎比教學法還更重要。我們已經誤解了西洋教育大部爲方法，現在我們應當覺悟，我們最迫切的問題實是自己樹立教育基本思想的問題。教育方法問題尙屬其次。

我們談到這裏，便立刻可以見到，西人教育專家能代我們解決的，實不能是很重要的問題。我國教育當局，從起始必先切記，教育目標非我們自己樹立不可，有了目標，欲利用最新科學方法來實現牠時，如中國人尙沒有可靠的專家，那末到那時才可以請教西人。他們祗能以技師工程師的資格，來輔助我們實現我們的教育理想。

因爲教育當局似乎沒有注意到教育目標與方法間的重要區別，而徹底地想請教國聯擬定中國整個教育的改革計劃，所以我在上面指出：我們應該即早決定那方面可以請教外人，那方面不能請教外人！

（錄三月二十七日天津大公報）

論孫部善後問題

孫殿英離開軍隊，西北戰事，業已告一段落，此後應辦之事，僅該部善後與地方救濟兩項而已。據聞關於該部善後問題，當局之意，仍擬按照從前規定，將其縮編爲七團，晉綏軍方面，則表示決不收編一兵一卒，一切均秉承中央命令辦理。至地方救濟問題，則前日行政院亦已通過由財部撥發急賑費五萬元，賑濟綏寧戰區。是上述兩事，雖具體辦理尚待商洽，而大致方針則已決定矣。

中國養兵之多，可稱世界第一，然而門戶洞開，有國無防，臥榻任人鼾睡，堂奧任人窺測，但求自保吾國，猶病未能，更遑論於攘外。至若言及安內，則軍隊過多，擴編無已，不獨須移生產建設之費以養兵，抑且因素質不良騷擾特甚之故，即一切勉强建設之生產事業，亦嘗被其摧燬破壞。此皆有昭然顯著之事實，可資例證，非吾人之所厚誣也。夫國家養兵，其目的不外乎二，一爲對外的，即以之鞏固國防，捍禦外侮；一爲對內的，即以之平定內亂，維持治安。顧我國養兵獨多，而嘗反乎養兵之目的。言國防，則若非軍人之職責，言內亂，則又爲軍閥所造成。吾人間嘗推究其原因，乃知中國軍人，多以爭奪利權爲中心，以擁護上官爲骨子，所謂國家，所謂主義，在彼等心目中，直可謂影像毫無，求如楊杰氏所謂意大利軍隊「以皇室爲中心，以法西斯爲骨子」者，實百不得一也。以是之故，中國之軍人，不必有高深之學問，不必有遠大之眼光，當其任下級官之時，衹要矢志擁護其長官，即能一日三遷，立躋顯要。迨既任上級將領，則又漸漸向其長官分離，而自樹一幟，地盤權利，在所必爭，反戈背叛，視若常事。蓋彼之擁護長官，乃爲謀騰達升擢之出路，而升擢騰達，又以爭權奪利爲歸宿也。吾人又嘗推論今日中國軍隊之下級卒伍，其生活可謂慘酷痛苦極矣。平期則鶉衣百結，除粗糙之糧食僅以果腹外，所謂仰事俯畜，幾可不必與談。一旦身臨戰地，則斷脰殘軀，死者無一坯之安，生者有饑莩之慮。爲誰犧牲，爲誰辛苦，皆不值彼等之考慮，而趨之若鶩者，因出路窮蹙生活壓迫者固其半，而爲慕高官美厚祿見獵心喜者且占多數也。以故彼等食苦不辭，就死無怨，其心理作用，以爲必如此始能苦盡甘來，償生平之夙望。所謂生平夙望者，即升擢騰達，漸躋顯要，俾爭權奪利而已矣。吾人誠不敢斷言今日中國全部軍隊，其心理盡皆如此，然而敢斷言具此心理者，實居大多數，以是吾人不作「多多益善」之主張，而抱持精兵主義，蓋兵多之害，第一，餉糈增加，國家無力負擔，第二，素質太壞，人民不堪騷擾，而生產建設，直接間接均受其影響也。孫殿英所部人數究竟若干，從無詳確之統計，然其倍於七團之額，吾人蓋可斷言。此次若按照從前規定，編爲七團似已於三二人中選取一人，必能擇其精銳，汰其老弱，惟是吾人若檢討其過去之史實，考慮現在之情勢，更顧及國家與人民之力量，則七團之數，尚嫌其多矣。

吾人之意，以爲孫部善後，並非縮編問題，而爲改業問題。蓋縮編之後，此七團之衆，仍未脫離軍隊，雖死灰復燃，無須過慮，而積習難除，要可就憂，而被遣散者之流落，尤屬可虞。迴憶當時中央明令，孫部屯墾青西，其立意原極妥善，徒以孫氏野心過熾，擴編無已，以致道路側目，鄰省寒心，而發爲西北之戰，吾人至今，尚引爲憾。今孫既已離開軍隊，其所部又在晉綏甯甘青陝以及中央軍大包圍形勢之下，其不能有所違令反抗，已無可疑。則乘此機會，除擇其尤係老病殘廢者給資遣散外，餘則悉收其械，分由寧青各軍監視護送，墾殖青西，即將縮編費用，移爲屯墾之資，使十餘萬窮苦部伍，有改業之機，而內地各省，亦減少十餘萬失業之人，甯非計之兩得。至其上級官佐，其有志屯墾者，固可隨同入青，從事開發，苟其不願，則或給以資斧遣其回籍，或送其入學以資深造，均無不可。如是，始可謂之釜底抽薪根本解決也。若夫資遣之辦法，吾人亦微有意見，可資一述。從來中國解散軍隊，其給資遣發之標準，嘗以官階爲比例，不知就個人言，最受苦者爲士卒，就社會言，最可慮者亦爲士卒，彼官級稍高者，或已私囊充牣，足以坐食，或則身份已高，不肯妄動。吾人常見一般士卒，資遣所得之資，不敷其回籍途中之零星雜用，以致半途逃避而墮落者比比皆是。彼官階高者，則錦上添花，平添一筆收入，吾人閱日前香港通訊，述閩變要人之最近行止，而附帶言及十九路軍部伍之流落情形，不禁感喟繫之，故以爲資遣辦法，實應反昔日之道而行之，卒伍多而將校少，始克稱眞正公平者也。（錄三月二十九日北平晨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題秋庭晨課圖

石遺

機聲。燈。影。洪。氏。圖。踵而。作。者。徧。江。湖。寒燈。課。讀。何。處。無。其燈。不。朽。視。其。孤。眉山。卓。犖。挺。二。蘇。何曾。孤。露。憮。雙。雛。程夫。人。授。東。漢。書。范滂。母。子。相。嗟。吁。西江。亦。有。蔣。心。畬。太行。馬。背。父。與。俱。竹篋。波。磔。母。則。劬。孜孜。母。意。兒。欲。睡。譙樓。聽。鼓。呼。坐。隅。可知。讀。書。貴。朝。氣。年幼。腦。力。薄。未。腴。女功。月。得。卌。五。日。兒童。不。責。勤。三。餘。此圖。曰。窠。盡。埽。除。黨錮。亦。與。漢。宋。殊。蕭晨。挹。爽。雞。鳴。起。拒霜。花。發。朝。曦。初。乾坤。清。氣。風。吹。垢。號烏。反。哺。徒。區。區。

題木公肥遯廬圖卷

什公

禮佛。默。禱。天。下。肥。吾廬。咫。尺。胡。不。歸。幽人。遯。世。寧。得。已。披圖。使。我。增。歔。欷。棘地。荊。天。看。已。倦。藤床。土。室。願。亦。違。雲漢。無。槎。不。飛。渡。首陽。有。蕨。忍。療。飢。廬兮。廬。兮。在。何。許。不是。南。陽。匪。江。滸。神州。底。日。淨。掃。除。相約。誅。茅。避。風。雨。巢湖。之。陰。蜀。山。陽。一任。取。擇。吾。與。汝。肥兮。肥。兮。誰。敢。侮。

上元前一日偕秋岳散釋出郭尋梅所見以靈谷寺一株爲最古詩以寵之并邀兩兄同作

纕蘅

官書。乍。了。娛。適。野。稱梅。到。眼。纔。盈。把。稍從。蕭。寺。見。孤。根。僧話。微。憐。眞。賞。寡。平生。黃。李。吾。所。親。過江。綵。筆。猶。能。神。訪碑。澆。茗。殊。不。惡。肯信。花。前。非。我。春。

哭眗谷同年

伯臧

老戀。滋。陽。夢。未。安。饑驅。眞。覺。首。丘。難。卌年。氣。類。關。同。里。萬刼。悽。辛。殉。蓋。棺。殯裏。蘇。詔。家。尙。遠。篋中。元。結。集。誰。刋。觀空。無。礙。成。詩。讖。（君近有句云從此觀空更無辭北山猿鶴不須招）此日。魂。歸。逐。海。湍。

金陵喜晤辟疆簡庵別後郤寄

艾畦

江鄉。二。子。人。中。鳳。蓬轉。相。逢。亦。未。貧。北望。枌。榆。思。去。國

南來。棫。樸。歎。勞。民。月。明。三。徑。文。章。在。舟。入。雙。流。寤。寐。親。風雨。聯。床。留。後。約。獨。憐。宿。草。十。經。春。謂度湘峽已十年矣

癸酉除夕　疑盦

埋天。風。雪。盛。腐。眼。得。春。來。竹。態。慳。悰。久。梅。情。爛。熳。幾。冥心。宜。慶。老。袖。手。尙。餘。才。儘。識。韶。華。美。歡。呼。潑。濁。醅。

除夕得心畬書却寄　拔可

遠。意。親。書。尾。眞。堪。讀。百。回。千。憂。成。歲。暮。一。醉。數。花。開。世改。園。林。在。歌。終。風。雨。來。王。孫。有。妙。手。肯。受。杜。陵。哀。

左江夫人出示花卉册子先室左淑人兄劬孫太守之歸也淑人及劬孫下世均廿餘年矣感喟題二絕句　映庵

廿三。年。逝。若。頹。波。舊。笥。塵。封。罨。畫。羅。今。覩。花。枝。在。東。絹。還因。崔。嫂。憶。沙。哥。

寫生。絕。似。椒。花。館。未。讓。毘。陵。惲。紉。蘭。應。把。仙。桃。共。尸。祝。遺黎。不。忘。舊。州。官。椒花館爲歙江秀瓊女史集名夫人之先代也惲爲南田孫女其夫任江浦縣民飢惲嘗出畫救荒民間往往將所繪桃子供養於庭以誌遺惠惲以繪桃子得名

超山觀梅口占　放園

香海。樓。焚。古。殿。留。宋。梅。無。恙。老。僧。休。河。山。拱。手。尋。常。事。授命。誰。憐。一。比。邱。

風景。畏。廬。記。巳。詳。天。游。長。句。更。誇。張。我。來。但。作。鼻。功。德。消受。寒。梅。半。日。香。

書生。從。政。願。休。奢。一。廢。能。興。亦。足。誇。千。古。陳。侯。遺。愛。在。山僧。長。爲。薦。梅。花。

萬木。橫。斜。擁。隴。阡。缶。翁。淸。福。擬。逋。仙。超。山。更。比。孤。山。好。廿里。花。光。欲。漲。天。

青玉案　鶴亭

多生。欠。淚。無。償。處。償。汝。江。南。腸。斷。句。誰。識。信。陵。心。事。苦。婦人。醇。酒。傷。遲。暮。一。半。空。中。語。　郎當。自。笑。登。場。譾。羅袖。雖。長。再。休。舞。瘦。盡。東。陽。君。信。否。登。高。無。力。閒。行。無。緒。獨。自。調。筝。柱。

宴淸都　和淸眞歇浦春夜聞雨聲寫示夕秀　秋岳

夜閣。沈。更。鼓。春。聲。碎。酒。痕。和。夢。低。度。熏。香。對。語。翻。歌。映。步。峭。寒。朱。戶。吳。船。舊。唱。闌。干。算。換。得。南。飛。翠。侶。黯。共。憶。泫。柳。千。門。連。昌。宛。入。愁。賦。　還思。此。際。平。湖。雲。陰。四。捲。嵐色。淸。苦。垂。虹。望。眼。盟。鷗。暮。影。載。將。君。去。玉。峯。耿。佇。佳約數。遂。仵。淹。留。甚。處。念。年。時。水。榭。雙。攜。飄燈。憶。否。

凌霄一士隨筆

嘗聞光緒乙未會試，副考官李文田極賞梁啓超卷，正考官徐桐覽其文，謂：『此必康祖詒（時有爲名祖詒）也！』力主屏斥。文田亦惡康有爲，惟謂未必是，而以桐堅持，卒屏之。啓超落卷，文田批有「還君明珠雙淚垂」之語。迨揭曉，有爲竟高中。（啓超後謁文田，文田知爲有爲弟子，亦不喜之。）頃閱「緣督廬日記抄」（葉昌熾著，王季烈輯），癸巳十二月二十六日云：『蔚若前輩韜旋來談云：「有梁統高者，雋才也。闈中得其卷，誤以爲對山，抑置副車，而不知對山已高占魁席矣。功名前定，豈不信夫！」』對山指有爲，是其中舉時，主司暗中摸索，亦有此一番錯誤之故事，而兩次被抑者，均爲梁姓，是亦巧合。蔚若，吳郁生字也。張伯楨（有爲弟子）「南海康先生傳」述有爲鄉試中式事云：『先師是年鄉試中式第八名，主試官顧璜吳郁生也。初本擬第二名，三藝已付聚奎堂刻矣。嗣以次藝「書同文」用孔子改制義，違背朱註，恐犯磨勘，乃抽出，改置第八。（顧璜曾與伯楨談及此事，謂奉命主粵試時，李侍郎文田即以先師所著「新學僞經考」贈送，謂到粵衡文，萬不可中此人。及塡榜，先師名列第二。副主考吳郁生欲擯之，經顧力爭，乃降置第八云。）』又述會試中式事云：『榜發，先師中式進士第五名。本擬會元，總裁徐桐以次篇「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題，文分天地人鬼四比，詫其奇詭，降第五。』蓋根據有爲所自述，可參閱。啓超己丑捷鄉試，年僅十六，早於有爲者二科，竟未獲成進士。

葉昌熾爲甘肅學政時，深以地方官之掣肘爲苦。如壬寅冬按臨慶陽府，十月二十八日日記

云：「一暮，慶太守來呈供詞，槍替人王達，靖遠人，請從寬典，枷示三日，本童及廩保釋勿問。此間官吏，皆以姑息爲愛。士風骫骳，一至於此。雖允之，心滋愧已。」十一月初五日云：「薄暮，慶太守來爲降廩盧脫穎籲從寬典，允待來年。自到甘省，按試八棚，始知州縣有褫革生員之權，學政則不能辦一人。何以言之？每一月詳革生員之牘，多則四五，少亦二三。閱其詞，雖皋陶復生，無從矜宥。批准之後，亦無有爲之求復者。即求，國有常憲，使者不能爲解網也。按臨所到，輕則違犯場規，重則匿喪槍替，朝革夕求。州縣求之，提調求之，甚至鎮道亦求之。其實自愧不能破除情面，十人之中，貸者八九。其州縣爲整頓地方起見，學政雖無民社責，同舟共濟，不能不體諒之。學政爲整頓學校起見，州縣迺從而掣肘。稂莠不除，嘉禾不生。到此半年，毫末未能整頓。內疚寸心，外慚師友，此後尙望僚友之諒我也！」此種情形，他省當亦難盡免。蓋學政地位雖尊，然究屬客位，苟非强毅特著者，不易峻拒緩頰耳。

董福祥以庚子案革職家居，時頗疑其有異志。昌熾在甘過晤之。其壬寅十月初二日日記云：「……署固原州事宋之章自城來迓。董帥寄語願見，允明日往。」初三日云：「董星五宮保，罷官後寓威家堡，距黑城五里。辰刻輕騎往。沿途所見精壯勇丁，絡繹不絕。將至半里許，要路左右兩小土圍，一大土堡在其後，左枕高山。至堡門，但見健兒持白蠟桿子，蜂擁而來，見從騎寥寥，皆趦趄而退。既見，絕無寒暄，即自陳無異志，大帥何以見疑，氣湧如山，忿忿不平之氣，形於詞色。其語操土音，十不得二三，一幕府鄂人爲之傳譯。臨別贈言，諷以逃禪。從岔路入大道，隘口有土堡甚堅固。防兵零星四五，倚壁門瞭望。董帥即遣弁賫帖送於此。」福祥家居情狀，及侘傺不平之態，可略見一斑。西后諉過諸臣以自保，福祥以遵指攻使館而獲咎，

宜其忿忿，惟視同時以此案置重典諸臣，猶爲薄懲耳。相傳福祥獲咎後，致書榮祿，謂：『祥負罪無狀，僅獲免官，手書慰問，感愧交幷，然私懷無訴，不能不憤極仰天而痛哭也。祥辱隸麾旌，忝總戎任，軍事聽公指揮，固部將之分，亦敬公忠誠謀國，故竭駑力排衆謗以馳驅。戊戌八月，公有非常之舉，七月二十日電命祥統所部入京師，實衛公也。拳民之變，屢奉鈞諭，囑撫李來中，命攻使館。祥以茲事重大，猶尙遲疑，以公驅策，敢不承命。疊承面諭，圍攻使館，不妨開礮。祥猶以殺使臣爲疑。公謂戮力攘夷，禍福同之。祥一武夫，素無知識，恃公在上，故效犬馬之奔走耳。今公巍然執政而祥被罪，竊大惑焉。夫祥之於公，力不可謂不盡矣。公行非常之事，祥犯義以從之。公撫拳民，祥因而用之。公欲攻使館，祥彌月血戰。今獨歸罪於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多有議公反覆者。祥惟知報國，已拚一死，而將士憤怒，恐不足以鎮之，不敢不告！』羅惇曧輯「拳變餘聞」，亦收入此書。嘗聞人言，此贋鼎也，福祥實無此。細按其文，亦覺不甚類，殆當時惡榮祿者之擬作耳。此類文字之流布，或即福祥謀變之謠所由起歟。

觀昌熾日記，於戊戌之事，頗不贊成光緒帝之銳意革新，惟對西后之所爲，亦不滿。政變後，九月初七日日記云：『子靜自津來云：「康梁變法，意在聯英日以自固。此次皇太后訓政，俄國實爲之主謀，故倉猝變發而英日未敢出而干預。」此則京師所未聞也。』重陽日云：『聞子丹云：「皇上所幸珍嬪，皇太后禁之高墻，穴一竇以通飲食。皇后係皇太后之姪女，不能有逮下之德，皇太后左右之，以是母子夫婦之間，積不相能。」然則康梁之案，新舊相爭，旗漢相爭，英俄相爭，實則母子相爭。追溯履霜之漸，則又出於嫡庶相爭。「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豈不信哉！』其所見如此。關於隆裕者，可與「隨筆」前引王小航康有爲之說（見本報八卷二十九期）相

印證。至謂政潮背景有英日俄三國，則當時一種神經過敏之揣測耳。

二陵云：『乾隆前，順天府尹有用滿員時，奉天府尹亦有用漢員時。至乾隆以後，則一專用漢員，一專用滿員矣。滿漢界限之加嚴，始於乾隆也。步軍統領（通稱九門提督）一缺，有清一代，漢員充任者，僅大學士劉統勳署一次，餘盡滿員矣。又聞諸清季提署舊人：提督雖稱正堂，（左右翼總兵稱左右堂。）而大堂公案左二右二，虛正中之位，緣乾隆帝爲寶親王時曾署一次，道光帝爲智勇親王時亦署一次，後人均不敢坐正位云。』

春燈辨疑

爲「謎語之成立」答馬定先生

楊汝泉

第十一卷第十二期國聞周報載有馬定先生「春燈拾遺」一文，對拙作「春燈溯源」中「謎語之成立」一節有所補正。馬君謂「僅舉史記楚世家楚莊王與伍舉對語一事，仍不脫隱語常轍，似未足以言謎語之成立」。並引孔北海離合體詩四言一章，證爲「謎語之成立，當祖於此」。按北海此詩，載之韻鶴軒筆談，梁章鉅筆記中曾引用之。馬君據以爲謎語成立之祖者，或以此詩合於近今謎語之體制乎？（馬君云「孔北海離合體詩與近時謎語實無所異」）然愚之所謂謎語之成立，乃溯其源，若體制則末焉者耳。且北海離合體詩中「海外有截，隼逝鷹揚」二句。殊欠明瞭，末句「誰謂路長」，乃係湊句，並無所指，非近時謎語之正體。若以與近時謎體相近者引爲謎語成立之例，則孔北海以前已有之，吾以其非謎語成立之源，故略而不錄。漢書東方朔傳曰：「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郎妄爲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如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狋吽牙者兩犬爭也。」此爲「會意體」「集錦格」，無一字落空，是今謎語之正體也。

北海離合詩類，乃當時一種風氣，作者甚夥，不獨北海而已。【1】梁章鉅筆記云：「越絕書不知何人所作。楊升庵據其書後序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心(?)庚。謂漢人袁康所作。」【2】又「越絕篇外傳云：文字屬定，自于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乃隱吳平二字也。黃佐曰：吳平因袁康所錄而成書也。」【3】青箱雜記云：「徐鉉父延休，博物多聞。嘗事徐溫，爲義興縣令。縣署後有漢太尉許馘廟碑文，卽許劭撰。碑陰有八字：談馬，礪畢，王田，數七。人莫能曉。延休解之曰：談馬卽言午，許字也；礪畢卽石卑，碑字也；王田乃千里，重字也；數七是六一，立字也。」乃「許碑重立」四字。吾以爲此類謎語確在謎語範圍之中，若據以爲謎語成立之源，似乎未當。馬君以爲然否？

——三月二十六日夜於北平——

邊城 ㈦

沈從文

翠翠第二天第二次在白塔下菜園地裏，被祖父詢問到自己主張時，仍然以兒童童的跳着，把頭低下不作理會，只顧用手去掐葱。祖父笑着，心想：「還是等等看，再說下去這一坪葱會全掐掉了。」同時似乎又覺得這其間有點古怪處，不好再說下去，便自己按捺到言語，用一個做作的笑話，把問題引到另外一件事情上去了。

天氣漸漸的越來越熱了。近六月時，天氣熱了些，老船夫把一個滿是灰塵的黑鋼子，從屋角隅裏搬出，自己還勻出閒工夫，拼了幾方木板，作成一個圓蓋，鋸木頭作成一個架子，且削刮了個大竹筒，用葛藤繫定，放在鋼邊作爲舀茶的傢具。自從這茶鋼移到屋門溪邊後，每早上翠翠就燒一大鍋開水，倒進那鋼子裏去。有時鋼裏加些茶葉，有時却只放下一些用火燒焦的鍋巴，乘那東西還燃着時便拋進鋼裏去。老船夫日照例準備了些發痧肚痛治疱瘡瘍子的草根木皮，把這些藥擱在家中當眼處，一見過渡人神氣不對，就忙忽忽的把藥取來，善意的勒迫這過路人使用他的藥方，且告人這許多救急丹方的來源，這些丹方自然全是他從城中軍醫同巫師學來的。他終日裸着兩隻膀子，在溪中小小方頭船上站定，頭上還常常是光光的，一頭短短白髮，在日光下如銀子。翠翠依然是個快樂人，屋前屋後跑着唱着，不走動時就坐在門前高崖樹蔭下，吹小竹管玩。爺爺仿佛把大老提婚的事早已忘掉，翠翠自然也早忘掉這件事情了。

可是那做媒的不久又來探口氣了，依然是同從前一樣，祖父把事情成否全推到翠翠身上去，打發了媒人上路。回頭又同翠翠談了一次，也依然不得結果。

老船夫猜不透這事情在這什麼方面 有個疙疸，解除不去，夜裏躺在床上便常常陷入一種沉思裏去，隱隱約約體會到一件事情，便是……想到了這里時，他笑了，爲了害怕而勉强笑了。其實他有點憂愁，因爲他忽然覺得翠翠一切全像那個母親，而且隱隱約約便感覺到這母女二人共通的命運。一堆過去的事情蜂擁而來，不能再睡下去了，一個人便跑出門外，到那臨溪高崖上去，望天上的星辰，聽河邊紡織娘以及一切虫類如雨的聲音，許久許久還不睡覺。

這件事翠翠是毫不注意的，這小女孩子日裏儘管玩着，工作着，也同時爲一些很神秘的東西馳騁她那顆心，但一到夜裏，却甜甜的睡眠了。

不過一切皆得在一份時間中變化。這一家安靜平凡的生活，也因了一堆接連而來的日子，在人事上把那種安靜空氣完全打破了。

船總順家中一方面，則天保大老的事被二老知道了，儺送二老同時也讓他哥哥知道了弟弟的心事。這一對難兄難弟原來皆愛上了那個撐渡船的外孫女。這事情在茶峒人并不希奇，茶峒人的俗話說：「火是各處可燒的，水是各處可流的，日月是各處可照的，愛情是各處可到的」。有錢船總兒子，愛上一個弄渡船的窮人家女兒，不能成爲希罕的新聞。有一點困難處，只是這兩兄弟

到了誰應取得這個女人作媳婦時，是不是也還得照茶峒人規矩，來一次流血的掙扎？

兄弟兩人在這方面是不至于動刀的，但也不作興有「情人奉讓」，如大都市懦怯男子愛與仇對面時作出的可笑行爲。

那哥哥同弟弟在河上游一個造船的地方看他家中那一隻新船，在新船旁把一切心事全告給了弟弟，且附帶說明，這點愛還是兩年前植下根基的。弟弟微笑着，把話聽下去。兩人從造船處沿了河岸又走到王鄉紳新碾坊去，那大哥就說：

「二老，你倒好，有座碾坊，我呢，若把事情弄好了，我應當划渡船了。我歡喜這個事情，我還想把碧溪岨兩個山頭買過來，在界線上種大南竹，圍著，這一條小溪作爲我的砦子！」

那二老仍然微笑的聽着，把手中拿的一把彎月形鐮刀隨意斫削路旁的草木，到了碾坊時，却站住了向他哥哥說：

「大老，你信不信這女子早已有了個人？」

「我不信。」

「大老，你肯不信這碾坊將來歸我？」

「我相信。」

兩人進了碾坊。

二老說：「你不必——大老，我再問你，假若我不想得這座碾坊，却打量要那隻渡船，而且這念頭還是三年前的事，你信不信呢？」

那大哥眞着了一驚，望了一下坐在碾盤橫軸上的儺送二老，知道二老不是說謊，于是站近了一點，伸手在二老肩上拍打了一下，且想把二老拉下來。他明白了這件事，他笑了。他說，「我相信的，你說的是眞話！」

二老把眼睛望著他的哥哥，很誠實的說：

「大老，相信我，這是眞事。我早就那麼打算到了。家中不答應，那邊若答應了，我當眞預備去弄渡船的！——你告我，你呢？」

「爸爸已聽了我的話，爲我要城裏的楊馬兵做保山，向划渡的說親去了！」大老說到這個求親手續時，好像知道二老要笑他，又解釋要保山去的用意，只是「因爲老的說車有車路，馬有馬路，我就走了車路。」

「結果呢？」

「得不到什麼結果。」

「馬路呢？」

「馬路呢，那老的說若走馬路，得在碧溪岨對溪高崖上唱三年六個月的歌。」

「這並不是個壞主張！」

「是呀，一個結巴人話說不出還唱得出。可是這件事輪不到我了，我不是竹雀，不會唱歌。鬼知道那老的存心是要把孫女兒嫁個會唱歌的水車，還是預備規規矩矩嫁個人！」

「那你怎麼樣？」

「我想告那老的，要他說句實在話。只一句話。不成，我跟船下桃源去了；成呢，便是要我撑渡船，我也答應了他。」

「唱歌呢？」

「這是你的拿手好戲，你要去做竹雀你就去罷，我不會撿馬糞塞你嘴吧的。」

二老看到哥哥那種樣子，便知道爲這件事哥哥感到的是一種如何煩惱了。他明白他哥哥的性情，代表了茶峒人性情粗鹵爽直的一面，弄得好，掏出心子來給人也很慷慨作去，弄不好，親舅舅也必一是一二是二。大老何嘗不想在車路上失敗時走馬路；但他一聽到二老的坦白陳述後，他就知道馬路只二老有分，他自己的事不能提了。因此他有點氣惱，有點憤慨。自然是無從掩飾的。

二老想出了個主意，就是兩兄弟月夜裏同過碧溪岨去唱歌，莫讓人知道是弟兄兩個，兩人輪

流唱下去，誰得到回答，誰便繼續用那張唱歌勝利的權利，服侍那划渡船的外孫女。大老不善于唱歌，輪到大老時也仍然由二老代替。兩人憑命運來決定自己的幸福，這麼辦可說是極公平了。提議時，那大老還以為他自己不會唱，也不想請二老替他作竹雀。但二老那種詩人性格，卻使他很固持的要哥哥實行這個辦法 。二老說必需這樣作，一切方公平一點。

大老把弟弟提議想想，作了一個苦笑。「×娘的，自己不是竹雀，還請老弟做竹雀？好，就是這樣子，我們各人輪流唱，我也不要你幫忙，一切我自己來吧。樹林子裏的貓頭鷹，聲音不動聽，要老婆時，也仍然是自己叫下去，不請人幫忙的！」

兩人把事情說安當後，算算日子 ， 今天十四，明天十五，後天十六 ， 接連而來的三個日子，正是有大月亮天氣。氣候既到了中夏，半夜裏不冷不熱，穿了白家機布汗褂，到那些月光照及的高崖上去，遵照當地的習慣，很誠實與坦白的去為一個「初生之犢」的黃花女唱歌。露水降了，歌聲澀了，到應當回家了時，就趁殘月趕回家去 。 或過那些所熟的整夜工作不息的碾坊裏去，躺到溫暖的谷倉裏小睡，等候天明。一切安排皆極其自然，結果是什麼，兩人雖不明白，但也看得極其自然，兩人便決定了從當夜起始，來作這種為當地習慣所認可的競爭。

十三

黃昏來時翠翠坐在家中屋後白塔下，看天空為夕陽烘成桃花色的薄雲。十四中寨逢場， 城中生意人過中寨收買山貨的很多，過渡人也特別多，祖父在溪中渡船上，忙個不息。天快夜了，別的雀子皆似乎在休息了，只杜鵑叫個不息。石頭泥土為白日晒了一整天，草木為白日晒了一整天，到這時節皆放散一種熱氣。故空氣中有泥土氣味，有草木氣味，且有甲虫類氣味。翠翠看着天上的紅雲，聽着渡口飄鄉生意人的雜亂聲音，心中有些薄薄的悽涼。

黃昏照樣的溫柔，美麗，平靜。但一個人若體念到這個當前一切時，也就照樣的在這黃昏中會有點兒薄薄的悽涼。于是，這日子成為痛苦的東西了。翠翠覺得好像缺少了什麼。好像眼見到這個日子過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牠，但不成。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

「我要坐船下桃源縣過洞庭湖，讓爺爺滿城打鑼去叫我，點了燈籠火把去找我」。

她便同祖父故意生氣似的，很放肆的去想到這樣一件事，她且想像祖父用各種方法尋覓她皆無結果，到後如何躺在渡船上。

「人家喊，『過渡，過渡，老伯伯，你怎麼的！』『怎麼的！翠翠走了，下桃源縣了！』『那你怎麼的？』『怎麼的嗎？拿了把刀，放在包袱裏，搭下水船趕去殺了她』！……」

翠翠彷彿聽着這種對話， 嚇怕起來了， 一面銳聲喊着她的祖父，一面從坎上跑向溪邊渡口去。見到了祖父正把船拉在溪中心，船上人喁喁說着話，小小心子還依然跳躍不已。

「爺爺，爺爺，你拉回來呀！」

那老船夫不明白她的意思，還以為是翠翠要為他代勞了，就說：

「翠翠，等一等，我就回來！」

「你不拉回來了嗎？」

「我就回來！」

翠翠坐在溪邊，望着溪面為暮色所籠罩的一切，且望到那隻渡船上一羣過渡人，其中一個吸旱烟的，打着火鐮吸烟，且把烟杆在船邊剝剝的敲着烟灰，忽然哭起來了。

祖父把船拉回來時，見翠翠癡癡的坐在岸邊，問她是什麼事，翠翠不作聲。祖父要她去燒火煮飯，想了一會兒，覺得自己哭得可笑，一個人便回到屋中去。坐在黑越越的灶邊把火燒燃後，她又走到門外高崖上去，喊叫她的祖父，要他回家裏來。在職務上毫不兒戲的老船夫，因爲明白過渡的人皆是得赶回城中吃晚飯的人，來一個就渡一個，不便要人站在那岸邊獃等，故不上岸來，只站在船頭告翠翠，且讓他做點事，把人渡完事後，就會回家裏來吃飯。

翠翠第二次請求祖父祖父不理會，她便坐在懸崖上，很覺得悲傷。

天夜了，有一匹大螢火虫尾上閃着藍光，很迅速的從翠翠身旁飛過去，翠翠想，「看你飛得多遠！」便把眼睛隨着那螢火虫的火明追去。杜鵑又叫了。

「爺爺，爲什麼不上來？我要你！」

在船上的祖父，聽到這種帶着嬌有點兒埋怨的聲音，一面粗聲粗氣的答道：「翠翠，我就來，我就來！」一面心中却自言自語：「翠翠，爺爺不在了，你將怎麼樣？」

老船夫回到家中時，見家中還黑越越的，只灶間有火光，見翠翠坐在灶邊矮條凳上，用手蒙着眼睛。

走過去才曉得翠翠已哭了許久。祖父一個下半天來，皆彎着個腰在船上拉來拉去，歇歇時手也酸了，腰也酸了，照規矩，一到家裏就會嗅到鍋中所燜瓜菜的味道。且可見到翠翠安排晚飯在燈光下跑來跑去的影子。

祖父說：「翠翠，我來慢了，你就哭，這還成嗎？我死了呢？」

翠翠不作聲。

祖父又說：「不許哭，做一個大人，不管有什麼事皆不許哭，要硬扎一點，結實一點，方配活到這塊土地上！」

翠翠把手從眼睛邊移開，靠近了祖父身邊去，「我不哭了。」

兩人作飯時，祖父爲翠翠說到一些有趣味的故事。因此提到了死去了的翠翠的母親。兩人在桐油燈下把飯吃過後，老船夫因爲工作疲倦，喝了半椀白酒，故飯後興致極好，又同翠翠到門外高崖上月光下去說故事。說了些那個可憐母親的乖巧處，同時且說到那可憐母親性格強硬處，使翠翠聽來神往傾心。

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邊，問了許多關于那個可憐母親的故事。間或吁一口氣，似乎心中壓上了些分量沉重的東西，想挪移得遠一點，才吁着這種氣，可是却無從把這東西挪開。

月光如銀子，無處不可照及，山上篁竹在月光下皆成爲黑色。身邊虫聲繁密如落雨。間或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忽然會有一隻草鶯「落落落落噓！」囀着她的喉嚨，不久之間，這小鳥兒又好像明白這是半夜，便仍然閉着那小小眼兒安睡了。

祖父夜來興致很好，爲翠翠把故事說下去，就提到了本城人二十年前唱歌的風氣，如何馳名於川黔邊地。翠翠的父親，便是唱歌的第一手，能用各種比喻解釋愛與憎的結子，這些事也說到了。翠翠母親如何愛唱歌，且如何同父親在未認識以前在白日裏對歌，一個在半山上竹篁裏砍竹子，一個在溪面渡船上拉船，這些事也說到了。

翠翠問：「後來怎麼樣？」

祖父說：「後來的事長得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這種歌唱出了你。」

十四

老船夫做事累了睡了，翠翠哭倦了也睡了。

翠翠不能忘記祖父所說的事情，夢中靈魂為一種美妙歌聲浮起來了，仿彿輕輕的各處飄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園，到了船上，又復飛竄過懸崖半腰——去作什麼呢？摘虎耳草！白日裏拉船時，她仰頭望着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極熟習。

一切皆像是祖父說的故事，翠翠只迷迷胡胡的躺在粗麻布帳子裏草荐上，以為這夢做得真美、真甜。祖父却在床上醒着，張起個耳朵聽對溪高崖上人唱了半夜的歌。他知道那是誰唱的，他知道是河街上天保大老走馬路的第一著，又憂愁又快樂的聽下去。翠翠因為日裏哭倦了，睡得正好，他就不去驚動她。

第二天，天一亮翠翠就同祖父起身了，用溪水洗了臉，把早上說夢的忌諱去掉了，翠翠就赶忙同祖父去說昨晚上所夢的事情。

「爺爺，你說唱歌，我昨天就在夢裏聽到一種歌聲，又軟又纏綿，我好像跟了這聲音各處飛，飛到對溪懸崖半腰，摘了一大把虎耳草。得了虎耳草，我可不知道把這個東西交給誰去了。我睡得真好，夢的有趣！」

祖父溫和悲憫的笑著，并不告給翠翠昨晚上的事實。

祖父心裏想：「做夢一輩子更好，還有人在夢裏作宰相咧。」

昨晚上唱歌的，老船夫還以為是天保大老，日來便要翠翠守船，藉故到城裏去送藥，在河街見到了大老，就一把拉住那小夥子，很快樂的說：

「大老，你這個人，又走車路又走馬路，是怎麼樣一個狡猾東西！」

但老船夫却作錯了一件事情，把昨晚上的唱歌人張冠李戴了。這兩弟兄昨晚上同時到碧溪岨去，為了作哥哥的走車路業佔了先，無論如何也不肯先開唱路歌，一定得讓那弟弟先唱。弟弟一開口，哥哥却因為明知不是敵手，更不能開口了。翠翠同她祖父晚上聽到的歌聲，便全是那個儺送二老所唱的。大老伴同弟弟回家時，就決定了同茶峒地方離開，駕家中那隻新油船下駛，好忘了上面的一切。這時就正想下河去看新船裝貨。老船夫見他冷冷的，不明白他的意思，就用眉眼做了一個可笑的記號，表示他明白大老的冷淡處是裝成的，表示他有消息可以奉告。

他拍了大老一下，輕輕的說：

「你唱得很好，別人在夢裏聽着你那個歌，為那個歌帶得很遠，走了不少的路！」

大老望着弄渡船的老船夫涎皮的老臉，輕輕的說：

「算了吧，你把寶貝女兒送給了二老吧。」

這句話使老船夫完全弄不明白他的意思。大老從一個吊脚樓甬道走下河去了，老船夫也跟着下去，到了河邊，見那隻新船正在裝貨，許多油簍子擱到岸邊，一個水手正在用茅草紮成長束，預備作船舷上擋浪用的茅把，還有人在河邊用脂油油船板。老船夫問那個坐在大太陽下紮茅把的水手，這船什麼日子下行，誰押船，那水手就把手指着大老。

「大老，聽我說句正經話，你那件事走車路，不對，走馬路，你有分的！」

那大老把手指着窗口說：「伯伯，你看那邊，你要竹雀做孫女婿，竹雀在那里啊！」

老船夫抬頭望到二老，正在窗口整理一個鳥網。

回碧溪岨到得渡船上時，翠翠問：

「爺爺，你同誰吵了架子，面色那麼樣難看」！

祖父莞爾而笑，他到城裏的事情，不告給翠翠一個字。

（未完）

娥兒

劉水

縱然娥兒在年齡上已十五歲，而且讀書又到了初中程度，但憑着家庭的習慣作老人的仍舊喚她爲娥兒的。天賦她有着純樸的氣質，於幼小時復爲鄉村的風習所陶冶，故還兩年的城中生活也未能改掉她的天眞心理。她好玩，她也喜歡說話，其不羈處正同一善嬉的男孩一樣。然每當人喊到她還小時的名字時她却不禁生氣，她在心裏想：

「總是這樣娥兒娥兒地叫，人家不是叫淑敏嗎？」

這種不滿意思有時她也說出來，但聽到的人則皆禁不住笑，於是她就更故意生一點氣，且對那笑的人說：

「這也值得笑！淑敏總比娥兒好聽。」

聽這話後如果再有人說：「你是叫娥兒才長這大的」，那麼這女孩子就答說在學校裏竟叫淑敏她也未死過一次。

娥兒在教養與供給上也並不殊於其他農家女的，粗布的衣裳，粗米的餐飯，於爹媽的打罵中就長大了。在鄉間時，除上學外，每日所熟習與作伴侶的祇是一些同她年齡相彷的人或家畜之類，她聽慣了孩子們的互相訴罵，她也聽慣了驢鳴或犬吠；凡斯文子弟所不懂的一切野蠻事故，在她則是一點也不缺少這種知識，故於十三歲上因受匪患而全家移到城中來時娥兒的習慣就似乎頗不宜於這新地方了。

娥兒的家庭祇四口人：老祖父同她的父母。由於先天的傳統，論性格皆是屬於老實那一類的，而在作人上又皆勤勉；自己既無能力禦侮，復不肯將平素積蓄下來的錢財遂便花掉，故爲歹人所算計就很似乎是當然的事。到城中後，那老年人仍舊開着一個粉坊，兒子則由一個親戚的汲引而謀一小小差事。生意的贏餘維持日子已有綽裕，故老年人基於一點好強心理就對兒子和媳婦說：

「熟人的孩子差不多都是念書，娥兒也花了這幾年錢了，爽性再讓她進中學吧！左右嫁姑娘是賠錢貨的，我們就再賠她幾個。」

這樣，娥兒就進了中學，而且已快一年了。

娥兒的家雖說是住在城市，但離城邊已不遠了的。在夏天，推前窗可以望到青葱的原野，俯後窗則可以同小河沿上的洗衣年青媳婦說話：這一切，這不殊於鄉村的美麗景象，對於娥兒的童稚的心漸漸又熟習了。她知道怎樣利用這環境以打發她的時日，她更知道怎樣使自己快樂。煩惱不會找到了她，當然她也不懂什麽謂之煩惱，自由地處置日子與自己，這女孩子的生活就這樣堆起來了。

每一季候，皆能給娥兒一種遊戲的方便：到春天，她會折一柳條以樹皮作哨，以至到菜園中在花上捉新飛的胡蝶；夏天則到草地去捕蚱蜢兒；秋天蟋蟀鳴了，於是她就於墻縫中或巖石下也逮一兩個來，不爲鬥架，祇是將那小小勇敢東西放在盒內，到夜晚好聽它們叫；冬天呢，外面已冷得出不去人，但她却有興致在院中潑一長條水，待凍堅後好跑到上面來回地溜……時序不會拋掉了她，而她也實不等閑時序。

有時人們來到家裏爲娥兒說媒，如果被她聽到了這個消息，她是極反對的；但她沒有理由，她祗說：

「我不給人作媳婦，我還要娶個媳婦侍候我呢。」

她說這話時也並不有一點感情在內，而祗是爲得好玩，故當那說媒人一回頭時，她就眇一眼以兩手作托槍式，對準那頭顱來回屈着食指，意思是要打走那一個人。但實則她並不懂結婚是怎回事，縱然關於男女的私事在孩子罵人時的口中已聽得很多很多，可是她終不想這與結婚發生怎樣聯繫，故當姑娘們羞得耳赤的這一件事，在娥兒也是不在意的。

娥兒每次上學放學是皆跑着走的，其實她並一點不忙，如果在路上遇着某家娶親或出殯之類的事，她皆要立定去看，一直待這她所謂的熱鬧走過去了，她這才懶懶地邁開脚步，猶一邊走一邊想那吹鎖吶的將兩腮鼓得可笑。她並不因別人的悲歡而影響到自己，她更不對婚喪有所歧視，抬轎或抬棺材皆是令她發生一點趣味的。

晚飯吃過，娥兒總喜歡看祖父繫着白色的圍裙喂猪；在這時，她縱不免有些憐憫老人[illegible]，但她卻常立在他側，且估量着每個猪的斤兩。有時她望到那黑色動物吃東西的虎狼態度，她在心裏就覺好笑，她想：

「吃吧，吃肥了好殺你們。」

但這意思在猪是一點不知道的，而娥兒也不愚蠢得想同猪說話，她祗是想着好玩而已。

日子是這樣以娥兒視萬事爲遊戲中打發去了。

時候是在秋天。娥兒由學校跑回來時第一句話就說日本人佔了瀋陽城！家人聽這消息皆半疑地問：

「眞的？」

「那可不是？老師看報紙說的。」

老祖父正在院中晾粉，聽這話也踉蹌地走進屋來，邊用圍裙擦着兩手邊說：

「我們沒打？」

娥兒一點沒想到事情會嚴重到如此，在她祗是想說一件新聞罷了，孰料這就驚動了父母和祖父？娥兒恨日本人，娥兒也知愛國，然這僅是一種抽象的概念，在她未會親嘗亡地之痛時她對此並未能了了！現在她頗不解這意義了，她想到事情也許不至簡單得如自己以爲那樣，不是人們皆表示着憤慨嗎？在講堂上教員說時是如此，而在家中老人聽時又是如此，這其中當然有足憤慨者在！然而她似乎終是幼稚一點，如一般孩子一樣：縱然深於國家觀念，但究不諳國家於自身有幾多關要！她對祖父的問話則說：

「說是若打怕傷了和氣，這樣，也許將來會讓回來的。」

這作祖父的聽這話就更生氣的說，

「好！若能讓也就不佔了！」

老人說話時 有幾多悲涼的意味 鑽進他的心裏，他是想起從前鬧洋人而逃反的事，那所會目睹的情景又重新在他記憶裏映演一遍，他頗傷心於老境的不寧了。人一到了五十，剛強就減少了的，況一生又忠謹成性，從與人無爭無忤，要他眦睚俱裂地以圖雪仇，當然是不能够的，最終他祗喟歎着說這是「刼數」！

「怎叫刼數？」

娥兒仍以她好尚的脾氣向祖父說，但祖父也不能對這二字下一解釋，故祗當沒聽着樣地沒有回答。

「說呀！」這又是娥兒說的。

「唉！」

祖父有一點不高興時所常有的厭煩樣子，將這字說得極其短促，搖搖頭又出去晾粉去了。

爸爸與媽媽祇是互相望着嘆氣，誰並不說一點傷悼或忿憤的話，然而在他們面部上所表出的刺心處是較前二年愛子死去時更凄慘的。娥兒對此十分詫異：她不相信瀋陽被占會影響到與自己有關係的人皆失去常態！平素的生活已將她造就成無憂無慮，學校的課本，祇使她多懂一些字的講解或一般孩子所不得知的知識，至於失去土地的令人不平處，雖歷史上也大書特書其恥辱之待害，然而娥兒是將那事實當作文字或故事看去了的，故目前事變之對她究有如何危害，娥兒則殊不了了。

但無論如何娥兒對日本人是憎惡的。不過這也不有若何理由存在，她恨日本人正如怕鬼是一樣地不可解釋，人家說鬼可怕，娥兒則亦怕鬼，人家說日本人可恨，則娥兒亦恨日本人，其實鬼之可怕與日本人之可恨處究在那裏？在娥兒是比考試時不語解答爲更不知道的。

晚間吃飯時每人皆較平常少吃一點，就是娥兒自已，因爲提不起興致的原故也未能如往日之酣飽。但這並非她也甚於憂傷而減食物的，她祇是爲家人所影響而已！幼年人的感情是每隨長者以移轉，待外界事物已足動其心時，則他就不是生來的那麼純樸，而其不如意處也就儘管加多，苦惱了他的精神，也苦惱了他的身體，故論人之境遇，總是幼年較比快樂一點。然惟其不知悲苦而竟遭逢悲苦時，使於自己不明白中陷於一種坎坷境地，連防禦與解脫的能力也還沒有；是其可憐處尤似更甚一等——娥兒原也就屬於這一類的！

按習慣，上燈後家人是必在一起談些時的，而其所論到的題目，除治家大計外，則是鄰舍的閒事與夫陳年的聞見，但今晚就似乎不同，娥兒祇見她祖父不住地抽着烟管，而父親和母親則不住地咳聲歎氣。娥兒到櫃台上將盛蟋蟀的罐子拿起，聽一聽正有一隻唧唧地叫，於是她就跑到那老人面前，意思是要他對這小小動物誇獎幾句，而且說到自己是怎樣在年青時也曾如孫女來的！但出她意料外的則是這老人並未按娥兒所希望的那麼去作，他祇黯然地對那兩夫婦說：

「我們應該將猪都賣出去了。省着將來財物兩空。」

兒子就說：

「也要看看行市。」

「好行市是賣不上的。」老人說時將烟灰向地下磕。

「又得賠很多了。」

「咳，刦數！」娥兒在祖父口中又聽到「刦數」這兩個字。

話是這樣不罷而罷了。娥兒的心益覺怏怏不快，她並未感日本强佔瀋陽怎樣影響到她，然而間接的悵惘是確已苦惱了這孩子的。關這因果，她固無理解分析得淸楚如鑑，可是她的快活，她的安謐，已冥冥中在被毀損了。

夜裏娥兒作很多的夢。這夢，也如一般孩子一樣，是將白日的事更惡化一點，直至嚇得醒轉來時心還不住的跳。她夢見一元錢就賣去一隻肥猪，她也夢見日本放火，將她們的房子皆燒掉了，待自火滅了時，在灰堆中她發現一隻猪已燒得熟透，於是她就吃起來，但後來猪又被狗銜去，而那狗則被日本打死，血淋淋的……

多少日子，人們見面時皆談到一點驚人的消息，有的說瀋陽被日本用大砲洗了，血流滿地，有的說日本殺的祇是男人，年青的姑娘媳婦則皆載回國去；有的說……又有的說……總之，縱是因人言殊，然其悲慘殘酷情景則皆令這小小年紀

的娥兒嚇得髮豎！

日子是漸漸過去了，這其間，娥兒的祖父也曾將豬賣掉幾隻，而粉坊則一度停止工作，但一切恥辱好似也同時間一樣消逝去的，提到瀋陽事變的人已不很多了。這時娥兒照樣到學校去，每晨在祖父的捶粉聲中就起了身，吃完早飯，携着書包走出家來。日子好像過得還很平靜，不過在她的心裏却有如一塊餳糖樣的東西黏滯住了，使她無復往日之活潑生動。她常常想到日本，她也常常如一般孩子樣設想自己可以作一英雄將敵人殺得倒退千里，然而這幻想終抹不掉心頭的淡淡的悵惘。

惡的因是已結下惡的果了：日本人終為流散閒漢造出一個方便的機會，使他們在一點美麗好聽的名義下作着殺人越貨的事，其眞心為國揭竿而起的又一種人，固皆循規蹈矩，不犯秋毫，但終無權亦無力制此為民害者之惡莠！故遷家的就漸漸多了起來，從一村移到一村，從一縣移到一縣，也許由鄉間到城裏，由城裡到鄉間，其狼狽淒涼形狀，娥兒每日在門前道上是皆看得見的。而這流離情景，也能教娥兒想到自己身上，有時她自己想：

「是不是我也有這一天？」

人眞是高等動物，趨吉避害是一點也不識別人的，故熟人談話題目就又由失雞丟狗而轉到安全與逃難上了。娥兒的祖父是不想躲到那里去的，實在情形固由於他捨不掉這份家業，而一時又籌不出好多的錢，但對別人則說：

「天不會瞎眼，將好人都死盡的。」

聽這話娥兒也許就說：

「怎不瞎眼，好人死的多了。」

如果祖父再接着說「死的都是應該」，那麼娥兒則會答「日本人都那麼壞，怎不見死了多少？」其實娥兒說這話原非有意同祖父抬槓，她是想要老人的說話無誤，有如定理之準確，而可將日本皆死掉的。她總是有小孩子心，希望基於一點奇蹟而即能報復强寇，這心理的天眞與可憫處，同她想作一英雄並無二致。然而夢想終是夢想，年幼人為夢想所苦時也許比年長人更多一點，可是社會情況並不能輔助或指導她，使她平安地生活下去，反是，且於渾噩無知時就已給她了幾多惡劣遭遇，社會上被如此摧毀的可憐生命，正是多到不知其數，又何嘗祇是娥兒這一個市中宅第，已幾成十室九空的景象，但娥兒的家則以老祖父之「靠天吃飯」思想與其他少數人們仍舊在這裏住。幾天來就傳聞着匪人進城的消息，娥兒對此是頗担驚了。因為在她這十幾歲的作人中已嘗過一次受刼滋味，回想起那猙獰面孔與殘暴行為她就不禁「談虎色變」的，然而她終是小人，所說的話不足為家庭採納，故縱她幾次也要暫時躲避一下，可是皆以祖父之「不得事」三字而遭拒絕了。

城是一早被占。太陽還剛出來不久，但因冬日朝餐早一點的原故，故也到了吃飯的時候。娥兒正在那裏夾一箸菜，猶未待往口裏送，左近的槍聲已響起來，她並未疑惑，她知道這是發現着一件怎樣可怕的事，好像預期那樣不是偶然。但她却一毫也不能鎭靜，牽着母親的衣裳抖起牙齒來了。

父親是沒主意人，故那時也不多說話。這時縱然他也許比娥兒更駭懼一點，但仍是保持着緘默的態度的，大家皆不復吃飯，母親只是抱着娥兒長長的出氣，且說着婦人在危難與氣惱時所能說的話：如「天殺的」或「菩薩保佑」之類。祖父總是到了歲數，而且又夙認命運，他說：

「這才叫作刧數，鄉間遭匪，城裏也是遭匪，看時氣吧，也許我們能脫了這大災的。」

感情的激動是不會久存於孩子的心裏的，而將恐懼轉成生氣也是常有的事，故聽這話娥兒就說：

「老是認命和刧數這一套話，我們若早就搬走，又那能受這樣的怕？」

老人眞有些黯然了，他的一腔悲憤與積鬱只化作簡簡單單的這兩句話：

「到那處去？那處是太平的？」

「沒地方走，人家可也走那些了。」

「娥兒，唉，小點聲吧！」這是娥兒的母親拍着娥兒的肩膀說的。

不久，十來個人進院中了：皆執着槍，穿着短襖，在臉上顯露出風塵跋涉的痕跡；然而這並不能掩蔽住他們兇狠與鄙陋的容貌的。他們的衣亦皆殊不相稱，驟眼看去，即可知其為得自不同的人家裏來，而配置於自己的身上的。他們原或皆寶人了，又復生性惡劣，於是在這世難時就逞辟起來 。他們是藉日本所造的機會而肥食自己，正如日本也使另一部人流離失所死亡病痛是一樣的。他們的生命 ，原也不殊於其他一切的人，皆懸於強梁的刀尖與槍孔，可是他們皆懵懵得不懂這種情形，故縱然也不免一同死去，在生時仍是作一點該死的事。

到屋後，娥兒就聽到一個人說：

「哈！開粉坊的。有錢沒錢不說。先倒有好吃的。」

「開粉坊就該養豬了。」

「眞是活該有命吃肉。」

這又是接着有二人說的。

聽這話，娥兒已縮作一團；但在她的心裏卻想：

「開粉坊也惹出亂子來了，這年月祇有當鬍子去。」

想，終是想想而已，娥兒決沒這膽量說出口去。

到後，為首的一個就問娥兒的祖父要錢。那老人說是沒有。他的態度已由恐懼傷心而轉變成凝靜。人多半是有這情形的，在事之不可為時，反而處之泰然了。

「你還捨不得。」這人的語氣已有一點凶。

老人就答說粉是賒出去的，現錢從那裏來。

「[illegible]！」

說是錢，大家就動起手來。不過實際上亦絲所餘無幾，年月逼到使家家窮困，誰個有閑錢放在家裏，縱然平常餘下幾個。但亦皆為圖利息而借貸出了。

錢既沒有多少，事情亦即祇好作罷。這羣強徒是在富貴人家已裝滿腰包了的，錙銖之求，在他們還不屑為此，故於作首領的命令之下，大家就皆放手。

看情形，強徒們是不想一掃而過的。他們要「舍，照此！」

全城市已皆充滿着新的人物了。他們每日皆向主人要好的食物，在娥兒家，有豬有粉，當然還敷衍得過，故打罵的事情也就不很多有。到晚間，大家皆計議着先宰一口豬，這職務，當然要委之於作主人的娥兒的祖父或父親的，但他們皆不諳此道，故婉言辭謝。然而話是不邀允許，於是文稍稍將他們激怒惱了，有的就說：

「他媽的，連殺豬也不會，看老子殺你！」

娥兒眞是大有「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氣概，她看白日那夥人逗她玩耍的可不駭處，她就覺得說兩句話也未必就有危險的， 故她毅然地說：

「他們是真不會，豬都給閹害了，[illegible]命嗎?」

聽這話就有一個人說：

「這孩子倒敢說話。」

在平常，蛾兒也許頑皮地說：「我用不着你誇」的，然而現在她居然也有戒心，將那分天眞處被強暴所戕賊淨盡。人眞够可憐的，在髫齡時即爲某種暴力所限制，在長大了時，亦復如此，豈其生來就將自由失去？這當然有原故的。然而某一部理國政人既無恥到甘心事敵的地步，而某一部受治者又愚蠢得如牛馬，其生而純樸者又胡能免其蹂躪。

爲吃而報奮勇的人，在今之世是不缺少的，故在這樣爭論着處置一口豬的活命時 ，就有人說：

「來，我幹！」

「你眞行， 還能殺豬？」又是一個人的聲音。

「過年時，全屯的豬都我殺，那家不請我一杯？」

「好闊氣！」

「他媽的，現在不殺豬了，人又不知殺了多少。」這小子是以殺爲本事的，故提到殺字，就不覺自傲。

蛾兒聽這話 心裏就想 ：「那天你也是該殺的。」

將豬捆住了時，有的又不耐了，且建議着不如用槍打死來得爽快。不過想要一試手段的那野蠻漢子卻不贊成，他說：

「還是用刀宰好，留着血可以灌腸。」

接着就又有人帶着譏諷的口吻說：「你小子是不配吃肉，只能吃血和腸子的。」這人的語氣很豪，大有非肉不食之概。

「你小子也太美了，過年連腸子都吃不上？艮還大吃幾回肉？」

「你他媽的損人！一時說一時的。」

「你不吃，我吃。」其實這臨時屠戶也未必即不忘本的，話是擠到這種地步，爲排斥對方之攻詰，故將自已就說成一好人了。

這被宰割的動物的死的方法，仍未殊於其他同類，這就是說，那以屠豬爲本事的英雄占勝利了。

蛾兒總失不掉她善良的脾氣的。按習慣，每當家裏宰豬時，她皆要在旁邊看。[illegible]她更小得不敢正視那順着白刃流下的血，而將兩手遮住了眼，可是她仍將手指放開一道小縫，模模糊糊地、看去， 這算既未令心悸欲裂，而好景緻也入目了。

現在她看那人嫻熟地處置着一切，如褪毛，開膛之類，他皆幹得頗爲神速；故她就忘掉了這當前的人的可畏懼處，如對其他人們講話一樣，她說：

「是不是你作過屠戶？」

爲着話是出諸孩子口裏，故這人並不生氣，反笑着向蛾兒問：

「你看我是不是幹得同屠戶一樣？」

「因爲你行，所以我才那樣猜。」

由衣服上看，並想不到蛾兒是女孩子的，她潑辣得如男孩一樣，故人們對她皆很親近，而不想到其他的事。日子一久， 她與他們也頗說得來，有時他們講到殺人或放火，她就站在身側傾聽，有時他們要她去買紙烟之類的東西，她也皆對付得很好。那爲首的曾問她說：

「你願不願意同我們去？」

她就說她心沒那樣很，幹不來這類的事。況且她也想家，扔不掉爺爺和爸爸。

漸漸娥兒的心又平靜下了，這就如日處狼羣，亦即不覺其野性難馴。不過有一件事最使她氣，那就是每到夜晚人們用飯盆洗脚，她常常想：這成什麼事呢？難道自己也不嫌髒？有時她也許問：

「你們眞怪！那盆還裝飯不？」

因她是小孩子。故沒人在意這種話的。一高興，或者就答她說：

「脚頂乾淨，成天藏在鞋襪子裡——髒，誰說的？」

「那麼你不喝洗脚水？」

在這時候，作母親的見自己孩子將話又說隨便些，就一定要攔阻說：

「娥兒，不許這樣。」

爲着她這名字，時常會引起人們的問詢。不過作祖父的卻有他賜敘處，他說叫娥兒是爲的要好養活，故才起這姑娘名字。但娥兒因此也會背地埋怨，說：

「好啊。成天娥兒娥兒地。教他們明白了看怎麼辦？」

如果按着老祖父的說法謂此番事變爲刼數，則這刼數是正方興未艾。日本聽到縣城爲匪人佔據許久，於是以一種擊匪安民的好聽名目攻打來了。時候正是早晨，砲彈挾着恐懼與死亡向城內落，而這羣虎狼之羣，卻聞聲遠逃了，受災的仍是這無辜民衆，娥兒眼見着砲火起，娥兒也眼見着牆角的豬圈被砲火轟碎！但她自己卻覺到無處逃避！祖父喚大家各奔自己的命，可是骨肉的相關又使各人皆不能分捨，最後娥兒跑了出去，自己躲在一堵墻下，心跳得如搗，可是她連眼也不敢睜；是逃命，反將命置之度外！她已沒有一切情感，如悲懼惱恨之類，橫暴已毀了這孩子的心！

眞不明白天是否該殺這般卑賤的人，肉食之流既不肯過問他們的安危，而復以一種殘忍的態度將他們畀之豺虎！若謂這般人是爲受死才被生在世上，那麼「生」於他們又有何用處？可是在中國，這麼死去的人在每年與各地卻不少有，我們又是否該埋怨他們如此死去的「生」爲多事？

砲火停了下去，娥兒才在惶惑中被祖父喚醒。她見有兩行老淚掛老人面上，看見這樣年紀的人哭，多少年來在娥兒還是第一次，她禁不住問：

「爺爺，你哭了？」

聽這話老人用手揩一揩眼，說：

「爺沒哭。」

「沒哭你有眼淚？」

「是風吹的。」

娥兒的心湧上一股無名的酸辛滋味，她想哭，但又沒有眼淚。到後她問到了她的爹爹和媽媽，祖父答說逃散了，她又要回家去看，老人就說：

「家沒有了。」

「那麼我們在那裏住？」

老人不即回答，祇長長地嘆一口氣。

娥兒仍有其違拗脾氣，牽着祖父手非要回家去看不可，老人沒法，祇好由着她去，但第一件入她視野的則是她父母的不全尸首，娥兒一聲哭了出來，將身子伏下，用手亂抓着地下的土塊。

最後祖父就對她說：

「娥兒，別哭了，我們還是逃吧！」老人說完話黯然得如一尊翁仲，他是想起從前娥兒要他逃時，他說的「到那處去？那處是太平的」那句話了。

城市已半成焦土了。死的皆委諸地上，而生的則又各自逃命。生命原是賤得如草芥，可是在這一息猶存時，卻仍若驚弓之鳥樣地從一林再飛一林去，携着疲倦的身體與恐懼的心，走上迢迢的遠道，正不知將此身投諸何處！

娥兒也隨着這逃難之羣同祖父走出城來。她看見那龍鍾的老嫗，她也看見平常不出門戶的姑娘，她又看見那抱着不滿月的嬰兒的產婦，她更看見……總之，這一切非因兵變而不足動其身者，在此亦皆成流離的羣衆！娥兒原不諳悲哀爲何事的，可是到此亦覺得頗惘然了，她慢慢地向老人說：

「爺爺，我們丟掉了家，現在又祇剩這老幼不均的兩個人，將來怎樣活呢？」

祖父不答，仍是低頭向前走着。

※　※　※　※

事情已隔一月，好似天下又太平了。尋樂的依然尋樂，而受苦的則不知又增多少，聽說某妓館裏有一新到的姑娘就正是娥兒，但娥兒已不叫娥兒，卻又改作小紅了。

二四，三，五於北平法大一院

原文献残缺